

合作共贏

2015年9月1日 星期二

第 878 期

本期 72 版



美中時報

SINO US TIMES

Contact Email:
sinoustimes@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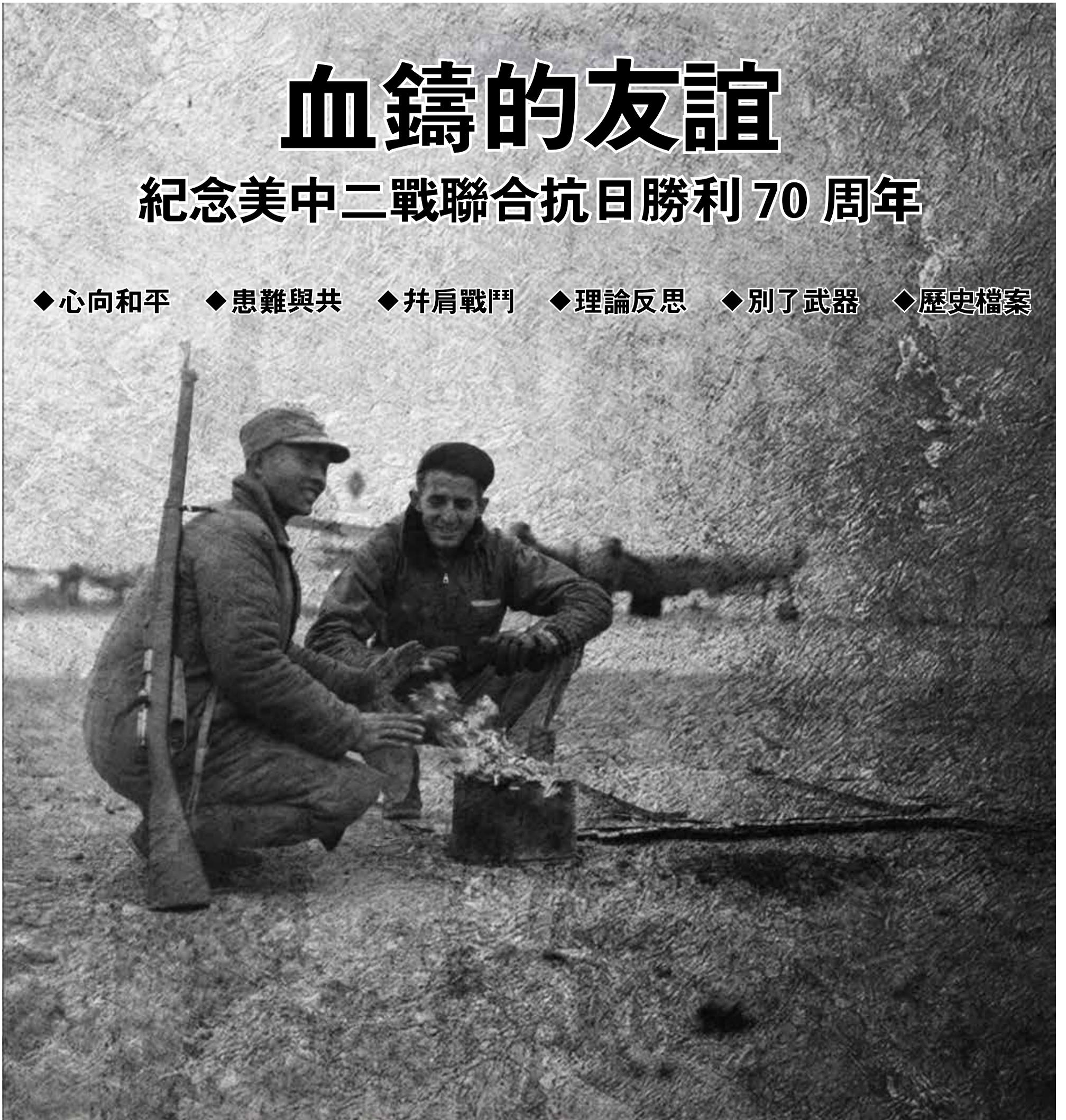
SINO US TIMES
ISSN 2330-9016

www.sinoustime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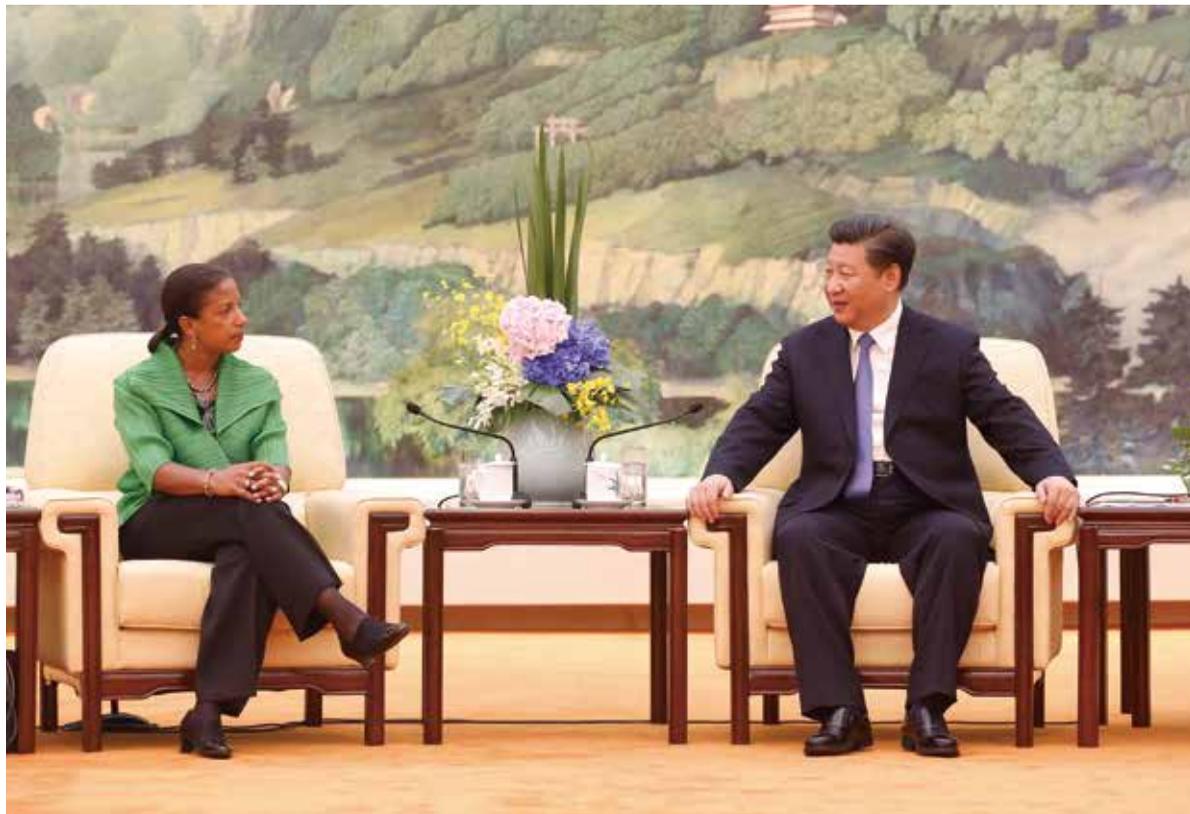
血鑄的友誼

紀念美中二戰聯合抗日勝利 70 周年

◆心向和平 ◆患難與共 ◆并肩戰鬥 ◆理論反思 ◆別了武器 ◆歷史檔案



中國主席習近平會見美國總統 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

賴斯表示，在中方隆重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之際，奧巴馬總統和美方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在那場戰爭中作出的巨大貢獻和中美兩國結下的深厚友誼。奧巴馬總統和美國政府十分重視美中關係，希望通過雙方建設性努力，使兩國在更廣泛領域的合作取得積極成果。

■ 本報記者梅宗實北京報道

8月28日，中國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賴斯表示，在中方隆重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之際，奧巴馬總統和美方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在那場戰爭中作出的巨大貢獻和中美兩國結下的深厚友誼。奧巴馬總統和美國政府十分重視美中關係，希望通過雙方建設性努力，使兩國在更廣泛領域的合作取得積極成果。美方也願同中方一道，妥善處理好

兩國關係中的分歧，使美中關係保持穩定發展。

習近平指出，今年以來，中美在各個層次上保持了密切交往。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成果豐碩。兩國在一系列重要領域的合作取得積極進展。中美兩國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潛力。一個穩定、不斷發展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維護亞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我們願同美方共同努力，不

斷拓展雙邊、地區、全球各領域務實合作，以建設性方式管控敏感問題，努力使中美關係更多更好地惠及兩國和世界各國人民。

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既要穩定又要發展，要堅持對話合作、不斷向前發展的航道。中美雙方要以互信求穩定。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實現雙方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中美雙方要以合作促發展。雙方要

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繼續加強兩軍交流合作，力爭在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取得更多進展，加強在亞太事務、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對話與合作。中美雙方要通過溝通管控分歧，要切實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努力擴大共同面、縮小分歧面，維護兩國關係穩定發展的大局。

習近平指出，應奧巴馬總統邀請，我下個月將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我願意同奧巴馬總統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共商

加深兩國人民友誼、促進雙方各領域合作的大計，為兩國和世界人民帶來更大利益。

賴斯表示，我此訪是專門為習近平主席下個月對美國的國事訪問作準備。奧巴馬總統期待着同您就兩國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問題繼續深入交換意見。美方願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確保您對美國的訪問取得圓滿成功，成為兩國關係史上的裏程碑。

(圖為中新社記者盛佳鵬攝)

銘記歷史友誼 再創未來輝煌

美中時報編輯部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密蘇裏”號戰艦上舉行。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美國、中國、蘇聯等反法西斯國家和世界人民戰勝法西斯侵略者贏得世界和平而告終。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以德國、意大利、日本等軸心國及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等衛星國為一方，以美國、中國、英國、蘇聯等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為同盟國，從歐洲到亞洲，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戰爭，作戰區域面積2200萬平方千米。戰爭中軍民共傷

亡7000餘萬人，損失達5萬多億美元。

在這次人類最大的浩劫中，中國是受害國，美國是援助國，兩國人民同仇敵愾，并肩戰鬥，與日本法西斯進行了殊死搏鬥，結下了可歌可泣的生死友誼。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所資料，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短短的3年多的時間裏，美國動員了1611萬人參軍參戰，同時在歐洲、亞洲兩線作戰，傷亡67萬人，其中死亡人數40餘萬，在亞太戰死人數達10萬人之多。據《美中關係白皮書》統計，從1941年5月至戰爭結束，美國援華的租借物資及勞務總計約為8.46億美元。

二戰結束後，美中關係雖歷經

風雨，但始終破浪前行。70年來，兩國人民的友誼日益加深，共同利益不斷擴大。目前，美中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去年雙邊貿易額達5550億美元，相互直接投資存量達1139億美元。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系從未像今天這樣深入和緊密，每天有超過1萬人往返對方國家。在美中國留學生人數已接近30萬。在華美國留學生人數約2.42萬。美國華人華僑總數已達450萬。美中兩國關係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雙邊關係，戰略意義和全球影響日益上升。

為了銘記歷史友誼 再創未來輝煌，美中時報今天以70個版的篇幅推出“血鑄的友誼——紀念美中聯

合抗日勝利70周年特刊”。內容包括六大板塊：心向和平，患難與共，并肩戰鬥，理論反思，別了武器，歷史檔案。特刊以書畫、詩歌、故事、歷史文獻、紀念活動、理論思考等形式，從不同方面、多角度回顧和謳歌二戰時期美中兩國人民的英雄事迹和生死友誼。

當前，美中關係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再過幾天，中國主席習近平將應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邀請訪問美國。最近，習近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時表示，中美兩國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潛力。一個穩定、不斷發展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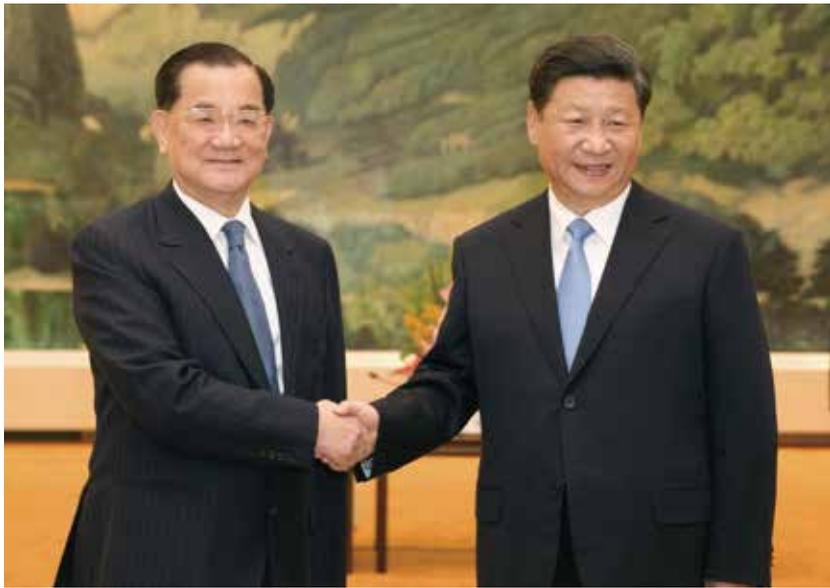
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維護亞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我們願同美方共同努力，不斷拓展雙邊、地區、全球各領域務實合作，以建設性方式管控敏感問題，努力使中美關係更多更好地惠及兩國和世界各國人民。

賴斯表示，奧巴馬總統期待着同您就兩國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問題繼續深入交換意見。美方願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確保您對美國的訪問取得圓滿成功，成為兩國關係史上的裏程碑。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我們相信，習近平訪美將獲得圓滿成功，將開辟美中關係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

習近平會見連戰等臺灣各界代表人士時表示

兩岸同胞要牢記歷史 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國家強大、民族強盛，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生存、發展、尊嚴的保障。我們要銘記歷史教訓，弘揚抗戰精神，珍愛和平，共謀發展，團結一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 中新社記者黃少華北京報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9月1日在北京會見前來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的連戰等臺灣各界代表人士。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民族團結奮鬥的結果。兩岸同胞要牢記歷史、緬懷先烈、團結一心、維護勝利成果，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努力。

習近平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空前的民族災難喚起了空前的民族覺醒。在外敵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全國人民毅然奮起，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展開了殊死鬥爭。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全體中華兒女不分黨派、民族、階級、地域，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都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涌現出一大批氣壯山河的抗戰英雄。歷史將永遠銘記為

抗日戰爭勝利英勇獻身的先烈們。習近平強調，臺灣同胞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臺灣同胞的抗日鬥爭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侵占臺灣的半個世紀裏，臺灣同胞從未停止抗爭，數十萬臺灣同胞為此付出了鮮血和生命。全面抗戰爆發後，臺灣同胞積極參加和支援大陸人民抗戰，不少同胞為國捐軀。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日本對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臺灣回到了祖國懷抱。習近平表示，透過近代歷史風雲，兩岸同胞深刻體會到，大陸和

臺灣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我們的命運從來都是緊緊連在一起的。國家強大、民族強盛，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生存、發展、尊嚴的保障。我們要銘記歷史教訓，弘揚抗戰精神，珍愛和平，共謀發展，團結一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習近平強調，2008年以來，國共兩黨、兩岸雙方同兩岸同胞一道，在“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基礎上，开辟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事實證明，這是一條有利于兩岸同胞團結奮鬥、實現互利雙贏的正確

道路。祇要兩岸同胞沿着這條道路堅定走下去，就一定可以撫平歷史造成的心理創傷，為民族復興凝聚起強大力量、開創出美好未來。連戰表示，兩岸人民同為中華民族。我們共同紀念抗戰勝利，是為緬懷過去整個民族浴血抵禦外侮的悲壯歷史，共同策進全世界愛和平、反侵略的美好理想。我們要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這一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堅定推動互助合作、互利雙贏，讓臺灣各界越來越多體認、投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圖為中新社記者盛佳鵬攝）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談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 中國貢獻和犧牲舉世公認

回望70年前那段歷史，人類遭受了極大的痛苦。展望未來，中國將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又是一個非常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快速變化和轉型的年代，中國可以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8月28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接受了人民日報等中國媒體的聯合採訪。潘基文表示，他將參加9月3日在中國舉行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巨大貢獻以及經歷的巨大犧牲已經獲得全世界的廣泛認可。 “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作出的貢獻以及所經歷的犧牲已經得到了舉世公認，中國人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已經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正確評價和廣泛同情。”即將開始的中國之行是潘基文擔任聯合國秘書長9年來的第九次訪華，他非常期待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會面，並將借機表達對中國為聯合國所作諸多貢獻的感謝。潘基文說，回望70年前那段歷史，人類遭受了極大的痛苦。展望未來，中國將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又是一個非常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快速變化和轉型的年代，中國可以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聯合國會員國將在9月份討論通過2015年後可持續發展議程，並將嚴肅討論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中，我們高度讚賞並期待中國繼續發揮全球領導力。”潘基文說，這也是他要去中

國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人類應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為創造一個有尊嚴的未來而共同努力。潘基文說，2015年對於整個世界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年份，從國際維和到可持續發展議程，從人道主義援助到災難救助等，都將是改變歷史進程的一次機會。 “中國一直在幫助他國方面承擔着獨特的作用，在應對當今全球挑戰方面，我將繼續依賴中國扮演領導的角色。” 針對有日本媒體報道稱，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就他的中國之行向他表示關切，潘基文說：“全世界都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它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事

件。與此同時，聯合國的成立是很重要的。回顧歷史，可以讓人們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同時也應當在汲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開辟更光明的未來，這就是我接受邀請訪問中國的原因。” 潘基文表示，今年以來，他陸續出席了多場紀念活動，包括5月份訪問二戰初始地波蘭，然後訪問烏克蘭，5月9日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活動，後來又派負責裁軍事務的聯合國高官前往日本廣島參加原子彈爆炸70周年紀念活動。他說：“在這方面，我一直在努力汲取教訓，並將學習到的這些歷史教訓應用於未來，我認為我發揮了作為聯合國秘書長該發揮的作用。”

在回答有關中國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問題時，潘基文說，中國在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即將制定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恰逢其時，中國能夠將聯合國2015年後發展議程中的17項目標與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事業相結合。聯合國隨時願意與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合作，並提供相關支持。他同時表示，非常欣賞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相信“一帶一路”建設一定會結出碩果，聯合國及其相關部門和機構將與中國政府密切合作，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必要的支持。 （梅宗寶/文，配圖原載人民網）

中美二戰合作圖片展打動人心 駐美使館臨時代辦吳璽說

銘記中美友誼與合作 展望兩國更加光明的未來

歷史不會忘記，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主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那場為了正義與和平的戰爭中，中美兩國人民并肩作戰、攜手合作，結下深厚的友誼。我們舉辦這次圖片展，就是要慶祝這個偉大的勝利，汲取歷史的經驗和啟示，銘記中美友誼與合作，展望兩國關係更加光明的未來。



8月28日，駐美國使館臨時代辦吳璽就使館舉辦中美二戰合作圖片展有關情況接受媒體採訪。

吳璽代辦說，中美二戰合作圖片展于今年6月24日隆重開幕，劉延東副總理親自出席并致辭。自那以來，數以千計的美國政府、國會、智庫、媒體等各界人士及華人華僑、

留學生參觀了展覽，被那段崢嶸歲月中美合作的歷史所深深打動。下周，展覽即將滿70天，這是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最好紀念。

吳璽代辦指出，歷史不會忘記，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主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那場為了正義與和平的戰爭中，中美兩國人民并肩作戰、攜手合作，結下深厚的友誼。我們舉辦這次圖片展，就是要慶祝這個偉大的勝利，汲取歷史的經驗和啟示，銘記中美友誼與合作，展望兩國關係更加光明的未來。

吳璽代辦強調，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時刻牢記，中美作為當今世界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對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擁有重要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中美加強合作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應奧巴馬總統邀請，習近平主席即將于9月

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此訪對中美雙邊關係和國際形勢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中方願同美方共同努力，確保此訪取得圓滿成功，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據美國中國大使館網)





美中書畫藝術展在洛杉磯舉行 劉健總領事表示

以史為鑒 面向未來 讓我們的世界永久和平

■ 本報記者李永田洛杉磯報導

由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美國洛杉磯沈陽總商會聯合主辦，美國中國美術館承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書畫藝術展”於8月28日至9月1日在洛杉磯美國中國美術館舉辦。

美國世界藝術家聯盟首任主席、國際中國藝術家協會主席丁紹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書法老師周斌、中國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教授、毛主席紀念堂雕塑作者曹春生、當代畫家胡樂平、倒筆書法家陸正平以及齊白石後代齊駙、李可染後代李小小等來自美中兩國151位知名畫家的206幅作品參展。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劉健、美國聯邦眾議員趙美心、蒙特利公園市市長陳贊新、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榮譽主席團主席張素久、主席鹿強、美中廣東商會會長張鐵流、美國四川總商會會長陳慧碧等與各社區和各界代表近兩百人出席了28日的開幕式。

劉健總領事表示，今年開始，世界各國、各地以不同的形式都在慶祝這個有特殊意義的年份。再過幾天，中國將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包括閱兵式在內的紀念活動，就是要同世界人民一起牢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惜和平，開創未來。中國有句名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大家舉辦紀念抗日戰爭70周年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紀念活動就是不要忘記法西斯侵略者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災難，給人類文明造成了空前浩劫。大家要牢記歷史，強調牢記歷史就是不能讓一些勢力企圖否認侵略的殘暴罪行，企圖篡改二戰歷史；強調牢記歷史，就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為的是絕不讓戰爭的悲劇重演，絕不讓一些想否認二戰歷史的人企圖得逞；強調牢記歷史，也是讓我們的世界永久和平。

此次藝術展由美國華人華僑聯合會張素久榮譽主席和美國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沈陽總商會會長朱駿英教授聯合任組委會主席，美國華人華僑聯合會主席鹿強、沈陽總商會主席郭頌任組委會副主席。

張素久表示，今天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活動“書畫藝術展”。本次參展的從中國和其他國家過來的著名藝術家也說明中國國內非常重視這一次展覽。也希望藉此機會感謝本次活動的承辦單位『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的大力支持，也感謝本次活動具體承辦的『沈陽總商會』與美國中國美術館館長朱俊英和商會的朋友們，和組委會的朋友們，因為有大家的齊心協力，才能夠讓今天的畫展成功舉行。今天的畫展與其他畫展不一樣，因為主要是為了紀念抗日戰爭七十周年，很多書法家與畫家專門為本次畫展做的畫，

畫展水平非常高，也是很空前的，匯集有名的畫家們齊聚一堂，祝賀本次畫展圓滿舉行。

朱俊英表示，此次書畫藝術展的目的是勿忘歷史珍惜和平。曹春生教授為此次活動專門創作的兩個雕塑作品《周恩來》和《羅斯福》都是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期間的杰出政治家，其中富蘭克林·羅斯福是美國第32任總統，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正式參戰太平洋戰爭，羅斯福積極開展外交活動，促進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和擴大，最後使得二戰取得勝利。書法家許永剛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特地書寫了羅斯福總統的一句名言：“相對於戰爭結束來說，我們更希望所有的戰爭本就沒有爆發”。

史畫畫家梁又銘先生的作品以抗日戰爭時期歷史題材為主，在這場關係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中深入戰場，把所見所聞和親自經歷繪成一幅幅畫卷，創作了很多反映空軍戰史的繪畫作品，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了特殊而輝煌的篇章。梁又銘先生之子梁政均參加這次活動，本次活動中，十幾位藝術家現場創作抗戰勝利70周年作品，為這次紀念書畫藝術展增加亮點。

朱俊英介紹，此次展出的206幅藝術作品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表現人們對和平的熱愛與渴望，作品包括黃偉光的《和平天使》，陸正平的《和為貴》，張會生的《珍

愛和平》，鄭人剛的《放飛和平》，James的《眾志成城》等等；一類是對中國聯合抗戰的歷史的回憶，作品有鄒達輝的《飛虎隊》，曹春生的2件雕塑《周恩來》和《羅斯福》；劉捐的《記憶之湖》，邊宏偉的《中國？記憶》，張可的《堅苦卓絕》，楊泰偉的《史鏡懸天下，銘鐘醒世間》等等；一類是對人類美好生活的表現與向往，比如楊泰偉的攝影作品四幅：《瑤臺瓊宇吹雲烟，奇鬆險峰入丹青》，何百鳴的《滿園春色》，龐媛的《蒼茫》與《黃百合》。

著名藝術大師，美中書畫藝術展組委會主席丁紹光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應該說是人類歷史上，人類戰爭史上一場對全人類和整個地球的浩劫。而其中被殺害最多的應該就是中國人。中國有幾百萬的官兵英勇戰死，有幾千萬的同胞無辜被日本人殺害，這筆血債不能忘記。日本在二戰期間，非常有計劃地對中國古代文物和文化進行了浩劫，從如今掌握的材料顯示，日本人當年在中國搶劫了360萬件文物，其中有十萬件是珍寶。他們還搶劫了中國三百萬冊非常重要的書籍，古籍和手稿。這些東西經過多年的追討，書籍祇追討回了十六萬冊，祇等於他們（日本人）搶劫中國的古代文物的百分之六，中國很多很重要的藝術作品都在日本人手裏。就像一個強盜搶了東西還在自己家裏公開展示，並且不准中國人照相，作為

一個來自中國的畫家，無法忍受。應該讓日本人無條件把中華民族的文化還給我們。今天的畫展有特殊的意義，來自中國的畫家與海外的畫家和藝術家們一起參展，並且一起紀念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中國人勝利70年，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人今天站起來了，中國今天不僅要經濟上富有，更需要精神上的富有。大家需要精神上的努力，建立一個精神文明的新國度，這樣中國人才能立足世界。本次書畫展，也可以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讓中國更多優秀的畫家多到國外來，把中華民族的文化推向世界。

美中書畫藝術展期間，由丁紹光先生主持舉辦了中美藝術學術研討會，中美藝術家圍繞世界當代藝術發展趨勢和中國當代藝術進行了深入探討。周斌、胡樂平、常樹森、瑞祥法師、宋大勇、梁政均、朱俊英、陳藝、孔繁熙、曹火、尚德林、何念丹、葉麗等十五位專家學者參與互動。

此次書畫藝術展得到了中國駐美國洛杉磯總領事館、加州政府、美國華人華僑聯合會、飛虎隊文化傳播公司的支持以及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國際中國藝術家協會、美國新世界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上海承揚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雲計劃影業、Americas Investment LLC、DBA RANCHO Duarte Golf Course、與美中時報、星島日報、新時代衛視、中華藝術雜誌社等機構的協辦。

美中書畫藝術展圖片報道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劉健在開幕式上致詞。



著名藝術大師、組委會主席丁紹光在開幕式上致詞。



活動執委會主席，美國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朱俊英在開幕式上致詞。



丁紹光主持中美藝術學術研討會，嘉賓相繼發言。



當代畫家胡樂平。



藝術大師丁紹光贈送自己的畫作給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劉健。



當代畫家胡樂平與美中時報社長李永田(右)合影。



青年畫家葉麗女士現場採訪著名畫家潘基文秘書長書法老師周斌教授。



藝術大師丁紹光在《美中時報》合訂本上簽字。



美中時報社長李永田，副社長譚相與現場嘉賓手持《美中時報》2014年合訂本合影。



著名畫家丁紹光先生，洛杉磯沈陽總商會會長朱俊英在著名青年畫家葉麗女士的陪同下觀看本次畫展作品。



世界繪畫大師丁紹光先生，著名青年畫家葉麗女士，在她特別為這次展覽創作的作品《勝利的花海》前合影留念。



開幕式上，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博士，國際女藝術家理事會美國分會主席，葉麗畫家，親切交談。

祈求世界更加和平

劉健總領事邀請美中藝術家代表到官邸做客

■ 本報記者李永田洛杉磯報導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美中書畫藝術展於 8 月 28 日在洛杉磯美國中國美術館開幕。8 月 29 日，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劉健與夫人陳小玲邀請美中藝術家代表在自己官邸做客，並共同探討書畫藝術。

一些藝術家興趣盎然，現場潑墨題字作畫。齊白石第三代弟子，中國著名國畫家胡樂平當場作畫“玉蘭花”，著名倒筆書法家陸正平倒筆書寫“圓中國夢”，臺灣旅美著名畫家何年丹與著名書法家黃偉光

合作，書畫“墨竹”，旅美著名華人篆刻書法家尚德林書表演大篆，著名書法家黃偉光書寫“水墨丹青”字幅。最後，胡樂平聯手旅美著名華人書法家、美國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沈陽總商會會長朱俊英，孔子第七十四代孫、中國國畫研究院院士孔繁熙共同完成『蝦蟹圖』作品，然後一起贈送給劉健夫婦。

劉健表示，今天邀請國內及當地藝術家到官邸做客，這些藝術家都是參加當地僑界組織的『紀念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美中書畫藝術展』的部分藝術家。這次活動非常難得，既

有國內的藝術家，也有當地藝術家，希望藉此機會大家在一起交流藝術，也希望通過與他們的交流，多學習藝術方面的知識。大家聚在一起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目的，就是“和”，這些藝術家們通過自己的筆和畫都表達了祈求世界更加和平的願望。

應邀出席的嘉賓及藝術家代表包括，美中書畫藝術展組委會主席、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榮譽主席團主席、著名僑領張素久，美中書畫藝術展組委會主席、旅美著名華人書法家、美國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沈陽總商會會長、《中華藝術

雜誌社社長朱俊英，北京著名水墨畫家、北大客座教授、習近平筆友胡樂平，北京怡海玉蘭畫院院長李洪波，魯迅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李霞，臺灣著名畫家、橙縣華人藝術家協會理事何念丹，著名雕刻家、美國中國書法篆刻藝術學會會長尚德林，上海承揚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原政協副主席之女書法家周斌教授合約公司董事長陳藝，洛杉磯油畫家佟強（遼寧），著名書法家、中國國畫研究院院士孔繁熙，美國中華藝術學會前會長、書畫家梁政均，著名影視戲劇評論家、倒筆書法家，人稱“三倒奇

翁”陸正平，中國雕塑協會會長、毛主席紀念堂雕塑作者曹春生之女曹火，紙上墨彩、上海市青年美術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周倩，抽象書法家、聯合國文化大使、蘭州大學美術教授黃偉光，中央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王友遂，洛杉磯畫意書法家顏俊杰，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趙國維，紀念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書畫藝術展執委會副秘書長顧曉紅，美國水墨中華文化公司董事長張慶源，美國美中時報社長李永田以及小書法篆刻愛好者尚璽辰和尚璽樂等。



著名畫家胡樂平在洛杉磯領事官邸現場繪畫水墨玉蘭。



臺灣旅美著名畫家何念丹現場畫“墨竹”。



著名畫家胡樂平將現場繪畫的水墨玉蘭贈送劉健大使和夫人陳小玲女士留念。



黃偉光將現場畫的“水墨丹青”給劉健總領事以及夫人陳小玲女士。



黃偉光在何念丹畫“墨竹”上題詞。



黃偉光油畫和書法家在現場畫的“水墨丹青”按手印。



著名書法家黃偉光將作品給劉健總領事留念。



畫家朱俊英現場繪畫“蝦”。



畫家胡樂平在朱俊英繪畫“蝦”的下面加上“蟹”。



書法家孔繁熙在為“蝦”和“蟹”的作品題詞：“白石國粹有傳人”。



著名倒筆書法家陸正平表演倒筆書法“圓中國夢”。



三位藝術家的共同作品贈送給劉健大使及夫人陳小玲女士。

弘揚中國文化 促進中美文化交流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參贊古今訪談錄



美中時報社長李永田採訪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參贊古今現場。

■本報記者李永田洛杉磯報道

美中時報：古參贊和王領事，我是美中時報社長李永田，很高興見到你們，很感謝和歡迎你們到這兒來參觀。參觀之後你的感想如何？

古今參贊：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覺得洛杉磯這個地方有這麼一個平臺。在來的路上朱館長說：這個地方比較簡陋。我覺得已經非常好了，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常年堅守能夠宣揚中國文化的一個陣地。我首先覺得這個事情非常好，這個事情也很有意義，我們需要這個地方，所以我們中國人要繼承和發揚我們的文化。

第二，這個展覽我看了，感覺非常好。抗戰這個主題，能夠團結我們中國人，在這個時期用這個題

材，用中國美術來展現，表現了我們中國人兩岸三地的大團結。我看大家有臺灣的，有本地的，也有大陸不同省份的，我們無論持有什麼樣的政治立場，屬於什麼樣的藝術流派，祇要是表現抗戰這樣的主題，我看大家都很積極，都沒有什麼含糊的。大家積極踴躍地參與，拿出了自己很珍貴的東西，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創作熱情去做這個事情，所以這個展覽水平很高。董大姐、朱館長的費心組織，還有各位畫家的積極參與，還有各位義工的積極參與，大家都在抗戰的旗幟下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現在展覽在洛杉磯，如果在國內做，是很容易，人才也很多也有政府支持。現在咱們是民間在做，做到這種程度，很了不起。

第三，我們總領館文化組來的

這兩個人都是剛剛到任，我們都感受到了大家今天的熱情，以後很希望和大家都多多交流，多做一些事情，相互支持。

朱館長、董大姐，還有各位畫家，您看需要我們做什麼，如，和總領館溝通聯絡，找資源支持等。我們都是做一樣的事情。這個抗戰展覽過去了，我們還可以做別的展覽，都是弘揚中國文化，促進中美文化交流，進而促進兩國相互理解，包括提高華人在美國的地位，通過文化交流來凝聚華人的心，提高華人在美國的地位，讓我們華人在美國生活的更好，這也是我們的目的，這也是國家對你們的目的。

美中時報：你們可能參加了很多類似的在洛杉磯舉辦的有關於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活動，想聽聽你們的意見，通過剛剛對畫展的參觀，沉陽商會舉辦的這個活動，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古今參贊：我覺得我們這個活動，不光是一個單純的紀念抗戰的活動，首先它是一個藝術展，而且水平很高，有國內的本地的臺灣的一些畫家。它既是一個紀念性的政治活動，也是一次藝術的盛會，而且來自不同流派及各地的藝術家們相互切磋、交流、研究，包括研討會，開的也很熱烈，所以兩層意思都很豐富。一是在紀念抗戰的旗幟下，來自各地的華人、藝術家團結在一起，共同舉辦這個展覽；二是藝術領域的一次交流、研討，藝術形式很多樣，不乏一些高水平的作品，這個專家們都很清楚。這是一次很

好的結合，這個活動的出發點和創意非常好。

美中時報：剛才古參贊介紹了這次展覽的特點，兩種結合：紀念抗戰勝利和藝術交流研討的結合。您來幾個月，您感覺兩岸三地、國外華人、華僑的氣氛怎麼樣？

古今參贊：我來的時間不長，我祇能通過這個展覽做些說明。

我感覺兩岸三地及當地的華僑，至少在認同中華民族這個方面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因為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不分大陸、臺灣、海外華僑，大家都齊心協力，都積極參與，來紀念抗戰勝利這個活動。這裏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都認同中華民族，不管自己來自何處。

(下轉第46版)



著名畫家胡樂平等人與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參贊古今文化領事王瑾在畫展。



美國中國美術館副館長、《中華藝術》雜誌社長、洛杉磯沈陽總商會會長朱俊英向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參贊古今介紹畫作。



畫家李霞向洛杉磯文化參贊古今介紹自己作品。



古今參贊、王瑾領事與朱俊英會長、董復新會長在畫家梁政均其父梁又銘畫前合影。



參展部分畫家與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參贊古今文化領事王瑾在展會。



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參贊古今在著名畫家何念丹畫作前合影。

美中書畫藝術展繪畫作品選登



畫家葉麗作品：生命的花海。



畫家丁紹光作品：心向和平。



畫家梁政均作品：殺敵立功。



畫家梁又銘作品：殺敵歸來。



畫家何艷芳作品：突襲。



畫家李霞作品：馬到成功。



畫家梁又銘作品：還我河山。



畫家胡樂平作品：吉利圖。



畫家李洪波作品：專為抗戰勝利70周年所做。



畫家胡樂平作品：專為抗戰勝利70周年所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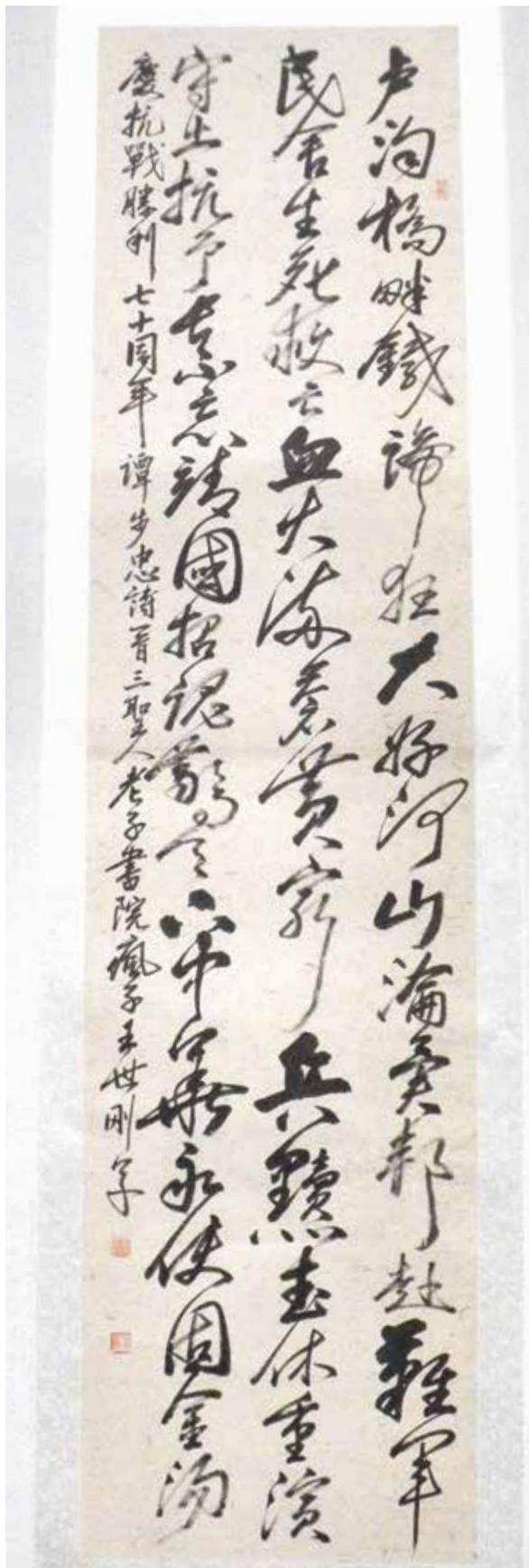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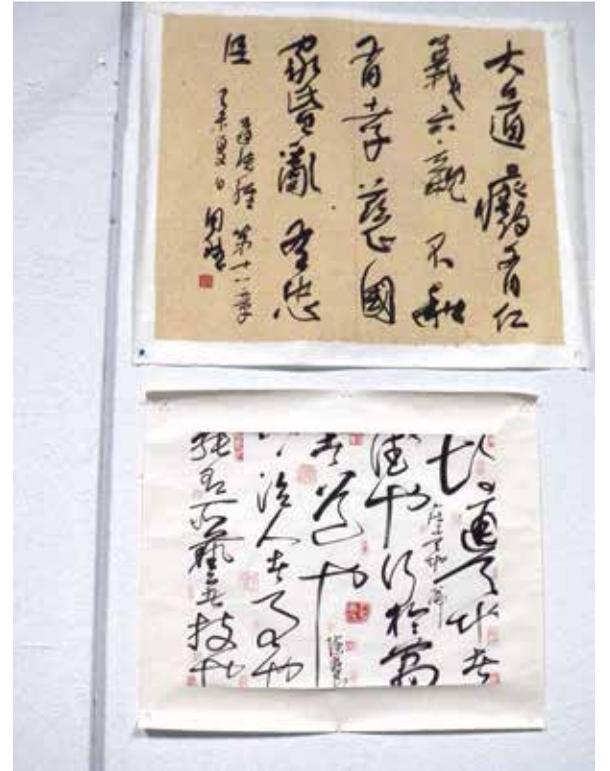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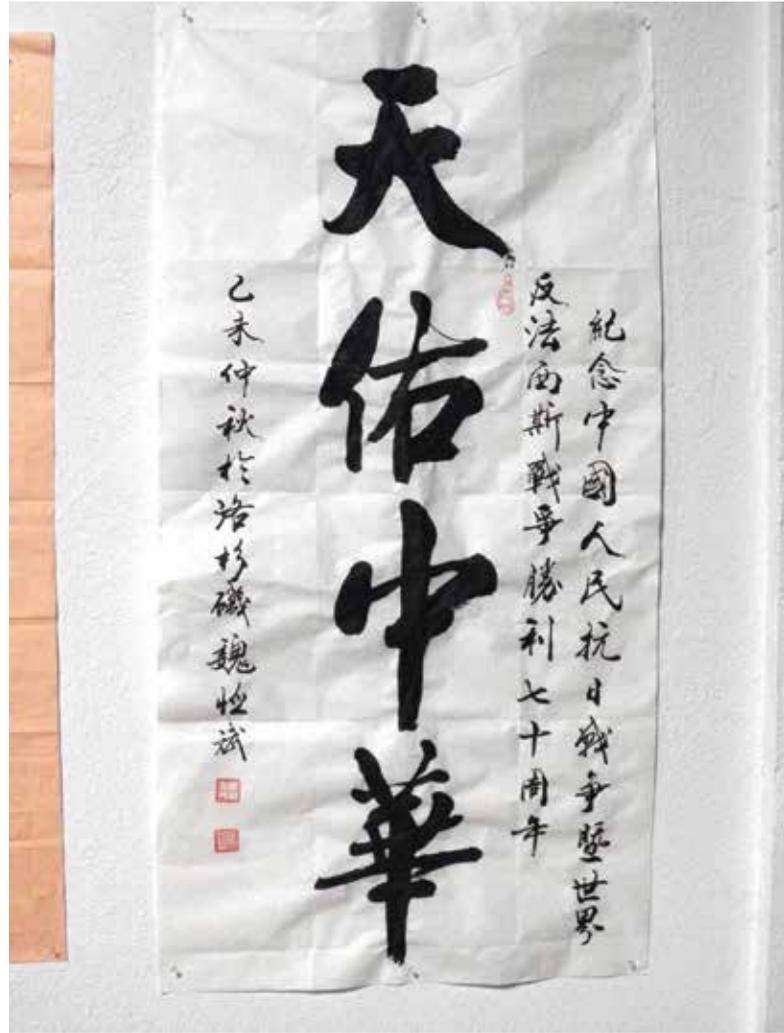


畫家李洪波作品：國色天香。



畫家胡樂平作品：高瞻遠矚。

美中書畫藝術展書法作品選登



“血寫的歷史”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太地區罪行圖片展在洛杉磯舉行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本報記者劉亞黎洛杉磯報導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由中國僑聯、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聯合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美國華人華僑聯誼會、世界越東遼華人團體聯合會與南加州各大社團共同舉辦的“血寫的歷史——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太地區罪行圖片展”與發行“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活動于8月26日在洛杉磯帕沙迪納希爾頓酒店隆重舉行。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中國駐洛杉磯副總領事王雷、僑務領事白東石、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加州眾議員周本立代表、蒙特利公園市市長陳贊新等與各社團代表和當地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出席開幕式。

孔濤部長在致詞中表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70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與德、意法西斯結盟并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將戰火燃遍中國、美國、菲律賓、

馬來西亞等亞太地區的21個國家和地區，給受害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和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無論是慘無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廠窖慘案，還是震驚世界的偷襲珍珠港、馬尼拉大屠殺，日本法西斯侵略之野蠻、罪行之殘暴、人性之泯滅，罄竹難書。然而，時至今日，日本右翼勢力罔顧歷史，欲蓋彌彰，妄圖推翻早有定論的東京大審判、改變二戰後的世界格局，這是對國際正義和人類良知的公然挑戰。

孔濤強調，歷史是過去的回聲，銘記歷史不是為了記住仇恨，而是為了不再讓歷史重演。今天展出的圖片，是從中國僑聯面向全球華人華僑征集到的上萬張圖片中遴選出來的。展示這些圖片，是希望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為維護好國際公平和歷史正義、防止歷史悲劇重演而不懈努力。

孔濤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和美國都受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傷害，為了共同打擊日本法西斯，

中美戰時盟國關係正式形成。中國人民以巨大的人民犧牲和物質損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此，羅斯福總統曾給予高度評價。正是由于中美兩國互相配合、支持，最終打敗日本軍國主義，迎來世界和平與發展。回首中美建交36年來，兩國人民友好不斷加深，互利合作持續擴大，利益交融更加緊密。中美兩國關係的持續健康發展，造福于兩國人民，也有力促進了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廣大旅美華人華僑與美國人民和睦相處，積極融入主流社會，有力促進了美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成為連接中國夢與美國人民美好夢想的橋樑和使者。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會長李社潮表示，她第一次看到這些圖片是去年12月13日在澳門。當時觀後心裏非常難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所以希望通過今天的圖片展覽來深切悼念在戰爭中飽受蹂躪摧殘的死難者和同胞，秉持著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的追

求和理念。希望通過這些圖片再一次警醒世人，戰爭的可怕，人來社會必須根除戰爭。

據李社潮介紹，為了紀念反法西斯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和配合今天的圖片展，今天同時舉行發行『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這本特刊是美國華人聯合總會主辦，美國蘇浙滬同鄉執行編輯出版的。特刊中，收錄了國、共抗日將士共同回憶親歷聯合抗日的歷史，也反映了兩岸和平統一是一華人華僑的人心所向。收錄了抗日將士後代對於父輩、祖輩抗日事迹的記敘和回憶，很多史料都是首次披露，極具價值。特刊中，再現了英勇的中國人民眾志成城抗擊侵略者，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歷史。也希望藉此機會，特別感謝特刊總策劃人，美華總顧問時監事長帶領編委會成就了這本特刊，感謝為本特刊投稿，給予支持和鼓勵的各位朋友們。

中國駐洛杉磯副總領事王雷表

示，今年以來，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南加州僑界在國內有關部門支持下，舉辦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包括音樂會、圖片展、征文、座談會、書畫展等，這些活動舉辦的目的就是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通過這些活動，也展示南加州僑界促進中美友好，促進中美合作，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維護世界和平，以及振奮民族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和實現中國夢而共同努力的精神和訴求，這些活動非常有意義。從已經開展的這些活動看，得到了廣大僑胞熱情踴躍參與，並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在僑界，也包括在主流社會都受到了關注。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下一步各項活動也一定能夠收到預期的效果。舉辦這些活動，不是為了喚起和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面向未來，更堅定地維護世界和平，為世界和平與各國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諧發展來告慰那些為了維護和平和民族獨立付出鮮血和生命的先烈們。



美國華人聯合會主席團主席張素久接受採訪。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監事長顧衍時接受採訪。



美國華人華僑聯誼會主席馬樹榮接受採訪。



中國駐洛杉磯副總領事王雷致詞。



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致詞。



活動主辦方『美國華人聯合總會』會長李社潮致詞。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贈送匾額給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圖右三)。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贈送“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給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圖左三)。



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圖左三)贈送紀念品給美國華人聯合總會。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贈送“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給中國駐洛杉磯副總領事王雷(圖左三)。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贈送“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給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圖左三)。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贈送“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給作者代表(圖左三)。



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圖右)頒發賀狀給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圖左)。



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圖左)贈送紀念品給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圖右)。



加州眾議員周本立(圖右)代表頒發賀狀給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部長孔濤(圖左)。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贈送“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給共同主辦單位代表暨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主席鹿強(圖左三)。



美國華人聯合總會贈送“紀念征文特刊和促進美中友好關係特刊”給共同主辦單位代表暨美國華人華僑聯誼會主席馬樹榮(圖左三)。



部分到場嘉賓幕前合影。

長江國際商會祝賀首座海外抗戰紀念館在美開幕 稱贊

方李邦琴為全球商業領袖做出了典範

王婷 / 文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陪同名譽會長方李邦琴。

長江國際商會在給方李邦琴的賀信中說，您以對祖國忠誠熱愛的赤子之心，以耄耋之年不屈不撓的努力，以親歷抗戰時代厚重的人生閱歷，以媒體人崇高的歷史責任感，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將中國精神和華夏抗戰史詩彪炳世界，共圓中國夢想，彰顯民族大義，主張世界和平，您的行動為全球商業領袖做出了典範，長江國際商會以您和抗戰紀念館的成立為最大榮譽！

舊金山時間 2015 年 8 月 15 日下午，唐人街 809 號門前，隨着一條長長的紅綢子綉帶被剪開，首座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開始正式開館迎接參觀者。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受邀同紀念館創辦人、名譽館長、長江國際商會名譽會長方李邦琴，中國僑辦副任何亞非，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羅林泉，美國飛虎隊歷史委員會主席詹姆斯·懷特黑德和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等中外貴賓共同為紀念館開館剪彩。

長江國際商會是中國唯一一家受邀參加剪彩的商會。長江國際商會在給方李邦琴的賀信中說，您以對祖國忠誠熱愛的赤子之心，以耄耋之年不屈不撓的努力，以親歷抗戰時代厚重的人生閱歷，以媒體人崇高的歷史責任感，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將中國精神和華夏抗戰史詩彪炳世界，共圓中國夢想，彰顯民族大義，主張世界和平，您的行動為全球商業領袖做出了典範，

長江國際商會以您和抗戰紀念館的成立為最大榮譽！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帶去了湖北省人民政府的賀信。賀信說，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以氣吞山河的氣概、視死如歸的勇氣，不畏強敵、同仇敵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者，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海外抗戰紀念館的建立，對世界上更多愛好和平人民了解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真相，彰顯中國人民艱苦奮戰、不屈不撓，勇于反抗侵略者最終戰勝強敵的民族氣概，並教育後世不忘歷史、珍惜和平，共建和諧美好世界，必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據了解，抗戰紀念館由舊金山著名華裔社會活動家方李邦琴于 2014 年 7 月 7 日發起籌建，得到了美國飛虎隊歷史委員會的支持。飛虎隊後人捐贈了一些飛虎隊文物，湖北武漢市也捐贈了在武漢會戰中

被日軍炸沉的“中山艦”的模型等。中國四川民營建川博物館也提供了 127 件文物和展品

劉萌會長代表長江國際商會，向首座海外抗戰紀念館捐贈了洗星海《黃河大合唱》手稿和賀綠汀《游擊隊隊歌》手稿，開館儀式後，這兩份珍貴的手稿被懸挂于紀念館二樓顯要位置。據悉，這兩份手稿均是由長江國際商會專門從洗星海家人和賀綠汀女兒手中取得的，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和時代記憶，彌足珍貴。

據劉萌介紹，長江國際商會捐贈這兩件文物是想表達兩層內涵，一方面是當年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隊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戰歷史，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提醒和昭示着現在的人們，在耳邊響起團結全民族抗戰的《黃河大合唱》餘音時，一曲匯聚全球商業領袖力量的《長江之歌》已經在全世界隆重奏響，長江國際商會將在歷

史的記憶中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在開幕式活動上，有中國傳統習俗的舞獅和歌唱家演唱《鬆花江上》等抗戰名曲過後，首座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創建人、長江國際商會名譽會長方李邦琴女士發表演講表示，作為這場戰爭的親歷者，她深感有責任將真實的歷史傳承給下一代。“我親眼看見並經歷了戰爭的恐怖。這座紀念館就是要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戰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他們了解戰爭的殘酷，尊重歷史，珍惜和平。”

中外嘉賓作為首批參觀者，在紀念館義工講解員講解下，詳細觀看了紀念館的展品和文物，緬懷抗戰英雄及其歷史貢獻，留存戰爭親歷者記憶，把真相傳承給後人，同時提醒人們，中國和美國，曾經并肩作戰，為世界和平而浴血。

紀念館創建人、長江國際商會名譽會長方李邦琴女士作為湖北省漢川籍人士，為湖北的雙向國際化

及招商引資等做了大量工作和貢獻。2014 年 5 月 20 日，又以八十歲高齡出任長江國際商會名譽會長，與李嘉誠一起親自到武漢為第一家長江國際商會成立開幕剪彩站臺，多次關心和支持長江國際商會進步與發展。

在晚間舉辦的答謝晚宴上，劉萌代表長江國際商會向名譽會長方李邦琴贈送商會剛剛制作完成的會徽禮盒，和寫有“天下第一家”字樣的書法條幅禮品。方李邦琴名譽會長在晚宴向中外嘉賓和各界領導介紹了長江國際商會的情況。

長江國際商會已經在舊金山注冊成立了長江國際商會同名商會。劉萌表示，作為全球商業領袖平臺，長江國際商會將調集全球商業領袖資源和人脈，與在舊金山新注冊成立的長江國際商會同名商會一道，全力幫助商會名譽會長方李邦琴做好紀念館的承續工作，將首座海外抗戰紀念館做成一個國際性平臺而貢獻力量。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左一）與首座海外抗戰紀念館創建人方李邦琴（右二）、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羅林泉（右一）和美國二戰紀念館館長（左二）合影。



紀念館創建人方李邦琴在開幕式上向長江國際商會等主要捐贈者頒發證書。

劉萌將出任首座海外抗戰紀念館館長

■ 本報記者梅宗寶北京報道

記者近日從長江國際商會獲悉，該會全球執行會長劉萌將出任美國舊金山設立的首座海外抗日紀念館館長，目前正完善相關法律程序和啟動紀念館下步工作。

舊金山時間8月15日下午，首座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正式開館迎

接參觀者。長江國際商會全球執行會長劉萌受邀同紀念館創辦人、名譽館長方李邦琴，中國國僑辦副主任何亞非，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羅林泉，美國飛虎隊歷史委員會主席詹姆斯·懷特黑德和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等中外貴賓共同為紀念館開館剪彩。

方李邦琴是長江國際商會三位

創始名譽會長之一。另兩位是美國史帶集團董事局主席莫里斯·格林伯格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嘉誠。去年5月，長江國際商會成立時，方李邦琴女士出席了成立儀式並發表演講。她認為，長江國際商會顧名思義，我們是立足長江流域，面向國際舞臺，以期可以得到更多新的資源、新的思維和新的機遇。她希望長

江國際商會除了要進軍國際舞臺以外，更要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維方式、中國的價值觀、中國的軟實力借著與國際企業合作的便利，能夠介紹給世界、推廣到全球。

長江國際商會是中国唯一一家受邀參加首座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開館剪彩的商會。剛剛從美國歸來的劉萌告訴美中時報記者，作為全

球商業領袖平臺，長江國際商會已經在美國舊金山設立了同名商會，商會的運營會與紀念館運作結合起來，實現資源共享和共用，充分運用商會全球商業領袖資源為紀念館發展提供支持，全力幫助商會名譽會長方李邦琴做好紀念館的承續工作，將首座海外抗日紀念館做成一個國際性平臺而貢獻力量。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在首座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開幕式現場。



首座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外觀。



首座海外抗戰紀念館創建人、長江國際商會名譽會長方李邦琴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講。



中外嘉賓和領導在主席臺上。



首座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開館剪彩儀式現場。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陪同名譽會長方李邦琴參觀首座海外抗戰紀念館。



長江國際商會在捐贈者名單前。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與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羅林泉。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與民革中央副主席、國民黨抗戰名將鄭洞國之孫鄭建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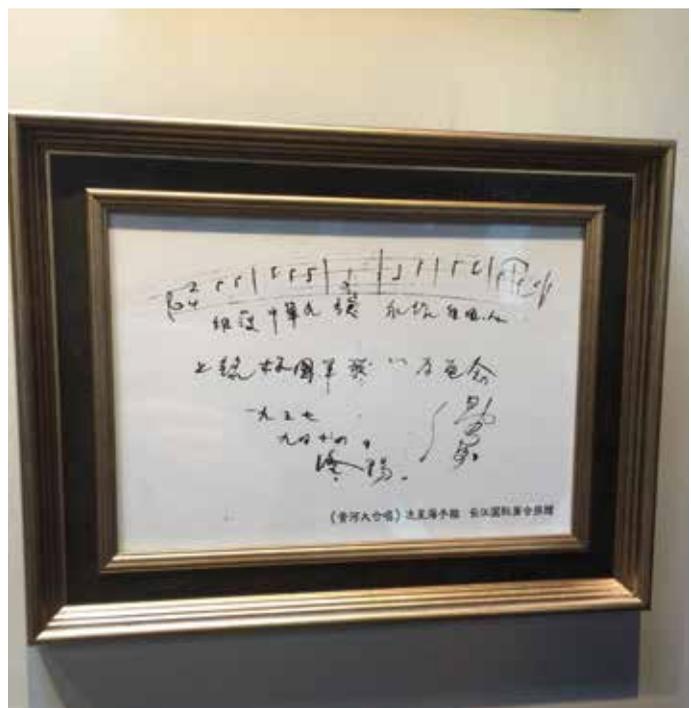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與美國飛虎隊歷史委員會主席懷特黑德。



長江國際商會執行會長劉萌與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



長江國際商會捐贈的賀綠汀手稿《游擊隊歌》。



長江國際商會捐贈的冼星海手稿《黃河大合唱》。



飛虎將軍陳納德

克萊爾·李·陳納德 (Claire Lee Chennault, 1893.09.06-1958.07.27)，美國陸軍航空隊中將，飛行員。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中國作戰的美國志願航空隊 ("飛虎隊") 的指揮官，有 "飛虎將軍" 之稱。

1945年8月1日，陳納德離開了這個他戰鬥了八年的國度。在去機場的路上，數千名支持者走上重慶街頭送行。陳納德的司機深受觸動，他關上發動機，熱情的送別人羣將專車一路推去了機場。

1958年7月27日，陳納德逝世。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銘，鑄刻着他所獲得的各種獎章；背面是用中文寫的 "陳納德將軍之墓"，這是阿靈頓公墓中唯一的中文文字。



Near Yunnan, members of a convoy traveling the Ledo Road see a monument erected by the townspeople to a fallen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hero. "Fight for Righteousness" is painted on the wall in the background. The monument commemorated the price that at least one American paid for that privilege.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行駛在雷多公路上的車隊，在靠近中國雲南的地方，看見一座由市民為紀念一位犧牲了的飛虎隊英雄而豎立的一座紀念碑。紀念碑背後的牆上寫着“為正義而戰”。該紀念碑紀念至少一位美國人為此殊榮作出的犧牲。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P-40 Pilots from the Panda Bears squadron.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隸屬“熊貓”中隊的P-40戰機飛行員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P-40 with Orin Welch, Dick Rossi, Charlie Sharkey, Dick Snell, and Jimmy Fox in Kunming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via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飛行員奧林·韋爾奇、迪克·羅西、查理·夏基、迪克·斯內爾、吉米·福克斯與P-40戰鬥機合影。
地點：中國昆明 攝影：艾力克·金基斯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AVG staff in Kunming.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飛虎隊成員在昆明。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Refueling stop at Yunnan-yi, China on May 28, 1942. Seated from left to right are R. T. Smith, Ken Jemstedt, Bob Prescott, Link Laughlin and Bill Reed. On left: Tom Hayward, Arvid Olson, standing on the right, flew P-40 Tomahawk #68 (in the background) on this mission.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1942年5月28日，飛虎隊戰機停靠雲南驛機場加油。席地而坐的幾位，從左至右一次為R. T. 史密斯、肯·簡斯代德、鮑勃·普雷斯科特、林克·勞克林、比爾·裏德。站在左邊的是湯姆·海沃德，站在右邊的阿維德·奧爾森在此次飛行任務中擔任68號P-40戰斧式戰鬥機（圖中後方）的飛行員。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Chennaut and Executive Officer C. B. "Skip" Adair in Kunming China.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Archive

陳納德和主任參謀C. B. 斯基普·阿代爾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Members of the AVE's 3rd Pursuit Squadron, Hell's Angels, pose for a photograph.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Archives

飛虎隊第三中隊的程遠“地獄天使”們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3rd Squadron Hell's Angels, Flying Tigers over China, photographed in 1942 by AVG pilot Robert T. Smith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第三中隊的“地獄天使”，中國上空的飛虎隊。時間：1942年。攝影：飛虎隊飛行員羅伯特·T·史密斯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P-40 assembly plant. The post reads, "Working for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P-40戰鬥機總裝。立柱上文字為“為正義和和平而奮鬥。”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Officers and enlisted men of the 74th Fighter Squadron, 23rd Fighter Group, pose on and by a Curtiss P-40 at Kunming, China. February 1, 1943.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第 23 戰鬥機大隊第 74 戰鬥機中隊官兵在柯蒂斯 P-40 戰鬥機前合影。

地點：中國昆明

時間：1943 年 2 月 1 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Major General C. J. Chow, Director of the Commission on Aeronautical Affairs in Chungking, China and Brig. General Albert F. Hegenberger, Chief of staff of the 14th Air Force, with Colonel Allen R. Springer, A-3 Officer, leave the plane after General Chow's arrival at Kunming Airbase for a visit to the 14th Air Force, April 27, 1945.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位于重慶的全國航空事務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少將、第十四航空隊參謀長海根伯格將軍、A-3 軍官艾倫·R·施普林格上校，在前來訪問第十四航空大隊的周將軍抵達昆明空軍基地後離開飛機。1945 年 4 月 27 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n American officer hands out candy to female laborers on break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irfield in China in 1943.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在一處中國機場施工現場：一名美國軍官正在向在一處中國機場施工現場勞動間隙的中國女性勞工發放糖果。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Major John K. Davis, stationed with the 14th Air Force in China, gets a thumbs up from a Chinese soldier after Davis was awarded the 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 and the Air Medal. Davis flew with "China Blitzers" of the 26th Fighter Squadron, 51st Fighter Group.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Archives

隨第十四航空隊駐扎在中國的約翰·戴維斯少校，在被授予杰出飛行十字勳章和航空勳章後，收到一位中國士兵豎起大拇指贊揚。戴維斯曾與第 51 戰鬥機大隊第 26 戰鬥機中隊“中國閃電戰”并肩作戰。

資料來源：聖地亞哥航空航天博物館檔案館



Colonel Normal McNeill, Infantry, American Commandant and Senior Instructor of the Chinese General Staff School, introduces a B-24 bomber pilot of Major General Claire L. Chennault's 14th Air Force to Chinese Officers attending the school at a 14th Air Force base somewhere in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諾馬爾·麥克尼爾上校，步兵，美國指揮官，中國總參學院高級教官，向在中國某地的第十四航空隊基地學習的中國軍官介紹陳納德少將的第十四航空隊一位 B-24 轟炸機飛行員。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15. The strong muscles of Miao workers pull the 10 ton roller over the runway surface at Laohwangping Airfield,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肌肉強健的苗族勞工在中國的黃坪機場拖拽着重達十噸的石碾子壓過跑道表面。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Lt. Colonel Kennerson, in charge of construction, confers with a forema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sinching Airfield, Matterhorn Project in Chendu,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負責機場建設的肯內森中校在中國成都新津機場建設過程中與工頭商議施工事宜，該機場建設屬於馬特洪恩計劃下的項目。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Major Winston Churchill of a 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Bombardment Group an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Captain T. H. Young.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中美混編轟炸大隊的溫斯頓·丘吉爾少校與大隊中方的楊隊長。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a Air Task Force's 23rd Fighter Group, Colonel Bruce Holloway, standing second from the left, looks on as pilots from the 23rd Fighter Group's 16th Fighter Squadron prepare for a mission.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via the Sino 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 Jeff Greene

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第23戰鬥機大隊指揮官，布魯斯·霍洛威上校（左二）目視正在為執行作戰任務做準備的第23戰鬥機大隊第16戰鬥機中隊。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由中美航空遺產基金會和杰夫·格林提供）



Chinese soldiers refuel a B-29 after an emergency landing at Lingshan,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中國士兵們正在給一架緊急迫降的B-29轟炸機加油。地點：中國靈山。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aircraft spotters are trained to recognize American aircraft. Here, they study the features of a Curtiss P-40 "Warhawk" at a 14th Air Force base in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地面觀察員接受培訓，已識別美國飛機。此時，他們正在位於中國的美國第十四航空大隊基地學習柯蒂斯P-40“戰鷹”戰鬥機的特點。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In one of the iconic photographs of the Second War, a young Chinese soldier stands guard in front of a row of Curtiss P-40K fighter of the China Air Task Force's 23rd Fighter Group.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via the Sino 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 Jeff Greene

這是有標志意義的二戰照片之一，在這張照片中，一名年輕的中國士兵守衛在一排屬於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的第23戰鬥機大隊的柯蒂斯P-40K戰鬥機前。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由中美航空遺產基金會和杰夫·格林提供）



October 29, 1934 Capt. C. L. Chennault, leader of The Flying Trapeze poses in front of a Boeing P-12E.

Source: 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1934年10月29日，“空中飛人”表演隊組織者C. L. 陳納德上校在波音P-12E前留影。

資料來源：美國聖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館



Major General Claire L. Chennault,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14th Air Force, addresses troops at ceremony opening the Ledo Road, Burma. January 28, 1945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指揮官克萊爾·李·陳納德少將在曼多公路開通紀念儀式上向官兵們講話。

地點：緬甸 時間：1945年1月28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he "Flying Nurses" of Chennault's 14th AAF arrive in China. On flying status, the young women serve on the aircraft that evacuate the wounded from forward areas. Other American women assist the U.S. Army in China but these are the first to arrive who are actually members of U.S. military forces. Chinese nurses on duty at the local Army hospital greet the American arrivals.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陳納德第十四航空大隊的“飛行護士”抵達中國。在執行飛行任務時，這些年輕女士們將在負責從前線疏散傷員的飛機上幫忙。當時也有其他美國婦女在駐中國的美國陸軍服役，但這些剛剛抵達的美國姑娘才是軍中的正式成員。在當地陸軍醫院值班的中國護士迎接這些來自美國的客人。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hese two, four-year-old Chinese girls who are being held by Maj. Gen. C. L. Chennault,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U. S. Army 14th Air Force in China, are Tayng Wong (left) and Toong Di. They came along to watch Col. P. Y. Shu, Air Force chief interpreter, present to General Chennault a bundle of Christmas greetings written by Chinese grade school children.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總指揮 C. L. 陳納德少將抱着的這兩位四歲大的中國小女孩兒是黃婷（音，左側）和狄彤（音）。兩位小女孩是來看空軍基地主任翻譯舒祺祺將中國小學生寫的一對聖誕賀卡送給陳納德將軍的。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ang Kai Shek received staff officers of the 14th Air Force personally during a visit at the 14th Air Force Headquarters in China and shook hands with each. In his speech, which followed the informal reception, he said, "I wish to thank you all and particularly General Chennault, and to express the hope that when the enemy is defeated in Victory's final hour we will meet again." Left to right: Brig. Gen. Albert F. Hegenberger, Chief of Staff, 14th Air Forc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and Maj. Gen. C. L. Chennault.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蔣介石在訪問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中國總部時親自接見航空隊參謀們，並與其一一握手。在簡單接待之後的講話中，他說：“我要感謝各位，特別是陳納德將軍，希望擊敗敵軍，取得最終勝利之時再與諸君會面。（譯者注：此處未查到講話原文，將其大意譯出）照片中從左至右：第十四航空隊參謀長阿爾伯特·F·海根伯格準將、蔣介石總司令、C. L. 陳納德少將。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Vice President Wallace and party are greeted by Maj. Gen. Chennault upon the Vice President's arrival at the Kunming Air Base.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via the Sino 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 Jeff Greene

時任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與同行人員到達昆明空軍基地時，陳納德少將接機。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由中美航空遺產基金會和杰夫·格林提供）



Claire Chennault in his office at Kunming, China, about May 1942.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陳納德在中國昆明辦公室中。時間約為 1942 年 5 月。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Major General Claire L. Chennault personally conducted a tour of inspection of his Headquarters Unit of the 14th Air Force at an advance air base in China for members of Chinese Aeronautical Affairs Commission.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陳納德少將親自帶中國航空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們參觀其位于第十四航空隊在中國某處先進機場的總部。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Major General Claire L. Chennault, Brig. General Clinton D. Vincent and Lt.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 shown at Kweilin Airfield,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克萊爾·李·陳納德少將、克林頓·D·文森特準將與約瑟夫·W·史迪威中將在中國桂林機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hree soldiers of a Chinese Army unit that may be likened to airborne infantry examine the insignia on the back of an American airman on the India-China Wing, Air Transport Command, U.S. Army Air Force, who will fly them to points where they may be needed. The insignia is used as identification should the airmen be forced down in the parts of China where the people are unfamiliar with Americans.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職責類似于空降兵的三位中國士兵在研究印度美國陸軍航空隊航空運輸司令部印度中國聯隊一位美國飛行員背後貼的標志。這名飛行員會將中國士兵送至需要他們的地方。飛行員背後的標志用于在其意外迫降在中國對美國人不熟悉的地區時辨別身份。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troops who will be flown to the Burma frontier to fight with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s forces board a Curtiss C-46 at Yunnanyi Air Base in China,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44年將乘飛機去往緬甸前綫與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的部隊并肩作戰的中國部隊在中國雲南驛機場登上柯蒂斯C-46型運輸機。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Highly trained units of the Chinese forces have occasionally taken to the air as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o vital areas of the Far Eastern war front. Transport planes of the India-China Wing, U.S. Army Air Force Air Transport Command, have been pressed to use for this operation. These soldiers of a Chinese Army unit are seated before a final check just prior to taking off in a plane of the India-China Wing, Air Transport Command, U.S. Army Air Force.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訓練有素的中國部隊時不時地通過空運去往遠東戰綫的重要區域。該行動要求使用美國陸軍航空隊航空運輸司令部印度中國聯隊的運輸機。登上美國陸軍航空隊航空運輸司令部印度中國聯隊的飛機。這些中國士兵將被送至前綫。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soldiers eat their last meal on the soil of China before being flown over the Hump in a plane of the Air Transport Command, U.S. Army Air Force.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這些中國士兵吃上出發前在中國大地上的最後一餐，然後就搭乘美國陸軍航空隊航空運輸司令部的飛機被運至其他地區。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troops who will be flown to the Burma frontier to fight with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s forces board a Curtiss C-46 at Yunnanyi Air Base in China,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44年將乘飛機去往緬甸前綫與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的部隊并肩作戰的部隊在中國雲南驛機場登上柯蒂斯C-46型運輸機。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U.S. Army Air Force flyers transport Chinese troops on their task missions. This photo shows the interior of a Douglas C-53 with its complement of Chinese troops en route to Indi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一架美國陸軍航空隊的運輸機送中國部隊前去執行任務。圖中可以看到道格拉斯C-53型運輸機艙內結構，機上的中國部隊目的地是印度。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employees at an airfield near Chungking give a helping hand to enlisted women of the first Women's Army Corps (WAC) Detachment to arrive in the China theater following their first trip over The Hump.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重慶附近機場的中國員工對剛剛飛躍“駝峰”到達中國戰區的美國陸軍婦女隊支隊女兵搭一把手。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With the Japanese advancing steadily in China and war-weary allied forces falling back, the logical solution to stop this onslaught was to relieve the 14th Chinese Division from their duties in Burma and take them quickly to the front in China. The first major action on this movement was on December 5, 1944 when Douglas C-47s of the last 1st and 2nd Air Commando Groups along with the 10th Combat Cargo flew 36 sorties from Myitkya, Burma to Chan Yi, China. The operation lasted from December 5 to December 11 and a total of 2,700 Chinese officers and enlisted men and all their equipment were flown into China to fight for their own land. Here Chinese troops rest beside the C-47s that brought them over The Hump.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隨着日軍在中國大舉行進，疲于戰鬥的同盟國部隊退守，抑制猛攻最符合邏輯的方案就是講駐紮在緬甸的中國第14師迅速調回中國前綫。該舉措的第一次重大行動即1944年12月5日，第一、第二空中突擊隊與第十戰鬥運輸隊的道格拉斯C-47型飛機在緬甸密支那與中國雲南的沾益中間飛行了三十六次。該行動從12月5日持續至12月11日。共運送2700名中國官兵與其全部裝備回到中國，為祖國戰鬥。圖中，中國部隊在帶其飛躍駝峰的C-47飛機旁邊休息。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fter fighting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troops for over two years, the American liaison officers, combat officers and soldiers flew over the "Hump" with the Chinese troops. They looked quite relaxed on their journey. 1944.

Photo by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美軍聯絡官、作戰官兵們在緬甸與中國軍隊并肩作戰兩年多後，隨中國軍隊從緬甸飛躍“駝峰”前往中國，他們在旅途中情緒顯得很放鬆。
美軍通訊兵部隊拍攝



View of the mountains along the Hump route.
Source: CNAC pilot Gdford Bull via Gregory Crouch

駝峰航綫沿綫山巒景色。
資料來源：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吉福德·布爾（經格裏高利·克勞奇）



The Hump under the wing of a CNAC Transport.
Source: CNAC plot Gifford Bull vra Gregory Crouch

中國航空公司運輸機機翼下方的“駝峰”
資料來源：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吉福德·布爾（經格裏高利·克勞奇）



CNAC C-47 on a Hump mission.
Source: CNAC pilot Word BuM via Gregory Crouch

中國航空公司 C-47 運輸機執行“駝峰”任務。
資料來源：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吉福德·布爾（經格裏高利·克勞奇）



American and Chinese officers discuss field tactics with General Stilwell before going through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behind lines at Sitapur. July 18,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44年7月18日，美中兩國軍官與史迪威將軍在西塔布爾前綫後方進行實際操演前討論戰場戰術。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Lt. Gen. Joseph W. Stilwell, helps to make minor repairs on a stalled jeep blocking traffic while on a tour of his troops on the Northern Burma front. Aiding General Stilwell is Dare Singh (wearing goggles), his bodyguard. Shaduzup area of Northern Burma. April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約瑟夫·W·史迪威中將在視察緬北前綫部隊時路遇一輛熄火的吉普阻礙交通，主動伸出援手，幫忙進行簡單修理。一旁協助史迪威將軍的是他的保鏢戴爾·辛格（帶着護目鏡）。
時間：1944年4月 地點：緬甸北部沙杜渣地區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Lt. Gen. Sun U Zen (Sun Liren), Lt. Gen. Stilwell and Brig. Gen. H. L. Boatner looking over Bran guns during inspection of Hq 38th Chinese Div. 1943. Burm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孫立人中將、史迪威中將和博特納準將在視察新38師總部時觀看布倫輕機槍射擊操演。
時間：1943年 地點：緬甸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Stilwell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Madame Chiang, Maymyo, Burma, 1943.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史迪威與蔣介石夫婦合影
時間：1943年
地點：緬甸眉苗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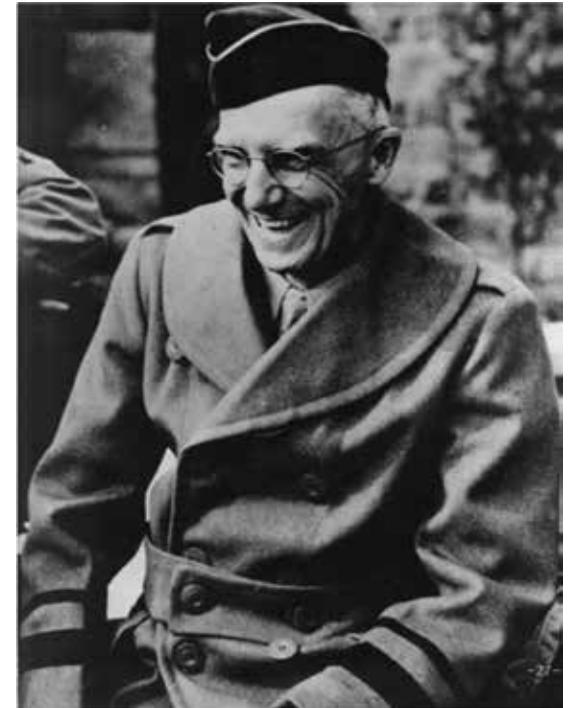


Disabled Chinese veterans showed surprise when Lt. General Stilwell paid an unexpected visit to the Rehabilitation Camp on Ledo Road. The general asked about their injuries in native, smooth Mandarin dialect.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當史迪威中將臨時決定前往位於雷多公路的康復營探訪時，許多中國傷殘老兵喜出望外。史迪威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國當地方言詢問他們的傷情。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Stilwell at his headquarters in Chongqing, China. 1943.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史迪威在其設在中國重慶的總部。

時間：1943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Lt. Gen. Joseph W. Stilwell rewards the Saver Star to a courageous Chinese soldier for gallant action in the face of enemy fire. The presentation was made about six miles south of Laban, Northern Burm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約瑟夫·W·史迪威中將為冒着敵人的炮火勇敢作戰的中國士兵頒授銀星獎章。頒授地點位於緬甸北部的拉班以南約六公里處。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Lt.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 presents the Legion of Merit to Major General Liao Yaoxiang (Liao Yao Hsiang), leader of the 22nd Chinese Division. Burm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約瑟夫·W·史迪威中將授予新22師師長廖耀湘少將軍功勳章。地點：緬甸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onference concerning training of Chinese troops at Ramgarh, India, 1943. Left to right are an unknown Chinese officer, B. G. Sibert, Stilwell, General Sun Li-ren, and General Liao Yuen-shang.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關於駐紮在印度蘭姆迦的中國軍隊的軍事訓練的會議。從左至右一次為：中國軍官（姓名未知）、西伯特準將、史迪威、孫立人將軍、廖耀湘將軍。時間：1943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Stilwell inspecting troops of the Chinese 38th Division at the training base at Ramgarh, India, 1942. General Sun li-ren, commander of the 38th Division follows Stilwell.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42年史迪威在印度蘭姆迦訓練基地視察中國38師的部隊。走在史迪威後面的是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General Stilwell with General Wei Li-huang,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Y-Force. On the far right is General Frank Dom, American advisor to the Y-Force.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史迪威將軍與中國Y部隊指揮官衛立煌將軍在一起。最右邊的是Y部隊的美國顧問弗蘭克·多恩將軍。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Stilwell in northern Burma,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史迪威在緬甸北部。時間：1944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Stilwell taking a break in northern Burma,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小憩中的史迪威。地點：緬甸北部。時間：1944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Lt. Gen. Joseph Stilwell confers with General Liao Yao Hsiang,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22nd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Army in Northern Burma. March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第二次緬甸戰役期間，史迪威與新22師師長廖耀湘將軍交換意見。

時間：1944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workers operate air drilling equipme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urma Road. The work is supervised by a member of the Burma Road Engineers.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重建滇緬公路，中國工人操作氣鑽設備。工程由一名滇緬公路工程師指導。

時間：1944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U.S.-built Army trucks wind along the famous 24 Turns Road.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美國制造的軍用卡車沿着著名的“二十四道拐”蜿蜒而行。時間：約為1941年至1945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his Jeep, seating Brig. General Lewis A. Pick, Ledo Road engineer in front, made history as the first vehicle to cross the Burma-China border at official reopening of the Burma Road at Wanting, China January 28, 1945. To achieve opening, 14th Air Force fighters and bombers co-ordinated with Chinese ground forces in tough Salween campaign to blast the Japanese out of the Burma Road.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45年1月28日，這輛前排坐着雷多公路工程師劉易斯·A·皮克準將的吉普車，成為滇緬公路重新通車後第一輛在畹町穿越緬中邊境的車輛。為重新通車，第十四航空隊的戰鬥機與轟炸機與中國地面力量聯手參加了艱苦卓絕的怒江戰役，將日軍趕出滇緬公路。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t the entrance to the city of Kunming, the Governor of Yunnan Province presents Brig. General Lewis A. Pick with a banner for "Meritorious Achievement" in leading the first convoy over the Burma Road into Kunming. The inscription on the banner reads 'The Road to Victory.'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在昆明市入口處，時任雲南省長為劉易斯·A·皮克準將送上橫幅，祝賀其率領第一批護送車隊經滇緬公路到達昆明的“功勳”。橫幅上寫着“勝利之路”。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Lt. General Dan. I. Sultan, Commanding General of India Burma Theatre, addresses troops at a ceremony opening the Ledo Road. Burma. Major General Claire L. Chennault and Major General Howard C. Davidson stand in the background. January 28.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印緬戰區指揮官丹·L·蘇爾丹中將在緬甸雷多公路通車儀式上向部隊發表講話。克萊爾·李·陳納德少將與霍華德·C·戴維森少將站在後方。時間：1945年1月28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Passing through the West Gate at Kunming, China, Brig. General Lewis A. Pick returns the salute from the Allied Nations as the first overland convoy from India to China completes its historic mission. A new national holiday is proclaimed in China -- the 4th of February.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劉易斯·A·皮克準將穿過昆明西城門，對向其敬禮的同盟國人員回禮。當時是從印度出發至中國的物資護送車隊第一次完成其歷史使命。同時也宣布了新的全國性節日——2月4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onvoy moves through gate at Wanting, China, as the Ledo Road is officially opened.
January 28, 1945.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運輸車隊在雷多公路正式通車時通過中國畹町。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t noon on 28 January 1945, the convoy, journeying up the Ledo Road, reached Me-Se near the China-Burma border. The 'Y' Force, fighting up the Salween River from China, and the American-Trained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pushing from Burma had joined at this spot so they lined up side by side and put on an impressive ceremony for the convoy. Theatre Commander, Lt. General Dan L. Sultan; 10 AAF Commanding General, Mayor General Howard C. Davidson and Marshal Li-hung of the CEF were among those present.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45年1月28日中午，護送車隊沿着雷多公路行駛，到達了靠近中緬邊境的梅色（音）。由中國向怒江推進的Y部隊，與由緬甸推進而來的美國訓練的中國遠征軍會師于此，排成一排，向車隊致意。戰區指揮官丹·L·蘇爾丹中將、第十航空隊司令霍華德·C·戴維森少將與中國遠征軍李鴻元帥當時也在現場。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pril 28, 1944, Burma, Captain Bernard Martin from the Rhode Island and a Chinese soldier, both from the 5307 Composite Unit were checking each other's guns. The location is near Nhpum in Burma.

Photo by Wayne A. Martin from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1944年4月28日，緬甸，來自羅德島州的5307部隊的伯納德·馬丁上尉和一名中國士兵，互相檢查對方的槍械，地點是在緬甸的Nhpum附近。

拍攝者：一等兵懷恩·馬丁，美軍通信兵部隊

July 18, 1944, At the front line position, before actually battling, the officers of the Chinese and U.S. troops were discussing tactics with General Stilwell.

Photo by U.S. Army Signal Corps with the approval from the public information departmen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44年7月18日，在西打坡的前線陣地，進入實戰前，中美兩軍的軍官們與史迪威將軍討論戰地戰術。
美軍通信兵部隊拍攝，美國國防部公開信息部准予公開



Stilwell Road convoy entering Kunming,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史迪威公路運輸隊駛入中國昆明。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roops of B Battalion, 5307th Composite Unit crossing a bridge over Chindwin River in Northern Burm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5307混合支隊B營的部隊通過緬北欽敦江上的一座橋。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merican troops of Merrill's Marauders and the Chinese march side by side down the Ledo Road.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梅裏爾搶奪者的美國士兵們與中國士兵在雷多公路上并行前進。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On their way to the front, Chinese soldiers pass a tractor of the 330th Engineer Regiment working the Ledo Road between Nam Yang and Tagap, Burm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在去往前線的途中，中國士兵經過一輛在楠洋和塔家普之間的雷多公路上做作業的第330工程兵團的拖拉機。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his Chinese soldier, age 10, with heavy pack, is a member of an army division boarding a plane returning them to China, following the capture of Myitkyina airfield, Burma, under the allied command of U.S. Major General Frank Merrill, May 1944. Chinese and allied troops had earlier crossed through the treacherous jungle of the Kumor Bum Mountains before attacking Japanese troops to the south. Exhaustion and disease led to the early evacuation of many Chinese and allied troops before the coming assault on Myitkyina town.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這位負重的十歲中國士兵是正在登機準備返回中國某師的一位成員。返程背景是1944年5月在同盟國弗蘭克·道爾·梅裏爾少將指揮下奪回緬甸密支那機場。中國軍隊和同盟國軍隊早前在攻擊南邊日軍前穿越了苦蠻山脉的密林。疲勞與疾病導致很多中國軍人與同盟國軍人在攻打密支那之前就被迫提前撤出。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Troops take a break during a march on the Ledo Road. March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隊伍在雷多公路上行進期間休息一下。
時間：1944年3月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Stilwell at Myitkyima Airfield soon after the combined force of Merrill's Marauders and Chinese troops had captured it. On the right is Colonel Hunter of the Marauders.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梅裏爾搶奪者“突進隊和中國軍隊共同組成的聯合部分剛占領密支那機場，史迪威就來到了這裏。照片右側是梅裏爾突進隊亨特上校。



An officer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receives Link Trainer instruction from a U.S. Air Force officer at Kunming Army Air Base, China. March 20, 1945.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中國空軍軍官在中國昆明空軍基地接受美國空軍軍官給予的林克飛行模擬器教學指導。

時間：1945年3月20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Man-sized tea cups practically hide a map of planned Myitkyina movements. From left; Col. Joseph W. Stilwell, Jr.; General Stilwell; General Hu Su, commander Chinese 30th Division; Col. Yang Yee, commander Chinese 88th Regiment.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大號茶杯幾乎遮住了標示了密支那行動計劃的地圖。左起：小約瑟夫·W·史迪威上校，中國新30師師長胡素中將、第88團團長楊毅（音）上校。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apt. T. F. Hackleman, Springfield, Ohio holds a class in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哈考曼上尉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進行飛機識別培訓。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student mechanics receive instruction from an AAF enlisted member on the maintenance of aircraft at the 1340th AAF Base Unit (ATC) in Kunming, China. 30 May 1945.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中國機械師學員在中國昆明第1340美國陸軍航空隊基地單位（陸軍訓練中心）接受美國陸軍航空部隊士兵提供的飛機維護培訓。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Major General Claire L. Chennault and Major General G.X. Cheves and Chiang Kai-Shek; March 24, 1945.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陳納德少將、徹維斯少將和蔣介石合影
時間：1945年3月24日
資料來源：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巴尼·羅塞特資料庫





Memorial service for Roosevelt in Kweiyang, 1945.
Source: Barney Rosser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在貴陽舉行的羅斯福總統追悼會
時間：1945年
資料來源：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巴尼·羅塞特資料庫



Communications is an important phase in 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American unit. Here, U. Kwang Chao-Li checks a defective radio receiver at a test bench in the hangar. Sgt. Anthony Puffia, N.J. left, stands by to offer assistance while Sgt. W.L. Whisenant, Chostow, Okla., right, continues with his duties.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通信培訓是美國華裔部隊訓練的一個重要階段。此時，李廣朝（音）中尉正在機庫的試驗臺上檢查有缺陷的無線電接收機。來自新澤西的安東尼·普夫利亞軍士（左），站在一旁協助，而來自俄克拉荷馬州喬斯妥的維森南軍士（右）則在繼續做他自己的工作。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S/Sgt. Richard R. Boot, a left gunner on a Boeing B-29, and a Chinese guard warm themselves over a small oil fire before take-off time for the December 9 mission.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在起飛執行12月9日的轟炸任務之前，波音B-29轟炸機的左機槍手，理查德·布特軍士和一名中國衛兵正在一個小油爐前烤火。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and American soldiers of the Chinese-American Wing attached to the 14th Air Force in China stand sentry together.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隸屬駐紮於中國的第十四航空大隊中美聯隊的中美士兵在一起站崗。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mong Chinese newsmen present at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press conferences given by the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of the 14th Air Force to improve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were, left to right: Kong Chi-hung. Cheng Min-hsien. Thomas Dunn (OWI), Kang Tangfeng, Ou Kung, Wang Chein, Wu Ernan and Yuan i-jen. Miss T.S. Chen, a newspaper woman, is seated between Brig. General Russell E. Randall (left) and Brig. General W.C. Morse of the 14th Air Force. September 4,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為了改善中美關係，第十四航空大隊公關部舉行了一系列記者招待會，出席首次記者招待會的中國記者包括（從左至右）：孔志鴻（音）、程敏賢（音）、托馬斯·鄧恩（戰時新聞局）、康唐峰（音）、歐昆（音）、王軒（音）、吳爾南（音）、宣義仁（音），以及坐在第十四航空大隊的拉塞爾·蘭德爾準將（左）和莫爾斯準將之間的女記者陳小姐。
時間：1944年9月4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Private First Class soldier Mike Harris was talking to a Chinese female captain.

Photo by Technical Sergeant W.E. Shemorry from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with the approval from the public relations bureau,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Washington

上等兵邁克·哈瑞斯與中國軍隊女上尉交談。
攝影師：謝默瑞技術軍士，美軍通信兵部隊，華盛頓國防部公共關係局准予公開

March, 1945, In Bhamo, Burma, an American journalist with CBI ROUNDUP was writing articles with a typewriter, a soldier from the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was watching with curiosity.

Photo by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1945年3月，在緬甸八莫，《中緬印戰區綜合新聞報》（CBI ROUNDUP）的一名美軍記者在一座毀壞的佛寺前用打字機寫稿件，身邊的一名中國駐印軍的戰士在好奇地觀望。
美軍通信兵部隊拍攝





February 12, 1944, Upon completion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instructor Captain Herman Freddburg from Massachusetts received a pennant from Captain Lin Yu Kun, commander of the instruction company of the 53rd Army.

Photo by Technical Sergeant George L. Kocourek from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issued by the Bureau of Public Relations,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Washington

1944年2月12日，訓練結束後，麻省的訓練教官赫曼·佛蘭德伯格上尉在接受一面由第53軍教導連的林玉坤（音）上尉連長贈送的錦旗。

攝影師：喬治·寇科瑞克技術軍士，美軍通信兵部隊，華盛頓國防部公共關係局發布



Vice President Henry A. Wallace carries on a lively though one-sided conversation with three Chinese children in a corn field near Chengdu, China.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在中國成都附近的玉米地裏與三名中國兒童進行着一場單向却不是主動的對話。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Chinese and Americans at round table.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中美雙方圓桌會議。

資料來源：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巴尼·羅塞特資料庫

Colonel Chen, commander of a regiment of the 38th Division, Brigadier General Dan I. Sultan, chief commander of the IB theater, General Sun Liren, Lieutenant Colonel Charles W. Allen and Colonel Levelle visited the yard along the Old Lashio-Mandalay railway. Burma Old Lashes, March 8, 1945.

Photo by Shearer from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1945年3月8日 緬甸老臘戌
新38師一位團長陳（譯者注：左一陳鳴人）上校、印緬戰區（IB Theater）總指揮丹·索爾登準將、孫立人將軍、查爾斯·埃倫中校，以及列維勒上校一行察看老臘戌——曼德勒鐵路線上的車場。（譯者注：背面未注明，左二李鴻、右一唐守治）。

攝影師：謝瑞爾，美軍通信兵部隊



Major Paul C. Traver from the State of New York was the chief liaison officer with the 1st Infantry Regiment of the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he was exchanging views on the war with Major General Lin Guanxiang, commander of the regiment. Kyaukme, Burma, March 30, 1945.

Photo by Raczkowaski from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1945年3月30日 緬甸喬梅
紐約州的保羅·特拉瓦少校，時任中國駐印軍獨立步兵第一團主聯絡官，正與該團團長林冠雄少將商談戰情。
攝影師：瑞克佐科斯基，美軍通信兵部隊

Two WAC officers, who were among the first in China, and Chinese boys give the 'thumbs up' sign during a sight-seeing tour after the WACS arrival. November 20, 194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在美國婦女軍團抵達中國後，安排了觀光旅行，期間，作為頭一批抵達中國的美國婦女軍團成員的兩名女軍官收到三名中國男孩豎起大拇指贊揚。

時間：1944年11月20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Barney Rosset being served tea in Kunmuig, 1945.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巴尼·羅塞特在昆明喝茶。

資料來源：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巴尼·羅塞特資料庫

Recuperating POW shows photo album in hospital in Kunming. Aug. 29, 1945.

Photo by Hendrick.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在昆明某醫院康復中的戰俘展示影集。

時間：1945年8月29日

攝影：亨德里克

資料來源：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巴尼·羅塞特資料庫



Chinese and Americans at Officers' Club. 1944-45.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中美雙方在軍官俱樂部。
時間：1944年至1945年
資料來源：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巴尼·羅塞特資料庫



Barney Rosset buying food on the street. Kweiyang, 1944.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巴尼·羅塞特在街上買食品
地點：貴陽
時間：1944年
資料來源：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巴尼·羅塞特資料庫



Little Tiger Joe, a Chinese refugee baby adopted by one of the units of the 14th Air Force, stands on the drill ground at the 14th Air Force headquarters with 1st Sergeant Robert Duerson of 907th Engineers Headquarters Company.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小老虎喬“是第十四航空隊某部隊收養的一名幼年中國難民，此時他正和第907工程師總部公司的羅伯特·杜爾木上士站在第十四航空隊總部的訓練場上。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After a busy day's traini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enjoy a bit of recreation in the named 'Flanagan's Bar' for Sgt. Wm. Flanagan, seated third from left in front row. Lt. Tong, K.T. communications officer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plays the Chinese violin for his own amusement and the amusement of the crowd.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在一天忙碌的訓練之後，美中兩國軍人在以威廉·弗拉納根中士的名字命名的”弗拉納根的酒吧“享受些許娛樂。弗拉納根中士此時坐在前排左起第三個位置。中國空軍通信官佟（音）中尉演奏二胡，自娛自樂，也娛樂眾人。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Wally Taboo, left homeless and an orphan after a raid by the Japanese on city where he once lived, was adopted by S/Sgt's Leming, Thomas and Kardash. Here they are telling him a bed time story.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日本空襲沃利·塔布曾經住過的城市，使它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之後，樂明、托馬斯和卡爾達什三位軍士收養了她。此時，這幾位軍士正在給這個孤兒講睡前故事。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14th Air Force WACs stage a party for war orphans of China. December 26, 1945.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第十四航空隊的婦女軍團成員為中國戰爭孤兒舉辦聚會。
時間：1945年12月26日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In his 'home' of a small tent at the front line of Nujiang River, Technical Sergeant George L. Kocourek, photographer of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from Los Angeles in California was writing a letter to his elders at home; a Chinese child named 'Mink' was quietly reading a magazine by his side. Kunming, China, October 24, 1944.

Photo by Edward R. McCormick from the U.S. Army Signal Corps

在怒江前線，在他的小帳篷”家“中，加州洛杉磯的通信兵攝影師喬治·寇科瑞克技術軍士正在給美國的家父老寫信；名叫”明克“的中國小朋友在一旁靜靜地閱讀雜誌。

地點：中國昆明
時間：1944年10月24日
攝影師：愛德華·邁克爾米科，美國陸軍通信兵部隊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以及宋美齡合影。

中國一些人認為，美國是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為了讓中國戰場吸附大量日本兵，使其不能抽身參加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才開始援助中國的。而在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前，對中國的抗戰漠不關心。

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早已開始。

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時，國際形勢日趨惡化，德日等國的戰爭意圖已十分明顯，而美國剛剛度過經濟危機，美國人祇關心經濟復蘇，對戰爭深惡痛絕，要求美國不要幹預美洲大陸以外的事，這就是在美國一度甚囂塵上的“孤立主義”。

在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直到二戰爆發，羅斯福在援助受德日侵害國家的事情上，幾乎一籌莫展。

1937年8月13日，中國上海淞滬抗戰爆發，美國在華利益受到威脅，羅斯福批准國務院增派中國駐軍計劃，向中國增加1200

名海軍陸戰隊員。

抗戰一開始，中國政府就游說美國高層，不要對中國實行所謂的《中立法》，否則美國在華利益將遭受極大損失。相反，如果中國能夠得到外國軍事援助，就能勝利地抗擊日本。游說產生了一定影響力，同年9月，美國國務院出現反對實施《中立法》的聲音，可惜，還是遭到了不少有話語權的議員反對，對華援助難以破冰。

1938年7月，美國遠東軍司令官範宣德寫備忘錄指出：“除非中國的主權得到維護，美國的權利和利益便不能得到維護；除非日本軍國主義被打敗，中國的主權就不能被維護。”在意識到美國在亞洲的利益與中國休戚相關，而且相信中國能夠與日本進行一場曠日持久戰爭的情況下，美國援華的政策有了鬆動。

1939年2月，中美達成“桐油借款”協議，美國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貸款，中國以桐油償還。這是美國援華的第一筆貸款。

緊接着，1940年3月7日，美

國以增資進出口銀行的名義，劃撥2000萬美元貸與中國。

1940年9月，蔣介石擬定“中英美三國合作方案”，希望美國就此徹底打開援華儲蓄大門，能夠貸給中國2—3億美元，幫助維護中國外匯和貨幣市場。

方案遭到美國方面否決後，羅斯福另辟蹊徑，以“滇錫借款”為平臺貸款給中國。

沒過幾天，在中國財政部長宋子文多方游說下，美國同意再給中國2500萬美元的新貸款。

1940年11月29日，羅斯福又指示摩根索在24小時之內，給中國一筆5000萬美元的平準基金貸款，同時還要求瓊斯從進出口銀行，提供另外一筆5000萬美元的商業貸款。

1941年3月，美國通過了租借法案，中國列入適用於《租借法案》貸款國，這便從根本上解放了羅斯福的手腳。他剛剛簽署完相關文件，就立即答應中國的援助請求，明確宣布美國將無條件地全面援助英國、中國等國家。

1941年4月10日，羅斯福秘密簽發命令：允許美國預備役軍官和陸海軍航空部隊退役人員參加中國空軍美國志援隊，中國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了100架美國飛機，而這些飛機英國有優先購買權，是羅斯福給正急需飛機的英國做工作，才使得這些飛機最終抵達中國。

1941年4月15日，羅斯福召見中國財政部長宋子文，兩天後，正式通知國民政府，他已批准將首批價值4500萬美元的軍用器材，作為援華租借物資。

1941年5月6日，羅斯福特指定居裏，為依據《租借法》實施援助中國軍火物資計劃的負責人，18日，第一批包括300輛汽車在內的價值110萬美元的援華物資，從紐約起運駛往中國。10天之後，5月25日，又一批美國援助中國的價值4540萬美元的武器彈藥，駛離美國西海岸港口，朝中國疾馳。

1941年6月9日，第一批110名飛行員和150名機械師等地勤醫務人員，組成的美國支援隊乘飛機

前往中國。其後美國總統羅斯福下令美國巡洋艦“鹽湖城號”和“北安普敦”號，為第二批前往中國的援助人員護航。

1941年7月23日，羅斯福更進一步批准居裏，根據蔣介石的要求，為一支有500架飛機的中國航空隊提供裝備和人員。

1941年8月1日，在羅斯福總統不遺餘力支持下，陳納德飛虎隊正式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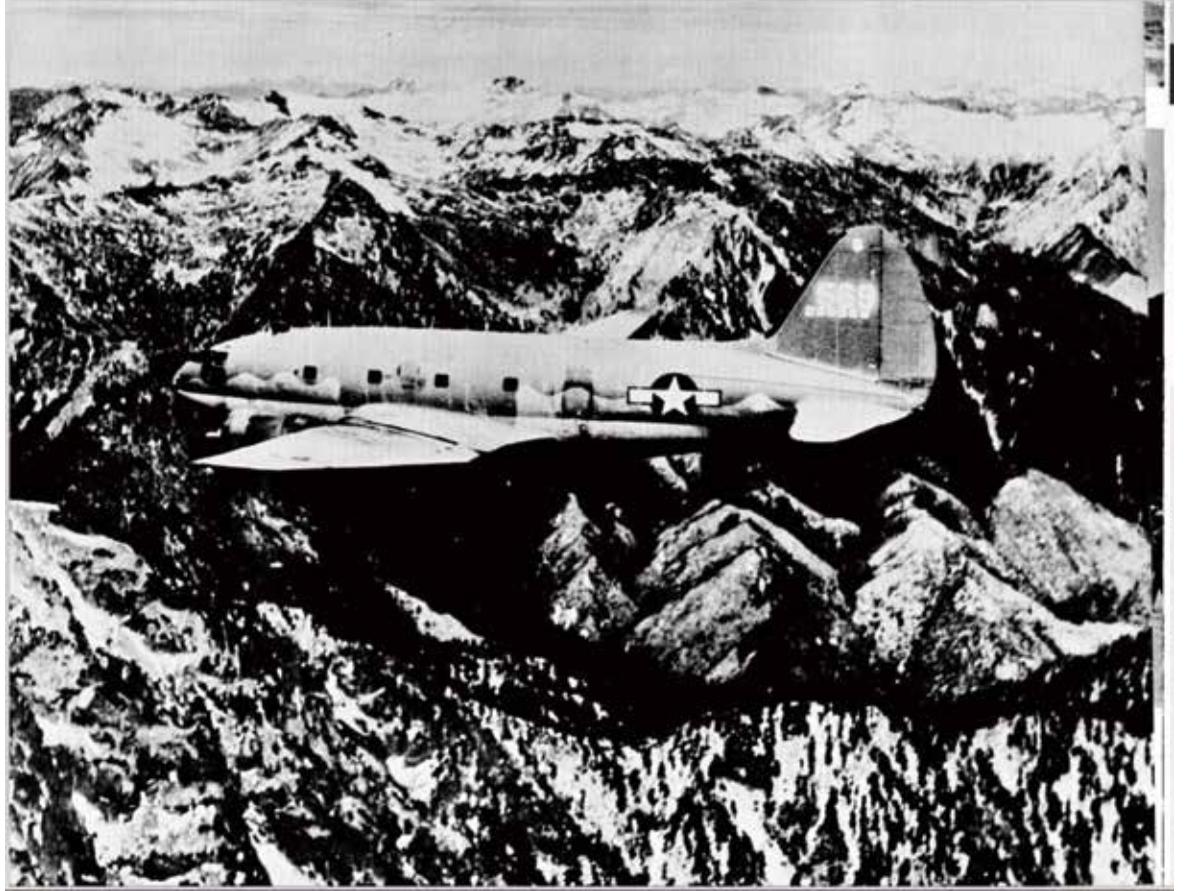
1941年11月7日，美國制定備忘錄，確定在不派遣軍隊援華的情況下，美國義勇部隊援華應最大限度展開，對華援助要加強。

1941年11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致日本備忘錄，即最後通牒，強硬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

據《美中關係白皮書》統計，從1941年5月至戰爭結束，美國援華的租借物資及勞務總計約為8.46億美元，其中槍炮、彈藥、飛機、坦克、車輛、船艦及各種軍用裝備價值為5.17億美元，其餘基本為工農業商品和各類勞務開支。

羅斯福曲綫助中國

“駝峰航綫”：“死亡航綫”



飛越駝峰

“駝峰航綫”開通後，擔任空運任務的是美國空運隊（The Air Transport Command）和中國航空公司（CNAC），其中以美國空運隊為主。

“駝峰航綫”西起印度阿薩姆邦，向東橫跨喜馬拉雅山脈、高黎貢山、橫斷山、薩爾溫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麗江白沙機場，進入中國的雲南高原和四川省，總航程約 800 公裏。“駝峰航綫”堪稱世界航空史和軍事史上最為艱險的一條運輸綫，又有“死亡航綫”之稱。

據幸存下來的飛行員說，天氣晴朗的時候，他們沿着戰友墜機碎片的反光飛行，冰冷的山谷裏到處是飛機的殘骸。美國《時代》周刊曾這樣記載：“……至戰爭結束，在長 520 英裏、寬 50 英裏的航綫上，飛機殘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而被人稱作‘鋁谷’。在晴朗的天氣，飛行員可以把這些閃閃發光的鋁片堆，作為航行地標。”

這是“駝峰航綫”又一個名字的由來：鋁谷。

首先是海拔最高。飛機經過的地區大部分是海拔高度在 4500-

5500 米左右的山峰，最高海拔達 7000 米以上。那時，飛機設施落後，機上沒有加壓裝置，飛機在異常高空飛行，機員必須具備超強的耐力，才能解決飛行過程中的諸多困難。

其次是氣流團強大。“駝峰”航綫不僅地形險峻復雜，還有世界上最惡劣、最可怕的氣候。“駝峰”航綫位于歐亞大陸三大強氣流團的交匯點，從西面來的低氣壓沿喜馬拉雅山移向西藏和印度之間，與來自孟加拉灣的暖濕高氣壓團以及來自西伯利亞寒流的低氣壓團，在駝峰山區進行激烈的碰撞，構成這一地區顯著的氣候特徵，就是空中暴風雨時常來襲，地面河流湍急，颶風以每小時 160-240 公裏速度肆虐，山上山下處處是冰川。

巨大的高低反差，氣候的急遽變化，使慣于水平飛行的飛機，常常難于控制，飛機有時偏離航綫，有時又會使貨物撞擊艙壁，甚至被甩出飛機；嚴重的結冰有時把機翼壓變形，使飛機眨眼間下降數千英尺，兩邊是懸崖絕壁，地下是荒無人烟的原始森林，飛行環境對飛行員心理的恐怖震懾有多大，常人不能想象。

受當時技術水平限制，駝峰航

綫的飛行情報、通信導航、氣象預報等保障條件極差。飛行員飛行時，主要依靠的航行資料是美國繪制的航空地圖。但資料陳舊，未經實測校驗，非常不準確，飛行員如不能參照地面實際地形地物，適時修整航向，很容易出問題。

美國陸軍航空隊飛行員康姆亞迪說：“我們總是在大風和雲層裏飛，難得遇上晴天，一次前面的雲淡了，我被嚇了一跳，天啊！原來我們距地面祇剩三四百米了，似乎是它肚皮上的一祇跳蚤……每次航行都像一次‘月球之旅’。

我們從印度拉了滿滿一艙炸彈，飛了不久，地面通知我們有幾片散雲，放心飛。半小時後卻碰到一大塊積雨雲，兩邊都是高山，祇能穿

過它。我們扎進雲層，裏面雷聲隆隆，像是在演一幕歌劇，飛機劇烈顫抖着，我才體會到‘把安全帶系到最緊’這句話的含義。機艙裏的炸彈也在‘跳舞’，它們連安全帶也沒有。”

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足以讓一般飛行員望而生畏，更可怕的，還有日本零式戰鬥機的跟蹤打擊。飛行員在高度關注自然環境的同時，更要百倍警惕日本飛機的擊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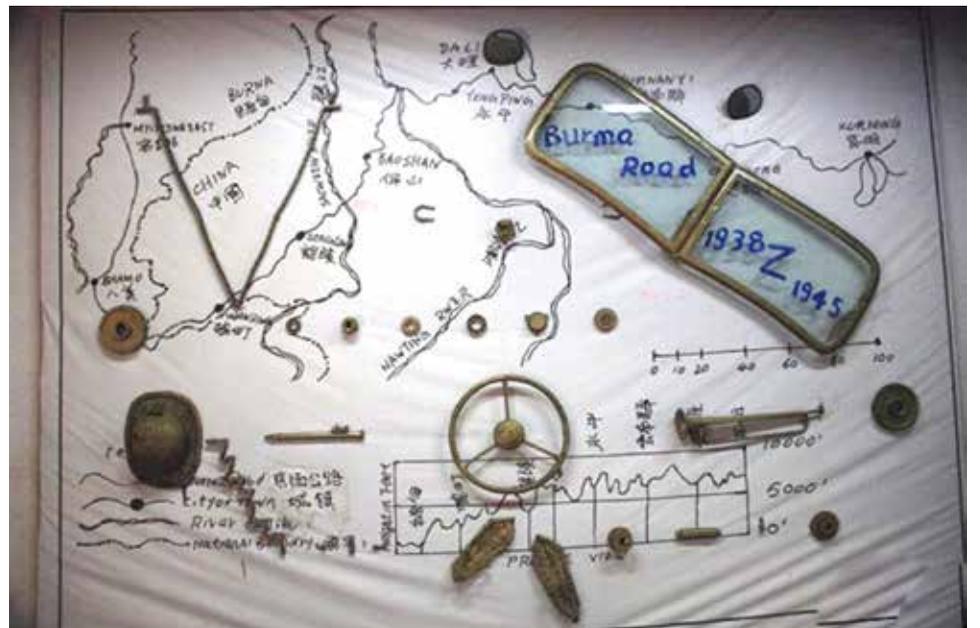
當時，中美飛行員接到的命令是“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所以，他們必須夜以繼日地在駝峰航綫裏穿越，保證每晚往返不低於三趟。

中美飛行隊的飛行英雄們，硬是在這條航綫上飛行了 3 年多時間，總時長達 150 萬小時，從 1942 年 5 月，到 1945 年 8 月抗戰結束，共空

運各種物資 72.5 萬噸，運送人員 33477 人，為中國最終戰勝日本法西斯起到有力的支撐作用。

據美國陸軍航空運輸總隊“駝峰”航綫聯合部署搜索救援案件文件的不完全統計，“駝峰”航綫美國損失飛機 563 架（其中有 107 架為失蹤），損失的機組人員超過 3000 人。

中國航空公司損失飛機 46 架，損失率 50% 以上，犧牲人數版本較多，有說 168 人，有說 2000 人，據《中美聯合抗日檔案》一書所記，僅 1943 年下半年，犧牲和失蹤的飛行人員就達 1500 多人。不管版本怎樣，“駝峰航綫”都是名副其實的“死亡航綫”。



駝峰航綫示意图

史迪威公路：“抗日生命綫”



貴州晴隆“24道拐”

史迪威公路全長 1079 英里，從中國昆明到印度雷多，是抗日戰爭大後方唯一的陸路運輸綫和國際援華物資的大動脈，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史迪威公路與駝峰航綫一道

被稱為“抗日生命綫”。滇緬公路屬於史迪威公路的一部分，早於 1937 年就開始修建了，它由昆明直達緬甸臘戍，行程 6—7 天，沿途要翻越衆多高山，穿過瀾滄江、怒江等大河，經過烟瘴之地，

蚊叮蟲咬，瘧疾時常發生，加上日本飛機經常來襲，修路的人隨時有生命危險。

如此惡劣的環境，加上當時中國缺少施工所必需的機械設備，修路的難度變得雪上加霜，工程的進展，基本採用螞蟻搬家的方法，靠數以萬計勞工的手操作來完成。滇緬公路沿綫近 30 個縣的勞工約 20 萬人，被徵集來到公路上參與修建，當時大部分青壯年應徵入伍了，這些修路的人，大多祇能是老人、婦女和孩子。

他們穿着各種各樣的民族服裝，施工時則穿着用藍色土布制作的衣服，其中孩子們還帶着自家的寵物，狗、雞和長尾巴的小鸚鵡。在傣族人中，那些跟着大人來做工的孩子還帶着猴子。

由於施工任務緊，國民政府嚴令公路沿綫各縣，必須在三個月內，先建成一條勉強可以通車的簡易公路。1938 年 8 月底，經過 20 萬人的艱苦努力，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矚目的滇緬公路終於通車了。9 月 2 日，《雲南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滇緬公路修完了》，第二天，國統區內的幾乎所有報紙都報導了這個消

息，它極大地鼓舞着中國人心，也震驚了全世界。

美國駐華大使途徑滇緬公路後說：“此次中國政府能於短期內完成此艱巨工程，此種果敢毅力與精神，實令人欽佩。且修築滇緬路，物資條件異常缺乏，第一缺機器，第二純系人力開辟，全靠沿途人民的艱苦耐勞精神，這種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滇緬公路最危險的路段，莫過於貴州境內晴隆最著名的“24 拐”。

“24 拐”全長 5 公裏左右，是滇緬公路在貴州省境內的延伸部分。它是中國西南抗戰運輸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從雲南昆明方向來的運輸物資車輛必須經過這裏送到前綫和重慶。

1940 年，日軍開始以越南為基地轟炸滇緬公路全綫，還專門成立了“滇緬路封鎖委員會”，隨即多次派飛機對“24 拐”進行轟炸，欲截斷黔滇咽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史迪威將軍全力“維持滇緬公路”的運輸，並致力於“改進中國陸軍的戰鬥效能”。1942 年，美國的公路工程部隊進駐貴州晴隆修築滇黔公路，駐

扎在沙子嶺 3 公裏處，用美國制造的水泥砌牆，對“24 拐”進行維修。

在當地群眾的配合下，美國工兵克服種種困難，完成了修路任務，並一直駐守到日軍無條件投降後一個多月才離開。

1942 年 4 月，根據抗戰形勢的新需要，中英印三國決定聯合修建中印公路，路綫為：列多—甘詔關—葡萄—密支那—騰越（騰衝）—龍陵，最後與滇緬公路銜接，實際是把滇緬公路向印度延伸了一段，美國作為援華隊伍參與修建。

公路經過的的地方，80% 路段都是崇山峻嶺，一般先由中國工兵在叢林中開路，美軍緊隨其後，探索出一段道路後，由空中力量開拓出至少 30 米寬的道路，工兵再將道路延長 10—15 英里，這樣逐步向前延伸。

據統計，史迪威公路的修建，共投入資金 1 億 6 千萬美元，17000 多名美國工程人員和 36000 多名中國當地勞工參與修建，完工時超過 1100 名美國人員和勞工在修路中死亡，這一偉大工程既凝聚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也伴隨了太多的血和淚。

石碾子軋出來的機場

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航天航空博物館——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國家空軍博物館裏，放着一尊非常普通的中國石頭碾子，石碾子文字說明的標題是：手工鋪設的飛機跑道“Runways—By Hand！”

這尊石碾子和精密的航空器械擺放在一起，盡管顯得寒酸了一些，但是卻格外與眾不同，很能吸引人們的好奇心。在抗戰期間，中國百萬民眾就是用這樣的石碾子，為飛虎隊和駝峰航綫修建了幾十個機場，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這些石碾子上，浸透着他們的汗水、泪水還有鮮血……

1942 年 3 月，中國遠徵軍入緬作戰失敗，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雲南從抗戰的大後方瞬間變成了最前綫，形勢岌岌可危。

中日開戰以來，中國雖慘遭蹂躪，但中國人的抗戰意志依然堅定。隨着日軍注意力轉入大西南後，一旦雲南失陷，中國整個大後方將無險可守。更危急的是，在印度的美國飛機無法飛入中國，中國唯一的物資運輸渠道被切斷，將面臨外來資源全部枯竭的局面。

而一旦中國失去抵抗，日本百萬大軍將可抽身，去太平洋對付美國或去哪裏對付蘇聯和英國。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加大對華援助，讓中國牢牢地拖住日本，“駝峰航綫”正是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的產物。靠“空中走廊”運輸戰爭物資，雲南的機場又太少，當時僅僅祇有昆明一個機場，其跑道的長度和硬度，勉強可以承受大型運輸機的起降。

於是，雲南省實施了“機場工程”，全民動員，傾其全力，幾乎一夜之間組成了百萬大軍，同時在幾十個地方擴建和搶建機場。

有一天，陳納德驅車視察機場，沿途多次看到一個農村女人，像放羊一樣看着一大群孩子。他很好奇，就停車上前詢問，一個中國女人怎麼能生這麼多的孩子呢？結果，回答使這位美國將軍深受感動，“大人都去修機場了，孩子沒人照顧。”

那時的中國，沒有任何機械設備，祇好採用“人海戰術”，每一個機場都集中數萬人，不分白天黑夜的幹活。

機場跑道的技術要求是，小型飛機起降的跑道是 500 - 600 米，中型轟炸機和運輸機起降的跑道需要 800 - 1200 米，而供美國戰略轟炸機 B - 29 和重型轟炸機 B-24 起降的跑道，則需要 2000 - 3000 米。為了確保跑道地面能夠承受足夠壓力，首先挖掘地面 60 - 80 公分，然後依次鋪設直徑 50 公分以上的石頭，每鋪設一種石料後，都要澆灌黃泥用以代替水泥來彌合縫隙，然後用石碾子反復碾壓。

修機場最重要的設備就是壓路機，但當時雲南全省幾乎沒有一臺壓路機，祇好用石碾子來代替。機場跑道要比一般公路承受的壓力還大，中國農村慣常使用的碾壓谷物的石碾子，根本不能用，必須找更大更重的石碾子。

中國農民的創造力無限。

大石碾子相當難找，祇好自己造，造起來也非常困難。首先使用鑿子從巨大的石岩上劈成大石塊，再一錘錘鑿得又光又圓，才能成為碾壓路面的石碾子。石塊鑿碎，稍有閃失，就會前功盡棄。戰爭中後期，美國從駝峰空運來了洋灰（水泥），制作了一些洋灰石碾子，艱難自制石碾子的工作才好轉。

自制的石碾子最大的直徑達到 1.8 米，重量在 5 噸以上，需要 100 多人才能拉動。

每個機場一般最少需要配備 20 多個這樣的石碾子，施工才能正常進行。

要讓這樣巨大的石碾子轉動，往往需要幾十人或者上百人，最大的甚至需要 150 人。拉石碾子十分艱難複雜，由於石碾子巨大沉重，人員衆多，牽引繩索還得非常粗大牢固而且很長，一般都在 40 - 50 米，在這根粗大的牽引繩索兩邊，分別拉出許多稍微細一點的繩索供每一個勞工使用。100 多個勞工套上繩索後，在拿着小旗吹着哨子的指揮

員的統一號令下，一起死命用力才能將石碾子拉動。

如果新來的勞工聽不懂號令，用力不均，要麼拉不動，要麼拉動後無法讓大石碾子停下來，很容易造成大石碾子慣性滾動壓死壓傷勞工的事。

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動用士兵拉石碾子，農民工則要求一個村子的人拉一個石碾子，因為相互熟悉，容易形成默契。

拉石碾子時，每一個勞工還必須使盡全身力氣，才能拉動，這就要繩索緊緊地套在肩膀上，並系上扣。雲南驛多次發生敵機突然飛臨機場上空，進行轟炸的事情，這時由於來不及解開繩索，被炸死炸傷的人員數目多得驚人。

搶修機場直接維系着整個中國戰區的命運，絲毫不能耽誤，所以

日本飛機轟炸過後，活着的勞工往往來不及埋葬同伴的屍體，就又套上繩索重新去拉石碾子了……

衆多苗族、彝族兄弟參與進來，天天幹拉石碾子的艱險工作。

成百上千人同時拉動石碾子的場景，非常壯觀，令在場的美國工程人員為之感動，他們紛紛開動相機，拍下中國軍民拉石碾子的珍貴鏡頭。

中國人堅忍不拔、任勞任怨、團結一致的精神，在這裏展現得淋漓盡致。

除了中國勞工外，當時，還有 100 多個印度兵也在這裏拉石碾子。他們是第一次緬甸作戰失敗時，英國軍隊來不及撤退到印度而滯留雲南的，在等待空運回印度的時間裏，積極參加到中國機場大修建的行列。



雲南修機場勞工拉石碾子的場景

陳納德與陳香梅的美中情緣

美國將軍陳納德與中國記者陳香梅的愛情故事，是中美抗戰史上一段不可多得的佳話，半個多世紀以來，這段跨國的忘年戀，一直作為中美人民情意深長的見證，傳頌得神話般美麗。

克萊爾·李·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年9月生于美國得克薩斯州，幼年喜愛釣魚、打獵和讀書，是個典型的西部牛仔。1919年從飛行學校畢業，長年在美國空軍服役。1937年6月退役後，接受中國第一夫人宋美齡的邀請，來到中國擔任國民黨空軍顧問，幫助建立中國國民黨空軍。

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他當即表示：“如有需要，願意盡力為中國服務。”1940年11月，受蔣介石之托，回美國成功說服總統羅斯福，同意美軍退役人員以志願航空隊名義到中國協助抗日。

在中國，陳納德先後參加了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與中國和蘇聯空軍司令官共同指揮戰鬥。他還在湖南芷江組建了航空學校，後來又到昆明航校任飛行教官室主任，負責給高級班授課。

從1941年中國空軍美國志願航空隊成立，到1942年美國航空志願隊更名為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再到1943年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轉變為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陳納德一直擔任這支空軍隊伍的指揮官，先後任大隊長、準將司令、少將司令等職。1943年10月，中美組成空軍混合聯隊，陳納德依然任指揮。

前後算起來，陳納德在中國一共生活了8年2個月零8天，與“八年抗戰”結下不解之緣。

陳納德在中國抗戰中創造了無以倫比的奇蹟。

從“飛虎隊”第一次在雲南首戰痛擊日本戰機起，直到卸任，陳

納德領導過的美國空軍志願隊及美國14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等，先後進行了30多場空戰，每次都以20架左右的戰機，打敗不可一世的日本空軍，創造了無數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使強大的日本空軍談“虎”色變，威風掃地。

由于陳納德“飛虎隊”的存在，緬甸戰場從1942開始，日本空軍就早早地失去了制空權。

戰爭結果令人吃驚，陳納德以500架飛機的代價，共擊毀日本飛機2600架，擊沉223萬噸敵商船和44艘日軍海軍艦艇，擊斃66700名以上日軍，毀損日軍13000艘100噸以下的內河船隻，摧毀橋梁573座。

陳納德由此獲得了中國老百姓的愛稱：“飛虎將軍”，軍銜由美國空軍上尉升至準將、少將、中將，蔣介石授予他中國軍人的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大藍綬帶。

陳納德在中國大紅大紫的時候，1944年，一個叫陳香梅的中央通訊社女記者，被派往昆明分社工作，她的主要任務就是採訪報道參加中國抗日戰爭的美國空軍志願隊。

第一次見到陳納德，是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

一個祇有19歲的中國少女，初次見到了心目中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陳納德雖年過50，身上卻處處透着少將軍官特有的風采，令剛剛懷春的小姑娘激動不已。事後她寫信對姐姐說：“我見到陳納德將軍了！對他我祇有敬慕，欽佩他為中國所做的一切。”

這次見面，實際已經奏響兩個人的愛情樂章。陳香梅崇拜中不自覺地流露着愛慕之情，陳納德并非不解風情的一介武夫，但對陳香梅的好感無動于衷，原因是陳納德在美國有老婆，早已是8個孩子的父親。

此後，兩人因工作關係頻繁接觸，陳香梅始終保持着東方女性的矜持與含蓄，沒把心裏話說出來。

抗戰勝利後，陳納德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要回美國。在昆明的歡送晚會上，陳香梅向陳納德說：“將軍，明天我去機場為你送行。”說完這句話，陳香梅深情地望着將軍。陳納德立即伸開雙臂，表示歡迎，陳香梅同樣用美國人表示友好的方式，大膽地走過去，撲進他的懷中。這時，陳納德望着陳香梅，語義深長地說：“我會回來的。”

1945年8月，陳納德將軍在中國人民的歡送聲中飛向大洋彼岸。

蔣介石破天荒地用私人汽車送他上機場。汽車在重慶市內受到成千上萬市民的送別，人們甚至將汽車抬了起來。廣場上搭起高臺，上面堆滿人們送給陳納德的寶石、玉器、古董、國畫和錦旗……看到這些，陳納德飽經風霜的臉上滿是淚水。

朋友告訴他，這是中國自馬可·波羅以來，第二個如此贏得人心的外國人。

1945年聖誕節後第一天，陳香梅收聽美聯社消息，不僅大吃一驚。消息說，克萊爾·李·陳納德少將已在舊金山登機，前往中國上海，他拒絕同記者談論此行的目的，其實，陳納德飛回中國是向陳香梅求婚的。臨行前，他與妻子辦妥了離婚手續。

三天之後，陳納德如期來到陳香梅面前，他驚喜地喊道：“安娜（陳香梅的英文名）！我以前不能對你說，可我知道你一定明白，我愛你，我深深地愛着你。我要你嫁給我！”

淚水瞬間溢滿了陳香梅眼眶。這個世界上她最崇敬的男人，終于以一種她期望已久的方式，鄭重地向她表達最美好的感情了，心中能不充滿自豪與幸福嗎！

然而，陳香梅並沒有被愛情燒混頭腦，陳納德52歲，本姑娘22歲，30歲的年齡落差會帶來什麼？陳納德是美國新教徒，而自己卻是中國的天主教徒，還有國籍、經歷、教

育背景等等，哪一樣是合適的？

陳納德看出了陳香梅的憂慮，沒有緊追不捨，給她留下足夠的時間考慮。

在這期間，陳納德到中國各地考察，又飛往美國，找到聯合國難民救濟總署官員，爭取得到救援資金，在中國成立一家民用航空公司，以解中國空中運輸之急。因為多年的戰爭已使中國的鐵路、橋梁、公路處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

陳納德不管身在何處，總是以各種方式向陳香梅報告他工作的進度。

兩年後，陳納德再度飛回上海，再次向陳香梅求婚，終于獲得成功。

此後，陳香梅想了多種辦法，讓外公、爸爸等家人接受陳納德，陳納德沒有辜負心上人的一番苦心，在陳家人面前表現甚佳。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差不多兩年時間過去，中國陳父終于同意女兒嫁給美國的陳女婿。

有趣的是，在訂婚儀式上，陳納德竟把送給陳香梅訂婚戒指的事，忘得一幹二淨。

“這太令人難堪了！”他趕緊解釋說。

陳香梅忍不住笑了：“那就趕緊去買一枚唄。”

說完，兩個人立刻手挽手來到上海南京路一家珠寶店，陳香梅選中了一枚藍白寶石白金戒指，價格是1500元。

“這倒不貴。可是我現在祇有1000元，你能借給我500元嗎？”陳納德盡顯幽默。

陳香梅笑嘻嘻掏出500元，遞給陳納德。她知道，將軍并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有錢，他僅有的一些積蓄已經投入到民用航空公司的創建中。

婚後兩人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叫美華，二女兒叫美麗，都是蔣介石親自起的中文名字，宋美齡則做了他們兩個女兒的教母。

1958年7月27日，陳納德去世。

美國政府為陳納德將軍舉行盛大葬禮，他的墓碑上用中文寫着：“陳納德將軍之墓”，這是阿林頓國家公墓中唯一一塊中文墓碑。

陳納德去世時，陳香梅祇有33歲，她發誓不再嫁人，牢牢堅守着對丈夫的忠誠和對愛的堅貞。



陳納德陳香梅熱吻照



陳納德的制勝絕招



飛虎隊圖標

飛虎將軍陳納德足智多謀，在對日作戰中，平日很注意搜集看似跟戰爭無關的東西，如日本人的生活習俗、民族圖騰等，從中得知日本民族崇尚“武運”，他們把鯊魚視為神靈，又敬又畏。

據說日本人落海，碰上鯊魚，會虔誠地祈禱，生怕神靈降罪。由

此，陳將軍想到若長空變大海，飛機成“鯊魚”，日機豈有不畏懼之理？

陳納德想到就做。他命令飛機修理廠立即在所有的P-40型驅逐機頭部，用油彩噴制成鯊魚頭狀，機身噴制成鯊魚顏色，看看效果怎樣？

這天下午，18架日本零式飛機從明山方向侵入，襲擊芷江。陳納

德命令20架塗着青背白肚的“鯊魚”戰機，升空迎擊。

開始，日機根本沒把P-40放在眼裏，他們認為炸毀芷江機場易如反掌，多則20分鐘，少則10分鐘，便可結束戰鬥。

得意忘形之際，不想突然被前面的一幕驚呆了：祇見一群“鯊魚”搖頭擺尾、呲牙咧嘴呼嘯而來，大有鯨吞日機之勢。日本飛行員個個嚇得心驚膽顫，弄不清眼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神靈，神靈！”有人驚呼，有人禱告，逃的逃，跑的跑，機群一下被衝得七零八落。

“鯊魚”大發神威，張開巨口，吐出長長的火舌，一下子吞嚥了12架日機，剩餘6架祇知道神靈顯威，

哪敢再作抵抗，倉皇逃遁而去。

據說，陳納德最善于利用機身圖案，影響飛行員的心理，從而達到戰術目的。訓練時，他把飛行大隊編成3個驅逐中隊，分別取名“亞當夏娃”、“熊貓”、“地獄天使”，并在飛機上配上相應的圖案。

第一中隊“亞當夏娃”，設計了一條黑蛇纏繞着一祇紅蘋果，在蘋果的正面，別出心裁地想到了一個女人在追逐一個男人而不是相反的圖案，寓意具有羅曼蒂克加西部牛仔的志願隊員，是女人搶奪的燙手貨。仔細看，“紅色的蘋果”很像日本的“紅膏藥”，于是紅蘋果變成了綠蘋果。

第二中隊“熊貓(Panda Bears)”，標志圖案是一祇中國國

寶熊貓，暗示飛行員隊員要像熊貓那樣溫順，服從命令聽指揮。

第三中隊“地獄天使(Hell's Angels)”，設計一個紅色輪廓美妙的裸體女子形象，這個女子有一個翅膀和光環在白色的背景中。

紅色在西方文化中，帶有殘酷、血腥之類的象徵意義，把它與天使聯繫在一起，試圖讓飛虎隊員感悟戰場的殘酷和自己生命的意義。生命面對的考驗是殘酷的，但如果生命融入到了天使的事業中，那麼，人的生命就走上了通往拯救的道路。

也許正是這別出心裁的文化符號，激勵了飛虎隊員的鬥志，從而遇敵則勇，打得狂妄的日本飛機折戟沉沙。

飛虎隊裏的華人英雄

在美國援華抗日的隊伍裏，有一個十分特殊的群體，絕對不能被忽略。他們在陳納德飛虎隊洋面孔的光影裏，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終日為飛虎隊的飛機翱翔天空辛勤忙碌着，他們是美國援華隊伍裏的中國人，準確說，是美籍華人。

這一部分美籍華人，放棄國外安定優裕的生活，自覺成為中華民族抗日的一員，回到中國，天天浴血奮戰，多少人死在抗日的戰場上，民族精神震乾坤撼山河，值得中國人永遠懷念。

廣州臺山是著名僑鄉，素有“航空之鄉”之稱，在海外，早就有了臺山華僑涉足飛機制造和飛行領域的事。數字顯示，陳納德麾下的2000多名飛虎隊員中，95%是美籍華裔，絕大多數又都是廣東臺山、開平、恩平籍，尤以臺山人居多。

其實，飛虎隊員中，飛行員祇占一小部分，大多數是機械師和地勤人員，一個在空中飛行的飛行員，大約需要30-40名地勤人員為之服務。

抗戰初期，日軍占有絕對的空中優勢，對中國軍隊和平民造成很大殺傷。為改變這一狀況，廣東僑鄉民衆自發組織起來，紛紛興辦航校培育“雄鷹”，或派僑胞青年到歐美航校學習技術。

在美國，華僑社團開辦的航校特別多，如芝加哥三民飛行學校、底特律航校中國學生班、匹茲堡航空僑校、洛杉磯華僑航空學校等，在波士頓、紐約，還建有華僑航空救國會等組織。

陳納德飛虎隊成立後，美國政府在亞利桑那州專門開辦了中國空軍飛行員培訓班，前後培訓了3期急需的空軍飛行員。

畢業的學員回國時，不僅帶

來航空技術，還帶着僑胞捐款購買的飛機。所以說，華僑飛行員歸國，其意義遠不止于打下多少架敵機，最重要的，是他們慷慨解囊、勇于獻身的精神及高超的技術，對中國人民抗戰信心的極大鼓舞。

臺山籍飛虎隊老兵陳錦棠講述了他參加飛虎隊的經過。

“1938年日軍占領廣東時，我才15歲，為了活命輾轉到了香港。讀了1年初中後，日軍又一次南下，我于1940年乘船經新加坡，到加拿大溫哥華，再坐火車到波士頓，最後到了紐約，一路上走了10個月。到紐約後，我在唐人街洗衣店當學徒。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政府號召華人子弟參軍，全國有1000多名華人子弟加入，其中從紐約去的就有好幾百人，我也報名了。

錄取後，我們先在林肯的故鄉伊利諾伊州的斯普林菲爾德，接受軍事訓練，隨後被編入美軍第14空勤大隊。1944年1月，我們從弗吉尼亞出發，一路都有日軍的潛艇追逐襲擊，十分危險。就這樣航行到了南美洲，再跨過大西洋，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才終於抵達印度。

不過這艘船在返航途中，還是被日軍擊沉了。我們從孟買坐火車到了加爾各答，在當地訓練2個月，再乘飛機通過“駝峰航綫”前往雲南昆明。當時和我同一組飛往昆明的有8人，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

這些臺山籍華裔飛行員，作戰非常勇敢，出現了一大批戰鬥英雄。

飛行員陳瑞鈿是臺山市大江鎮人，參加過著名的杭州笕橋大捷、武漢大空戰和南京保衛戰等重大戰役。他駕駛美制戰鬥機，共擊落敵機6架。在昆侖關戰鬥中，陳瑞鈿的座機油箱不幸被敵機擊中起火，火舌在他身上燃燒，他不得不跳傘，想借助氣流吹滅身上的火焰。所以，跳傘後并未立即開傘，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至到快着陸時才開傘。最後，他跳傘成功，但面部和全身被大面積燒傷。返美國治療後，面部嚴重扭曲變形。此時抗日的硝烟還為散盡，陳瑞鈿于1945年初又返回祖國，繼續飛越“駝峰航綫”執行任務。

臺山人陳文寬，早年畢業于美國飛行學校，是危險四伏的“駝峰航綫”的試航者，他以高超的飛行

技術和勇敢的精神，成為第一個飛越7600米高度的中國人，為開辟駝峰航綫立下首功。蔣介石曾拿出一塊金表獎勵他，以表彰他的首飛之功。

回憶起當年的驚險場景，陳文寬先生說：“由于山谷太長，飛了10分鐘都沒有飛出去，突然一團濃密的烏雲截斷去路。如果在山谷中鑽雲，就是找死，而轉彎退出的話，因為四周都是山、空間狹窄，還是會粉身碎骨……”

臺山白沙鎮飛鵝村的飛虎隊隊員馬邦基、馬紹基兄弟，在“駝峰航綫”運輸綫上頻繁往返，不顧生死，8個月時間裏飛行達420次。

臺山人馬倫進，畢業于美國哥加尼市航空學校，這天奉命駕機從緬甸飛越“駝峰”，接運9位美國飛虎隊隊員到昆明。途中遭遇敵機襲擊，因油料用盡而被迫降落，飛虎隊隊員中祇有一人輕傷，而他卻雙臂骨折，終身殘廢。

……

英雄輩出，不一而足。

如今，在臺城石花山下建有“飛虎隊紀念亭”，紀念亭為臺山涼亭式的民族傳統建築風格，高9米，六角雙檐，上蓋黃綠琉璃瓦，上檐正面繪有“飛虎”徽記。亭子中央樹立着花崗岩紀念碑。紀念碑，綫條簡潔，造型大方，沒有任何雕飾，其樸實無華恰似飛虎隊隊員的生平寫照。紀念碑刻有碑文，正面英文，背面中文，題為“陳納德的飛虎隊”。

1994年，美國空軍原第14航空隊美籍華人老隊員和家屬，又在紀念亭前面建了一座“飛虎隊紀念亭牌樓”。牌樓兩邊的石柱上以“飛虎”二字撰一對聯，上聯“飛行中緬亞洲威震”，下聯“虎逐倭寇名揚天下”。

飛虎隊的紀念亭、牌樓，均有青鬆、奇石、山泉相伴，顯得更加莊嚴美麗，常來祭拜的人群裏，有國內也有來自海外的，人們緬懷英雄，向在抗擊日本侵略者戰鬥中獻身的高尚靈魂，致以深深的敬意。



飛虎隊紀念亭



飛虎隊紀念亭中的紀念碑

黃歡笑：“駝峰天使”



戰地女人花黃歡笑

1942年秋天，“駝峰航綫”美國空軍飛虎隊醫院——雲南驛戰地醫院，忽然來了一位中國女護士，她皮膚白皙，面容清秀，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盡顯中國女性的端莊、美麗。她的到來，給飛虎隊員帶來莫大的驚喜，愛昵地稱她為“戰地玫瑰”、“駝峰天使”等，極盡美譽之能事。

雲南驛戰地醫院有30多人，除黃歡笑外，全是美國男性，黃

歡笑就成了醫院唯一的中國女性，護理工作的特殊性，又使傷病員對女性親和力的認可大大超過男性。因此，在救助不計其數的飛行員過程中，她與美國士兵結下了深厚而彌足珍貴的友誼。

黃歡笑1912年出生于廣東新會，曾就讀于香港瑪麗醫院高等護士學校，畢業後被聘為“英國皇家護士協會”會員。1942年，她響應宋慶齡的號召加入了“中國同盟救護”組織，志願到內地參加抗日，被分配到雲南驛戰地醫院。

當時醫院的條件非常簡陋，祇有幾間平房，大多是搶救室和病房，多數醫務人員則住在簡易帳篷裏。

“駝峰航綫太壯烈了。開辟航綫之初就摔下來好多飛機，後來戰事不斷，幾乎每天都有運輸機和戰鬥機飛行員傷被送到醫院，經過緊急包扎和搶救之後，重傷者再被送往昆明的後方空軍醫院……

雖然非常危險、勞累和艱苦，但我們每天都在救護前綫下來的受傷英雄，每天都在等待着打勝仗的好消息。”黃歡笑說。

黃歡笑的工作主要是為傷員清

理傷口。

輕傷員好辦，往往用酒精等消毒水擦洗擦洗就行，遇到重傷員，就要小心翼翼把傷員衣服剪開，以極大耐心將傷口抹幹淨。有的傷員骨折了，不能翻身，就先幫他按摩，等他舒服一些後再擦洗，還要保證傷口不能生褥瘡。每天上班後就沒有下班的概念，幾乎24小時都在工作。

黃歡笑名如其人，非常喜歡笑，這使她更加顯得溫柔可愛，負傷的飛虎隊員沒一個不喜歡這位美麗細心，講一口漂亮英語的中國女護士，治療的時候，最樂意跟她聊天。

黃歡笑也覺得飛虎隊戰士都非常可愛。這些戰士中，很多還是稚氣未脫的學生，也有銀行家，音樂家和農民。幾乎每一個從前綫抬到醫院的戰士，都血肉模糊，缺胳膊，他們又都常常強忍着劇烈的疼痛，讓少女黃歡笑感佩至極。

一位21歲的小戰士一條腿被鋸了，每次為他打針時，黃歡笑都忍不住掉眼淚。這個小戰士反過來安慰她，說他的腿沒有白費，他打落了3架日軍飛機，等戰爭結束，他會回到美國做一個小提琴手，說着，

拿出從美國帶來的小提琴，拉給黃歡笑聽。

小提琴悲傷的旋律，讓黃歡笑怎麼也笑不出來，聽着聽着，不由得上前緊緊抱住小戰士，失聲痛苦。

雲南驛戰地醫院的美軍官兵都非常有禮貌，有感情。1944年，黃歡笑母親在澳門病故，她知道後非常難過，可是關山重重，戰火紛飛，她無法回去最後看一眼自己深愛的母親。

醫院院長布什少校得知這一情況，專門要來一張通行證，為黃歡笑辦好手續，讓她坐美軍的運輸機到成都與她的九弟相會，以慰失母之哀痛。

黃歡笑對院長感激不盡，什麼時候想起這件事，都贊嘆具有深深同情心的美國人。

護理美國士兵帶給她的最大樂趣，就是看到經過自己悉心護理的一個個勇士，恢復健康後，信心滿滿地重赴戰場。

在美軍醫院工作的這段歷史，成為黃歡笑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雖然天天生活在危險中，勞累和艱苦伴隨，但每天都在救護英雄，

每天都在等待着勝利的消息，這感覺同樣不錯。黃歡笑愛上了這種極為獨特的環境，釘子一樣堅守在雲南高原這片西南隅偏遠的土地上，直到抗日勝利，沒離開過一步。

黃歡笑與美國軍人的友情是深厚的。美國飛行員潘尼離開中國後，一次次寫信給黃歡笑，暢叙情誼及對她的思念，由于種種原因，有的信她沒有收到，有的信在加拿大的大哥處保留了50多年，直到2001年大哥去世，才輾轉送到香港，最後全部交到她手中。

與陳香梅相比，黃歡笑可能更傳統中國一些，面對來自異國的愛意，更多地考慮到語言、膚色、生活習慣、文化背景等因素，最終，她選擇了同是中國軍醫的高生道做丈夫，介紹人正是雲南驛醫院那位富有同情心的美國院長。

2004年，92歲高齡的黃歡笑，與來自大洋彼岸的飛虎隊成員，乘飛機來到當年戰鬥過的雲南驛機場，舊地重游，戰友們共同唱起歌曲《友誼地久天長》，續寫着中美友誼的動人篇章。

福克斯銅像



福克斯銅像

2002年10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美，將一尊銅像親手送給美國總統布希，以顯示中美人民的友好情感。

銅像是60年前在“駝峰航綫”墜毀的一架飛機殘骸和遇難的美國飛行員福克斯。

福克斯及其飛機殘骸發現的過程，凝聚着中美兩國人民的厚重情結，曲折而艱辛。

1995年秋的一天，滇西某邊防部隊兩名戰士在執行任務中，發現一農民手中有兩塊金黃色的金屬物，經反復詢問，農民才道出那是從海拔3400多米的片馬鎮長尾巴山上一處飛機殘骸中掏出來的。

兩位戰士迅速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部隊政委，引起極大重視。

農民所說的飛機殘骸地點，正是當年中美聯合抗日開辟的“駝

峰航綫”的必經之地，飛機殘骸是中美駝峰大空運的歷史見證，必須予以保護！

部隊領導下達命令，各邊防巡查站和邊防派出所，要不惜一切代價找到這架飛機。果然，1996年秋，終於在中緬邊境長尾巴山上，找到了這架編號為53號的中國航空公司飛機殘骸。邊防部隊勘查現場發現，飛機尚完好，油漆還蠻亮，但機身已折成兩截。

2005年2月，中國某報報道了駝峰空運53號飛機殘骸被發現的消息，隨即，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南方周末》等中國媒體予以轉發。

令人意想不到的，這則消息首先引起大洋彼岸一個美國駝峰老飛行員漢克斯的注意，看到報道時，他激動不已，自己當年尋找福克斯的經歷，像電影鏡頭一樣在眼前閃現。

1943年53號飛機失事後，福

克斯孩提時代的好朋友漢克斯無法接受，他于當年10月來到中國，作為飛行員加入到駝峰飛行的行列。他不相信福克斯會死在那個峽谷中，一面積極參加中國抗戰，一面尋找發小福克斯。一年後，1944年10月，中國軍隊收復被日軍占領的片馬，漢克斯和中國航空公司另外兩名美籍飛行員及十幾名中國軍民組成營救隊，向片馬飛機失事處進發，在原始森林中跋涉9天9夜，歷盡艱險，一無所獲，最後因斷糧缺水和突發疾病而宣告尋找失敗。

光陰荏苒，時光如梭，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什麼時候再回駝峰尋覓老友遺骸的思想，成為漢克斯心頭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

53號飛機被發現的消息傳到海外時，立即引發另一個美國人坐臥不安，這個人叫夏蘭，駝峰空運時期在中國長大的美國小女孩。



1996年發現墜毀的53號運輸機

夏蘭一家4代與中國有着密切的關係，其父在抗日戰爭時期曾任中國政府的鹽務官，日軍進攻香港時，進行武裝抵抗，死在日本人炸彈下，其母被日軍關進香港的集中營。年幼的夏蘭和弟弟，跟着中國保姆逃難，他們先是逃到重慶，發現重慶也不安全，進而流浪到昆明，途中多次遭到日軍飛機掃射，險些喪命。1942年聖誕節前，被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營救，通過駝峰航綫來到印度加爾各答，然後從印度返回美國。

夏蘭對中國航空公司滿懷感恩之心，對飛行員終身難忘，對“駝峰航綫”同樣充滿感情。于是，她決定以53號飛機殘骸發現為契機重返中國，再看看駝峰，尋找美國飛行員及自己走過的足跡。

1997年6月5日，已80高齡的漢克斯和60多歲的夏蘭，在昆明

巫家壩機場相遇了，兩位老人眼中閃着泪花，與前來迎接他們的中國方面代表緊緊握手。他們做夢都沒有想到，半個世紀之後，會在駝峰航綫的這一端——昆明巫家壩機場相逢。

中國方面將從53號飛機上拆下的一些零件，作為紀念品送給漢克斯。漢克斯接過這些零件時，先是仔細端詳，然後肯定地說：“就是它，53號飛機！就是他，親愛的福克斯！”

在滇緬公路起點處，夏蘭撫摸着一棵樹，流着泪向記者敘述了童年的遭遇。她說：“我愛中國，懷念駝峰的山山水水，在那樣艱險的情況下，中美兩國人民能并肩開辟出一條航綫，支援反法西斯的戰鬥，如今中美兩國人民依然能排除萬難，世代友好下去！”

莫尼中尉：犧牲自己，讓祥雲普照“祥雲”

莫尼中尉是“飛虎隊”的一員，跟着飛虎將軍常年駐守雲南驛機場。1942年12月26日，日軍派出24架轟炸機，在8架零式戰鬥機掩護下，竄入祥雲上空，企圖空襲雲南驛機場。

警報拉響，“飛虎隊”緊急升空迎擊，受機場跑道所限，祇能單機起飛，莫尼中尉率先架機衝向敵陣。

戰鬥異常慘烈。莫尼在擊中一架敵機，眼看它拖着滾滾濃烟急速下墜之後，猛然發現另一架日機朝他迎面衝來。這時，躲避還來不及，但躲過之後，飛機無法掉頭，將會使自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在這危急關頭，莫尼中尉沒有絲毫猶豫，毅然駕機撞向敵機。

一貫凶狠的日本人，見了比自己更不要命的角色，祇得躲避，哪裏還來得及，結果，日本飛機的左機翼被撞斷，打着滾墜向地面。

同時，莫尼中尉的戰機也燃起了火，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急速向下滑墜。莫尼向下張望，看



羅伯特·H·莫尼中尉

到飛機下面是熟悉的祥雲縣城——城裏居住着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空戰發生時，不少人幹脆站在大街上，仰頭觀看空中的生死較量。

為了不使祥雲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損害，莫尼中尉果敢決定放棄跳傘，他頑強地又將飛機拉起，飛

離縣城空域後才勉強跳傘。

但為時已晚，飛行員失去了跳傘的必要高度。飛機在祥雲縣城後山轟然爆炸，降落傘雖彈出，但無法完全打開，莫尼被重重地摔在地上，隨後，在狂風的吹拂下，降落傘在空中飄呀飄，將已失去知覺的

莫尼中尉拖出去幾百米遠。

祥雲百姓紛紛跑向失事飛機，七手八腳把血肉模糊的莫尼抬到木板上，急急送往城中搶救。當地名醫董濟元先生，拿出了包括進口藥在內的所有好藥，全力救治這位年輕的美國朋友，也是祥雲人民的大救星。

然而，因傷勢太重，當天晚上，莫尼中尉永遠地閉上了那雙湛藍色的眼睛，年僅22歲。

祥雲人民自發組織起來，捐款捐物，厚葬這位美國飛行員，除舉行隆重的祭奠儀式外，特的將英雄的遺體安葬在滇緬公路要道口清華洞旁的小山上，好讓更多走過滇緬公路的人，看到并記住這位為中國抗戰犧牲了寶貴生命的，美中人們共同的好兒子——莫尼中尉。

莫尼中尉離開5個月後，1943年5月，祥雲人民為他建立了“美國空軍莫尼中尉殉職紀念標”，并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

抗戰勝利後，莫尼中尉的英名又被國民政府航空署，鐫刻在南京紫金山腳下的“航空烈士墓”陵園

墓碑上，與眾多的空軍烈士一樣，接受人們的憑吊。

1992年，祥雲縣人民又在清華洞重建了紀念標，每年清明時節，都會有成百上千的祥雲民眾和少先隊員，來到莫尼中尉紀念標前為他掃墓。

在大洋彼岸的莫尼中尉的家鄉——美國北堪薩斯城，當地民眾為他們優秀的兒子建立了一座永久性的紀念碑。

如今，在祥雲縣的紀念館中，還珍藏着當年搶救莫尼中尉的木板。

大型展覽“歷史的記憶”在華盛頓隆重開幕時，作為該活動的內容之一，搶救過莫尼中尉的名醫董濟元之子董錫林先生，見到了莫尼中尉的妹妹埃娜·L·戴維斯女士和弟弟等親友。董錫林在發言中深情地緬懷了莫尼中尉和他的感人事迹，代表祥雲人民把雲南名酒“雲南紅”贈送給莫尼的親友，以表達感激之情，祝福中美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陳一白：飛虎隊幕後英雄



陳一白

流行語“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注一定站着一個不俗的女人”，這句話用在飛虎隊身上也挺合適，所謂事不同理同，飛虎隊歷經數年、大小數十場空戰，取得的輝煌戰果，始終與一個人有關，他，就是時任空軍前敵總司令部電訊監察總隊隊長的陳一白。

陳一白1905年生，江蘇省常熟縣西北鬱家橋鎮人，中國空軍無線電通訊先驅，抗日愛國將領，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科電信門畢業，歷任上海國際無線電臺工程師，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首任少將防空總臺長，空軍前敵總指揮部首任防空總臺長，空軍前敵總司令部首任電訊監察總隊長、總臺長，國民政府交通部第一交通警察總局電訊總臺長。

時有“中國兩個半電訊專家之

一”稱號，是破譯日軍密碼功臣之一。

1941年9月，陳納德率美國空軍志願隊，駐紮在雲南壘允中央製造廠，這家工廠從杭州遷移入滇，人們習慣簡稱它“中杭廠”。

這時美國還未參戰，國民政府以中杭廠的名義招募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擁有P40驅逐機100架。

中杭廠的中方監理叫錢昌祚，國民政府空軍前敵總司令部電訊監察總隊防空指揮部也設在中杭廠內，首長是陳一白，他在壘允周圍創建了20多個監察電臺。具體分工是，陳納德負責迎戰來犯日機，錢昌祚負責戰機維護，陳一白負責偵報日機情報。

陳納德把大隊編成三個驅逐機中隊，初期仰光駐一個中隊，壘允駐兩個中隊。有一天，壘允志願隊的兩名隊員，到街上購買幾罐上海“飛

虎牌”彩色油漆，罐上有一祇身長雙翼、張牙舞爪的飛虎。回來後，2名隊員各自在自己飛機座艙右外側，仿照油漆罐上的圖案，畫了一祇雙翼猛虎，非常逼真，看上去栩栩如生，眾隊員大加贊賞，就在旁加了一排字“美國飛虎隊”(AMERICAN FLYING TIGER TEAM)，“飛虎隊”最初的創意，就是這樣產生的。迪斯尼公司設計師設計飛虎隊圖標，是後來的事。

1941年12月20日，電訊臺偵測到日本82中隊一批九一式轟炸機，由越南向雲南飛來，陳一白將這一情況及時告知陳納德，陳納德命令所有戰機升空迎敵。戰鬥結束，入侵日機10架被擊落6架，擊傷3架，志願隊無1架損失。

志願隊出師告捷，給飽受日機轟炸的雲南人民以極大的鼓舞。當天晚上，昆明各界舉行慶功會，當地居民看到飛機上從未見過的“鯊魚”，又看到飛虎圖案，就將這些飛機稱作“飛老虎”。第二天國內報紙頭版頭條報導戰鬥經過，稱美國志願隊的飛機是“飛虎”，“飛虎隊”名稱由此迅速傳播。

志願隊員合議了一下，幹脆請中杭廠做套紙雕版，用油漆將每一架飛機都噴上一祇雙翼飛虎。

陳一白設在壘允的電訊監察臺，幾乎每次都能預先偵察到日機的來犯，為陳納德志願隊升空迎戰提供了充裕時間。

這天陳納德到中杭廠演說，對陳一白領導的電訊監察臺給予很高評價，聲稱每次擊落日機10多架，

電訊臺要算首功。

此後，陳一白偵報日機情報電訊精確及時，給敵機以重創，至1942年4月，8個月內40多次空戰，飛虎隊共計擊落日機300多架，從此掌握雲南空域制空權，令中國軍民士氣大增。無疑，陳一白的出色工作，是開啟“日本空軍全部覆滅厄運”的關鍵元素。

1942年4月，日軍進占緬甸，繼而進攻雲南，迫于地面戰事不利，中杭廠從壘允撤退，陳納德飛虎隊轉向昆明駐紮。

大家忙於撤退時，陳一白堅守崗位未走，他把電訊監察臺偵測到的敵人動向信息，不停地發給空軍前敵司令部總指揮、陸軍上將周至柔，和中國遠徵軍司令部羅卓英中

將。

至5月1日下午，陳一白從壘允撤退，轉赴成都，化名何非光。

不久，日軍進占緬甸，繼而進犯雲南，為阻止日軍跨越怒江，陳納德指揮“美國志願隊”連續出擊。陳一白將軍繼續協同陳納德“飛虎隊”作戰，襲擊在雲南保山、騰衝、龍陵一帶的日軍運輸隊。其中，企圖強渡怒江的一隊日軍，在“美國志願隊”的轟炸下，幾乎全軍覆沒。

1942年6月，陳納德率2個中隊轉戰桂林，12日這天，“美國志願隊”在桂林上空一舉擊落日機8架，自己僅受傷1架。據傳，日軍在遭受陳納德“飛虎隊”沉重打擊後，飛行員患上恐“虎”癥，上天就“心慌膽怯”，急呼援助。



壘允中央飛機制造廠落成中美負責人合影

杜利特爾大營救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太平洋上空烏雲密布，風雨交加。一艘美國“黃蜂”號航空母艦，神不知鬼不覺地駛到距日本本土650海裏的海面上。晚10時許，16架B25型轟炸機從“黃蜂”號騰空而起，直飛日本本土。

這天晚上，杜利特爾轟炸機隊接連轟炸了東京、大阪、神戶等城市。日本人做夢也沒想到，一貫絕對安全的日本本土會遭到轟炸，不祥的預感悄悄襲上許多人心頭。

B-52轟炸機隊迅速飛離日本，飛向中國東南沿海方向。

按照原定計劃，轟炸機隊要到浙江衢州機場加油後返回。然而，由于空中與地面失去了聯繫，轟炸機隊無法著陸，緊急情況下，隊長杜利特爾命令所有人員棄機跳傘。

16架飛機中，有15架全部墜毀在中國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大片區域內，75名機上人員跳傘後，8人落入日軍手中，其餘67人大多被中國人救起。

這就是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的杜利特爾大營救，成就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救人故事。

1號機上的帕特爾和勃萊茂爾兩個飛行員，離開飛機後，落入浙江臨安荈雲區的山上。次日清晨，當地的抗日自衛隊員發現了他們，開始還以為是日、德、意“軸心國”的人而將他們牢牢捆住。他們急忙用英語解釋，可對方聽不懂，僵持之時，匆匆跑來一位年輕人，說自己叫朱學三，是附近鄉村的教師，粗通英語。

通過朱學三，很快搞清了帕特爾和勃萊茂爾的身份，誤會消除，自衛隊將帕特爾等人護送到浙西行署。

杜利特爾本人遭遇有些尷尬。他跳傘之後，落入田間的糞池裏，當地百姓把他從糞池拉出來時，一身臭氣難聞，趕緊為他衝洗，換衣服，然後護送到浙西行署。

15號機上的華特、韋力姆斯、賽洛、賽司洛4人，落在了浙江象山小島檀頭山的海灣裏，憑借良好的水性，當晚游上了岸，看見一間農捨亮着燈光，便摸進了這戶人家的豬羊棚。

戶主麻良水和妻子趙小寶，晚飯後聽到一聲巨響，判斷是飛機



美國空軍杜利特爾中校（前排左四）及機組人員與救助他們的中國朋友在浙江臨安的合影。



1992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切尼在辦公室接見救助過美國飛行員的朱學三（右一）等5位老人。

墜毀的聲音，不知是福是禍，趕緊往山上逃——這是戰爭年代中國老百姓躲避戰亂的慣用辦法。

上山後，許久發現沒有動靜，又乍着膽子回到家裏。聽到豬圈裏有動靜，走近一看，祇見4個美國飛行員蜷縮在一起。

“美國人是幫咱中國人打日本人的。”趙小寶夫婦明白這個道理，趕緊把飛行員請進屋，忙着給他們生火烤衣做飯。

與此同時，附近的日本兵也嗅到了氣息，上島搜查。

麻良水急中生智，迅速將美國人藏進了夾牆，躲過了搜查。

第二天，15號機的另一名飛行員，也被找到。

麻良水雇了一條舢板，讓他們換上當地漁民的服裝，巧妙避開日軍的封鎖綫，將5位美國飛行員送到了安全地帶。

臨別時，5個飛行員緊緊握住麻良水的手不肯鬆開，感激之情溢滿臉龐。

3號機領航員奧蘇克跳傘後，落入遂昌山區，被當地百姓劉芳橋救起，並護送出山。沿途多是陡峭的山路上，劉芳橋且扶且背，步行了整整一天，終於將奧蘇克護送到目的地。

最讓美國飛行員忘不了的是陳省幾、陳慎言一家。

7號機在三門灣大沙村岩礁區墜落後，5名機上人員有4人受了重傷。聞聲趕來的漁民將他們救上岸，緊急護送到三門衛生院搶救。由于衛生院設備簡陋，院長任超民又向臨海恩澤醫院求援。

恩澤醫院院長陳省幾抓緊安排，

派自己的長子陳慎言和妻子張雪香，雇了一頂轎子，急行8個小時，從100多裏外的三門衛生院，將5位飛行員拉回。陳慎言一家和美國隨隊醫師華特精心護理，特維伯、麥克羅、克雷文的傷勢很快穩定，隨後，陳慎言又與華特一起，成功地為生命垂危的勞森施行了鋸腿手術。

隨後，浙江省政府安排，由陳慎言醫師護送美國飛行員去重慶。途中接到新的指令，轉道向昆明進發，兩個多月後，終於到達昆明。

陳慎言半年多後才回到自己的家裏。

為了感謝陳慎言一家的救命之恩，1945年3月，美國國務院邀請陳慎言赴美留學。勞森回國後，寫下了《東京上空30秒》，文中以大量篇幅對陳慎言一家的救命之恩作了詳盡的描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杜利特爾轟炸機隊的戰友們重新會聚在一起，45名幸存者成立了杜利特爾轟炸機隊協會，這個協會後來成為美國人民心目中威望極高的社會團體。

杜利特爾協會每年都要舉行慶典活動，每次聚會，一個重要的話題，便是緬懷中國人民的救命之恩。久而久之，中國人民營救美國飛行員的故事在美國同樣流傳甚廣。

最為有趣的，是杜利特爾大營救故事裏套故事，說來特有意思。

1984年4月，美國總統裏根訪華，在復旦大學作講演，他說：“當法西斯軍人席卷亞洲的時候，我們和你們并肩抗敵。杜利特爾將軍率領轟炸機隊飛越半個地球前來助戰，

有些飛行員在中國上空機毀人傷，你們把他們藏起來，照料他們，給他們包紮傷口，你們救了他們很多人的性命……”各地報刊紛紛轉發裏根講話。

一位浙江的中國老人曾健培，留意到了講話中的這一細節。

5年後，曾健培突然從《參考消息》上看到了杜利特爾在美國接受總統和平獎的消息，再一次勾起了他對往事的回憶。他立即拿起筆，給杜利特爾將軍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對杜利特爾得到的榮譽表示祝賀，並告訴他，自己曾參與過救助11號機飛行員的行動，機長叫格蘭寧、副機長叫萊德，并希望得到機長等5位飛行員的家庭地址。

由于沒有杜利特爾在美國的地址，這位47年前當過軍郵站主任的“老郵政”，在信封上寫下：美國，華盛頓郵政總局轉杜利特爾將軍收。”

信寄出去不到一個月，曾健培便收到了杜利特爾的回信。杜利特爾在信中說：“謝謝你們已經為時過晚，在1942年4月間，由于中國人民的勇敢，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性命才能保存下來。”信中杜利特爾還告訴曾健培，11號機上的格蘭寧、萊德和噶登納已經陣亡，波爾茨和凱柏勒幸存于世，同時告訴了波爾茨和凱柏勒的地址。

從此以後，精通英文的曾健培與美國朋友續上了中斷47年的友情，充滿激情的“飛鴻”成為跨越太平洋的感情橋梁，兩國老人把為異國朋友寫信視為最大的樂趣。

就在曾健培與波爾茨等人頻頻

通信的時候，一支尋找中國恩人的隊伍開始在美國整裝待發。

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總裁副穆恩是杜利特爾將軍的朋友，自從聽說過中國人救美國飛行員的故事後，便產生了一個念頭，要到中國尋找當年的救命恩人。穆恩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說：美國還從來沒有對中國人民為它做過的事說過一聲“謝謝”。

1990年9月，在穆恩的組織下，一支由5人組成的考察團來到中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中國恩人，並確定1992年赴美參加50周年慶典活動的人選。

當年號機上的領航員帕特爾，代表40多位杜利特爾機隊的幸存者，參加了這次尋找恩人的活動。

令帕特爾高興的是，當年營救他的朱學三老人還健在。朱學三取出一塊腕章遞給帕特爾時，帕特爾激動得熱淚盈眶——帕特爾與朱學三分手之際，從手上摘下了這塊表明身份的鉑質腕章，送給朱學三留作紀念，想不到事隔48年後，這塊被珍藏了近半個世紀的腕章，重新回到了自己手上。

這次中國之行，為18個月後的中美老人重逢奠定了基礎。

1992年3月13日，一架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機徐徐降落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機場。5位中國老人陳慎言、朱學三、曾健培、趙小寶、劉芳橋依次走下飛機舷梯，穆恩先生夫婦和杜利特爾協會的代表立即迎上前去握手、擁抱。

幾乎所有的美國公民都知道了中國恩人的來訪，在飛機上，在雷德溫市聖·詹姆斯賓館，在湖城中學，在丹佛空軍學院……中國老人所到之處，都受到了超乎尋常的歡迎。

5位中國老人平均年齡77歲。為了保證他們的身體健康，美國100多位醫生組成了志願者隊伍，隨時為老人提供服務。幾位美國老太太每天一早便趕到中國客人的下榻處，為中國朋友烹飪可口的早餐。在中國老人的居住地，時常有人打電話來詢問：能不能上我家住宿？能不能讓我為你們駕車？……美國人民把中國老人視為英雄，視為恩人，為英雄和恩人服務是一種榮幸。

佩塔杰克與施正芳：美中情戀的一朵奇葩

美中共同抗戰綻放的愛情之花，除了轟轟烈烈的二陳之戀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美中情戀故事，就是美國飛行員約翰·佩塔杰克（John Feibackhek）與中國姑娘施正芳的愛戀。

1942年，年僅22歲的約翰·佩塔杰克，在第十四航空隊擔任運輸飛行員，他機智勇敢，多次冒險飛越駝峰航綫，每次都出色完成任

務，因此兩次獲得美國空軍的最高榮譽——“飛行十字軍章”。

一次，在朋友家的聚會上，她結識了當地姑娘施正芳，兩人很快墜入愛河。

1943年，兩人超越戰爭局限，在二戰激戰正酣的歲月結為夫婦。佩塔杰克太喜歡自己的新娘了，為表達這份愛意，他給心愛的新娘取了一個美國名字叫 Louise，又把自

己最好的照片送給施正芳，上面寫着：“送給我親愛的妻子 Louise，你是我心中的最愛。”

每次接到飛行任務，不管時間多麼緊急，佩塔杰克總要駕機飛臨施正芳家樓頂上空，低飛盤旋，搖擺機翼，既示愛意，又示告別。施正芳這時就會快速跑向樓頂，向丈夫揮手致意，目送丈夫飛上藍天。

一年後，跨國婚姻結出愛的果

實，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取名施為軍。

然而不幸的是，1944年1月，佩塔杰克在一次飛行事故中犧牲，施為軍當時祇有5個月大。隨着施為軍慢慢長大，她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什麼時候能到父親的家鄉美國去，與父親的戰友們做一次聚會。然而，不幸又來，在她的願望即將實現時，病魔奪走了她的生命。

丈夫和女兒雖然先後離去，但施正芳堅信，中美友誼不會斷。

2002年10月，年近80歲的她，遠涉重洋，從昆明來到華盛頓，參加在美國舉行的紀念二戰系列活動。在與佩塔杰克當年的戰友相見時，施正芳拿出丈夫佩塔杰克的照片，送給并肩戰鬥的戰友們，上寫着：祝中美友誼，永遠像照片中的人一樣，青春常駐。

“血符”的由來



帶有血符的軍裝

1945年8月4日，駐守在雲南保山機場的美國陸軍運輸隊飛行員卡瑞爾，和機長約翰遜及另一名機組成員魯勒，駕駛一架C-46運輸機執行任務，當晚11點左右，飛機發生事故，墜落在離保山機場50多公里的永平縣杉陽村附近，燃起熊熊大火。

杉陽村20多歲的青年農民羅光甫，親眼目睹了飛機的墜落過程，他和另兩位村民一起趕往出事地點，尋找跳傘的飛行員。因來得及時，很快找到了飛機上的3人，約翰遜完好無損，卡瑞爾和魯勒已

經負傷，趕忙背起來，快速回村。

走了2個多鐘頭的山路，回到村裏後，羅光甫發現村民的住處太簡陋，就在村裏找了一處最好的木板房，動員村民騰出來給受傷的美國兵住。

第二天，保山駐軍派出了尋找的飛機，杉陽農民在河灘上排列成一個巨大的飛虎隊“V”字型圖案，飛機看到“V”字信號，確信找到了約翰遜和他的戰友。

一連三天，羅光甫他們天天為美國飛行員療傷，極盡周到細致，三天後，3名飛行員被安全送到了

保山機場。

2002年10月，羅光甫應邀參加中國在華盛頓舉辦的“歷史的記憶”展覽，卡瑞爾不顧84歲高齡，帶着一家三代11口人，專程從阿拉馬州趕來，紀念會上，見到57年前的救命恩人羅光甫，激動得說不出話。

這場救助看起來十分順利和諧，殊不知，這是血的教訓換來的。

當時，美國飛行員身上穿的皮夾克背面，統一用宋體白油漆書寫着“洋人來華助戰，軍民一體保護”12個大字，稱為“血符”，意在告訴中國老百姓，見到身上有“血符”的外國人，一定要救助保護。

血符，來自一段說來有趣又十分令人痛心的故事。

抗戰時期，先是蘇聯空軍援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後，日軍沿津浦線北犯，蘇聯駐武昌援華空軍，這天派出一架小型雙人偵察機，飛臨鳳陽、蚌埠前綫偵察，遭日軍掃射，中彈受損，飛機緊急迫降在霍邱縣城的西湖邊上。

附近村民一看飛機落在湖邊，認定是鬼子飛機遭難了，紛紛拿起鋤頭、鐵鎬、棍棒圍上來，對着爬

出機艙的飛行人員，不由分說就是一陣猛打，當場將兩個飛行員被打倒在地，飛行員抱住頭哇哇亂叫，村民人卻聽不懂說的什麼。

有人報告給附近的一個鄉紳，鄉紳趕到湖邊一看，兩個人都是黃頭髮，藍眼睛，不像日本人，叫大家不要再打，派人快去縣政府報告。縣政府主任秘書到湖邊一看，見是兩個西洋人，就用英語向兩人發問，兩人聽不懂英語，祇是一個勁搖頭。

主任秘書經過分析，斷定這兩個飛行員是俄國人，但在霍邱這個偏遠的地方，上哪裏去找會俄語的人呢？

兩個飛行員已被打得不能走路，於是叫人用門板抬到縣政府。這時有人報告說，高塘集有一個懂俄文的人，在家鄉教書沒人用，一直賦閒在家。縣政府立即派人用轎子，連夜到距縣城60—70裏的高塘集，去請這位先生。俄文先生知道來意，劈頭就說：“我的俄文都就飯吃了，現在哪還能去和俄國人說話！”說啥不願前往。

縣政府來人一再堅持，俄文先生終於同意，連夜坐轎子來到縣政府，一見兩個俄國飛行員，先來了

一聲“哈啦紹”，蘇聯飛行員驚喜異常，立即與俄文先生進行結結巴巴地對話，最後終於明白，兩位飛行員原是蘇聯援華空軍，當天由武漢起飛，到前綫偵察敵情，被日軍地面部隊射中，迫降湖邊，農民誤以為是日本人，受了一頓毒打。

國家軍委會從霍邱城農民毒打蘇聯飛行員的事件中，汲取教訓，知道中國農村缺少文化，怎樣才能杜絕此類事情再發生呢？於是，想出了在蘇聯飛行員穿的夾克背上，用白油漆寫上“洋人來華助戰，軍民一體保護”12個大字。

這裏用“洋人”來表示蘇聯人，涵蓋意思挺大，因為鄉下農民分不清英國人、美國人、蘇聯人，故統稱為“洋人”。

事實上，抗戰時期援華的空軍中，確實還有來自加拿大、印度等國的飛行員。

蘇聯空軍1940年全部撤走，這時，“洋人”的概念早已由蘇聯人變成了美國人，是陳納德指揮的第十四航空隊。

羊仁安與7個美國飛行員

1944年7月，吃嫩核桃的季節，四川省漢源縣涼山下土司嶺幫正管家鄧克選，來到漢源（原富林）縣城，向羊仁安報告說，黑馬溪掉了一架美國飛機，當地人收留了7名飛行員，該怎麼辦？

身為漢源著名豪紳的羊仁安，當即派侄羊儒楠帶着20多個人，翻山越嶺趕往黑馬溪。

李九林是20多人中目前唯一的幸存者，他清楚地記得，當年他們就是從自己的家門口渡過湍急的大渡河，沿河谷一路向下，中途翻越了兩座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歷時一天才抵達黑馬溪，晚上見到了飛行員。

當地為彝族居住區，參加救助的多為彝族村民，幾個村民競相向李九林他們描述當天發生的情況。

早上8點鐘左右，聽見嗡嗡的聲音，一架飛機從西昌方向飛來，在山頭上拐了一個彎，7頂寶傘（降落傘）落了下來，飛機一頭栽在寨子後面的山上，冒起了一股黑烟。寶傘越來越大，兩頂落在寨子後面，5頂飄過山頭，落在現在的黑馬鄉政府那邊去了。

飛機在頭上盤旋的時候，家裏的牛羊首先炸鍋了。7頂寶傘挂在天上，坡上冒着黑烟，天菩薩下凡了，幾百個村民全部跑出來看熱鬧……

有一個美國飛行員下來後，掉進了一個大坑。附近的彝人看見其從天而降，趕緊上前磕頭作揖，美國大兵一看，知道這是一種禮節，

也趕緊作揖。確信當地人，會很友好時，一個隊長模樣的人，掏出手槍朝天上打了一槍，信號彈衝天而起，天女散花般好看。

美國大兵在等待官方的救援。轉身發現滿山的桐子樹掛滿了果實，想摘下來吃，彝人趕緊搖手示意：桐子不能吃。

另有兩個飛行員走到了寨子，寨子裏的人視他們為“天菩薩”，殺雞給他們吃。但他們謝絕了彝族人的好意，祇吃自己帶的白色粉末狀的東西。

隨後，寨子裏就派人到土司家去報信，黑馬溪鄉李鄉長接到報信，迅速將他們接到了鄉裏。

接着，羊仁安派出的20多人趕到，從李鄉長手中接到7個飛行員，其中3人重傷，第二天用滑竿抬回縣城。

經確認，飛行員都是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運輸機中途出了故障，墜毀在甘洛縣黑馬溪落耳子廠山坳。

“當時我才3歲，祇記得美國飛行員個頭和鼻子都很高。樂西公路醫院的院長胡頂吾帶着一個叫安同陸的男護士，前來為傷員打針，曾經留學美國的九襄郵電局局長前來給飛行員當翻譯。”羊仁安的孫子羊德幫回憶說。

7個美國飛行員接到羊家後，受到了很好的照顧。羊仁安請來醫生為傷員們療傷，並請自己的廚師馮虎才為美國飛行員做西餐，羊家人還將新鮮核桃去皮，拌蜂蜜給飛行

員做點心。

羊仁安的三姨太王俊英，受過良好的教育，知書達理，經常與美國飛行員聊天。美國飛行員對羊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十分友好，將許多畫報送給他們，幾個輕傷員借用羊家棺材鋪的木頭，做了許多飛機模型送給小孩子。

羊德幫小時候長得胖乎乎的，頗招人愛，幾個美國飛行員經常抱着他做俯衝狀。

王俊英還讓翻譯教美國飛行員一些簡單的漢語。

飛行員為了感謝羊家，將降落傘送給了羊家，羊家的媳婦劉青蓮看料子質地很好，用來做蚊帳，結果發現做成的蚊帳不透風。

漢源盛產花生、核桃，美國兵沒事時，穿着羊仁安為他們做的絲綢長袍，在縣城逛大街，常常蹲在賣花生的小攤前，與小販們談生意。一個銅板一堆花生，美國大兵十分高興，用長袍的下擺兜着花生在街上邊走邊吃，樣子十分滑稽。

羊仁安的養女王淑君當時僅10歲，與美國飛行員同在一個院子裏生活了半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7個飛行員接來後，3人重傷，3人輕傷，祇有一人沒掛彩。7個人的名字是，機長溫侯，21歲；副隊長斯托貝，20歲出頭，他的手槍把子上有自己和愛人的照片；阮福，17—8歲；領航員哈爾德，22歲，個頭十分高大；湯姆森，脾氣不好，不喜歡開玩笑；機械師史托，30歲；桑尼，36歲。阮福的傷最重，整條

大腿的肉都掛爛了。

家裏有一個姑爺叫盧文鼎，懂外語，可以與飛行員進行暢快交流。孩子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與美國兵開玩笑，用辣椒騙他們吃，結果辣得幾個美國飛行員咧着嘴滿院子裏跳。”王淑君說。

將近半年後，7個美國兵分兩批，沿樂西公路乘坐美式吉普離開了。

離開前曾經鬧出了一段笑話。在告別的時候，機長溫侯向羊仁安辭行，表示要支付所有的費用，羊仁安回答：“你們幫我們打日本人，這點吃住算什麼？”溫侯表示，在美國，父子一起吃飯都要各自付賬。

袍哥出身的羊仁安聽了翻譯的話，不禁勃然大怒，說：“媽的，兒子還要老子付錢！再說，我的孫

子都有了，你還這樣占我的便宜。”

首批兩名飛行員離開的時候，王淑君拉住他們又哭又鬧，不讓他們上車。兩個美國飛行員抱着她哄了很久，最後把她抱上吉普車在原富林車站的壩子裏轉了兩圈，才止哭不鬧。

第二批飛行員離開時，羊仁安怕王淑君再鬧，特地趁她上學的時候，安排美國飛行員走。

據悉，7個美國飛行員在漢源獲救並受到優待的消息，驚動了當時的美國朝野。美國政府給羊仁安頒發了金質獎章，並支付4000大洋作為救援飛行員的費用，還邀請羊仁安選派兩名學生赴美留學，費用由美國政府承擔。



營救美國飛行員後的合影（圖左上角為羊仁安）

美國培訓中國遠徵軍



蔣介石夫婦與史迪威



在印度整訓的中國新1軍

中國遠徵軍第一次緬甸作戰失利後，一部分通過野人山退回中國，一部分轉入印度。按照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計劃，入印部隊在蘭姆伽訓練營進行整編並培訓，從而打造一支全副美式裝備和美軍化的中國部隊，以提高戰鬥力。

這樣，孫立人1軍下轄的兩個師，加上退入印度餘部共計2萬多人，裝備及訓練辦法完全按美式作法進行。

蔣介石提出“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口號，號召國內在讀或已畢業的高中生、大學生，積極報名參軍到印度接受訓練，既及時解決了新1軍兵源不足問題，又使更多中國青年接受堪稱一流的軍事訓練。

伴隨着嚴格化、正規化軍事訓練開始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為碰撞。

開始，中國軍人祇聽自己指揮官的話，不聽美國教官的話，還常常表現對美國教官不滿意，如果這時中國軍官不同意批評或處罰，美國人無可奈何，於是，史迪威就想把中國軍官換成美國人。

這個計劃，遭到了蔣介石的極力反對，沒有成功，但史迪威還是把指揮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諸如訓練、人事、衛兵的安排，尤其是物資分配等權力，統統集中到總指揮部。

對士兵的訓練，史迪威力圖通

過訓練場的摸爬滾打，來加深教官與士兵的感情，從而達到控制中國士兵的目的。

誰知，新的問題又出現了，美國人以自己的思維模式訓練中國士兵，上課講力學原理和數學方程式等，但中國士兵的文化基礎太差，絕大部分幹脆就是文盲，哪裏聽得懂這些東西？既然聽不懂，祇好裝聾作啞，有的甚至在課堂上睡大覺，美國教官一見，氣的暴跳如雷，大罵中國士兵是“笨蛋”，中國士兵則反唇相譏，說美國人是“榆木疙瘩死腦筋”。

實槍射擊訓練時，美國軍官把槍支射擊分解成十幾個動作，像流水作業似的，一個教官教一個動作，美國軍官如同這條流水綫上的“操作工”，而中國士兵就象這條流水綫上的“零件”，一步一個程序地教。程序合格，用綠牌子表示OK，程序不合格，用紅牌子禁止其進入下一道“工序”。

這又讓中國士兵很難接受。

在國內受訓時，無論是投彈射擊，還是劈刺格鬥，一般每一種祇有一個教官教下來，樣樣簡而易學，哪有這麼多麻煩的程序？於是，他們不買美國人的賬，幹脆不學了，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練，又把美國教官氣的夠噲。

一些脾氣急的教官，幹脆走上前來拉中國士兵練，雙方之間的衝

突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搞得訓練場秩序大亂。

史迪威不得不改變全部用美國人做教官的方法，讓中國軍官參與管理，問題才漸漸得到解決。

然而，按下葫蘆浮起瓢。美方聯絡官為了不讓中國軍官分權，造成架空中國軍官的定勢，往往直接調動營以下的部隊，直接帶到訓練場，中國軍官事前則對情況一無所知。

史迪威總指揮部下轄的直屬團部，美國人更是為所欲為。聯絡官如認為某個中國人不行，祇需向總指揮部匯報，就可隨時撤換，並送上飛機回國，事後中方部隊長才知道。

軍權即主權。

中國人當然不願意接受這種官不知兵的局面，遂與美方據理力爭，結果，史迪威又作了讓步，規定各部隊聯絡官在調部隊到訓練場時，應事先與中方部隊長溝通系，并向師部匯報。

史迪威的參謀長鮑德諾，更是一個喜歡弄權的家伙，他主張參謀長有權直接指揮部隊，這自然遭到了中方部隊長的一致反對，鮑德諾惱羞成怒。這天，他將新1軍軍部原有的一輛小轎車調回總指揮部，中方軍官找他交涉時，他聳聳肩說：“你們軍部人數不多，蘭姆伽訓練基地也不大，坐小汽車實屬浪費，用吉

普車代步即可。”

這一回，輪着中國軍官氣得哇哇大叫了。

有一次，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因到蘭姆伽視察，中國將領就安排了一個排的儀仗隊迎接。事後，鮑德諾在中美高級將領會議上，質問中國軍官：“是誰命令派儀仗隊迎接宋部長的？如果不經過總指揮部的同意，隨便派部隊的話，那我們美國軍官打道回府好了”。

鮑德諾正坐在史迪威的身邊，史迪威點點頭，也表示支持鮑德諾。

這話惹翻了廖耀湘，他當即站起來反駁道：“前幾天印度的一位省長（英國人）到蘭姆伽參觀時，總指揮部曾派1個營的儀仗隊列隊迎候，現在中國的部長遠道而來視察，我們用了1個排的儀仗隊，有什麼過分的嗎？”鮑德諾被問得啞口無言。

“兄弟睨牆，外御其侮”。話說回來，相對於抗日大局，這點糾紛純屬“人民內部矛盾”，算得了什麼呢？

在印日久，遠徵軍的戰士們，出于對日本鬼子的痛恨和對美國教官盛氣凌人的反感，他們強烈的國家歸依感則越來越強烈，軍官趁機進行開展愛國教育，“打出軍威”，“打回祖國去”成了官兵一致的願望。

他們在《中國遠徵軍的軍歌》中唱道：

君不見，漢終軍，弱冠系虜請長纓；

君不見，班定遠，絕域輕騎催戰雲！

男兒應是重危行，豈讓儒冠誤此生？

況乃國危若累卵，羽檄爭馳無少停！

弃我昔時筆，着我戰時衿，一呼同志逾十萬，高唱戰歌齊從軍。

齊從軍，淨胡塵，誓掃倭奴不顧身！

忍情輕斷思家念，慷慨捧出報國心。

昂然含笑赴沙場，大旗招展日無光，氣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長矢射天狼。

采石一載復金陵，冀魯吉黑次第平，破波樓船出遼海，蔽天鐵鳥撲東京！

一夜搗碎倭奴穴，太平洋水盡赤色，富士山頭揚漢旗，櫻花樹下醉胡妾。

歸來夾道萬人看，朵朵鮮花擲馬前，門楣生輝笑白發，閭裏歡騰驕紅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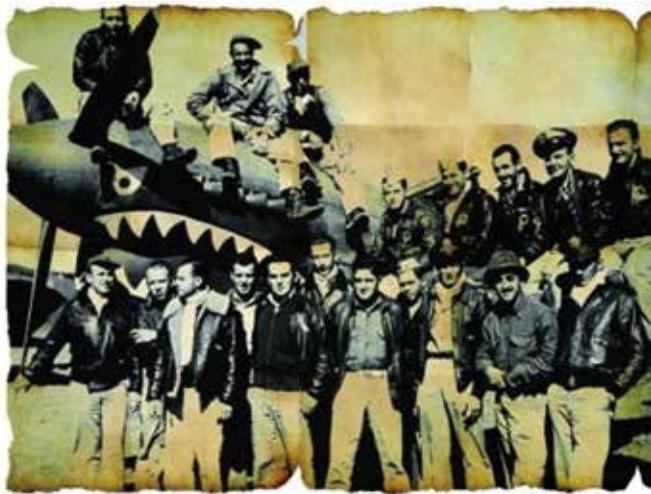
國史明標第一功，中華從此號長雄，尚留餘威懲不義，要使環球人類同沐大漢風！

一年多時間裏，美國人在印度為中國訓練了10萬戰鬥力極強的軍隊，這才是值得永遠記取的友情。



行進中的中國遠徵軍

芷江之戰



部分飛虎隊員在戰機前合影

湖南省懷化市芷江縣，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一次作戰地，也是中國接受日本投降的地方，以“勝利之城”享譽中外。同時，作為中美空軍飛虎隊大本營，芷江也以“英雄之城”威名遠揚。

1943年，隨着戰況的日趨激烈，國內一些公開的機場相繼被日軍占領或破壞，位於湘西山區的芷江機場，就成為中美空軍在中國抗日戰場的唯一機場，這年底，陳納德指揮的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秘密進駐芷江。

從小在芷江長大的張重禎老人，回憶他看到飛虎隊駐紮時的情況。

“當時飛虎隊的飛機，頭上有老虎形狀，有三個漿，六架槍。一開始都是老式飛機，有一次，看見一架飛機剛飛到半空中，自己就摔下來了。後來，我們偵察機很厲害，顏色都不一樣，白色的白天出發，黑色的晚上出發，速度很快，一眨眼就不見了。

開始時，飛機跑道不夠長，有

一天，一架B29大型轟炸機降落時，急剎機導致報廢，後來國民政府下令加長了跑道，之後大型轟炸機都可以順利降落了。

有一次日本飛機來轟炸，我們一架飛機一個包抄，從旁邊把他打下來了。那個高興啊，我當然高興，我的命差點都叫日本人奪走了。

那天，我正在山上放牛，一架日本飛機在追我們的飛機，追到機場附近時，日機發現跑道附近停着許多中國飛機，他就掉頭去打。其實那是假飛機，迷惑日本人的。我當時就在跑道旁邊，這飛機來來回回掃射了好一陣，我趴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怕啊！如果跑起來就成活靶子了。”

張重禎還回憶說，“飛虎隊打了勝仗會在機場上空做特技慶祝，他們會在機場上空做幾個高難度動作，翻筋鬥、俯衝啥的……美國兵吃東西也很挑，祇吃牛腿、豬腿上的肉，雞肉祇吃雞胸，內臟啥都不要的。”

1945年2月，中美空軍混合聯

隊從芷江起飛，直接飛往日本東京，轟炸了防守嚴密的日本皇宮，炸得日本天皇從此惶惶不可終日，成了驚弓之鳥。

由此，侵華日軍視飛虎隊為“眼中釘”，制訂了攻占芷江的作戰計劃。

1945年4月9日，侵華日軍集結約8萬餘人，採取分進合擊的戰術，向湖南西部發起進攻，企圖圍攻芷江機場，一舉摧毀中美空軍，占領湘西，威脅重慶，挽救其行將滅亡的命運。

飛虎隊最具決定性的一役發生在4月下旬，這天，空軍混合大隊奉命出動12架戰機，攜帶燃燒彈，在洞口至雪峰山一帶，對日軍進行地面攻擊。

行動之前，混合大隊已經先行派遣飛行軍官至地面前綫，設置了對空通信電臺，可以清楚指示空中投彈時彈着點。中方地面部隊，也在地面鋪設布板符號，指示投彈點。清晰的地空偵測得知，日軍左翼部隊處於雪峰山茂密森林中。於是，混合大隊機群準確地投下燃燒彈，森林瞬間大火熊熊，日軍士兵來不及躲避，傷亡慘重。沒被燒着的殘餘日軍，快速往山谷裏撤，中美戰機跟踪掃射，日軍無處可逃。

戰後清理戰場，雪峰山左翼的日軍屍體達1.6萬具之多，幾乎遭滅頂之災。

接着，不久後的一天，混合大隊又派出8架戰機，對日軍總預備隊進行了猛烈攻擊。日軍總預備隊同樣遭到毀滅性打擊，潰退回原陣地，很難再向中國軍隊發起有效進攻。

芷江保衛戰歷時42天，飛虎隊出動戰機共計2500餘架次、轟炸機183架次，直接斃敵在萬人以上。芷江戰役以中國全勝、日軍慘敗而告

結束，成為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最後一戰。

據說，日本派遣軍在戰後報告中，曾對飛虎隊有這樣的評價：芷江戰役，在中國真正稱為空地配合的範例……在縱深130英裏的戰綫上，中美空軍的攻擊使日軍吃了決定性的敗仗。

芷江戰役結束兩個月後，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芷江自然而然被中國確定為受降地點。

1945年8月21日，芷江受降當天，飛虎隊的任務是在洞庭湖上空接住日本降機，引領、監護其前往受降指定地芷江。

上午9時，中國籍飛行員周天民、婁茂吟、林澤光、徐志廣和美國籍飛虎隊員葛蘭芬、樂威等，共同駕駛着6架戰機，吼叫着從芷江機場騰空而起，11時左右，將日本降機今井武夫的專機引至芷江上空，然後降落在芷江機場。

張重禎老人清晰地記得，那天，他看到了日軍飛機降落時下面的“紅洞洞”，就是日本的膏藥狀國旗。

在寬闊的芷江機場邊緣，分散隱蔽着上百架飛虎隊戰機，機場上空，還有6—7架戰機在雲層底下盤旋，機場上站着數千名中美兩國軍人及新聞記者。

在我方憲兵嚴密的監護下，今井武夫走出機艙，被引到一輛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車上，向受降地開去。

今井武夫後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內心充滿了“絕望的孤寂感和不安”。

下午4時，今井武夫向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中將交出日軍侵華兵力部署圖，並在投降備忘錄上簽字，抗日戰爭最終以法西斯的戰

敗而告終。芷江機場也成了抗戰期間，中美攜手對日作戰勝利的活生生見證地。

1994年5月，陳納德將軍遺孀陳香梅女士來到芷江，憑吊飛虎隊英雄，深情題詩：“春暖三湘杜鵑紅，鐵鳥飛來展雄風。芷江本是英烈地，中美情誼五十冬。”

2003年11月，芷江第一屆國際和平文化節期間，89位飛虎隊員從大洋彼岸飛來，將89袋從美國本土帶來、象徵和平友誼的泥土灑在了芷江。當年在芷江一次擊落6架日機的美國飛虎隊員迪克·羅西，在參觀飛虎隊原址時，遇到了曾在飛虎隊并肩戰鬥的芷江老人彭雙橋、滕子元、劉道明，緊緊擁抱在一起，激動得說不出話。

2005年8月，為全面反映抗戰期間飛虎隊的英雄事迹，芷江市修建了飛虎隊紀念館，成為目前國內唯一全面反映飛虎隊援華抗戰的史蹟館，紀念館大廳正中英烈牆上，鐫刻着2193名美國飛虎隊員英烈的名字。

飛虎隊浴血長空的英雄事迹，跨越時空，成為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和橋梁，中美人民的友誼地久天長。

2010年9月，芷江舉行了陳納德將軍雕像揭幕儀式，美國前總統卡特和數十名飛虎隊員趕來參加。陳納德孫女內爾·卡羅韋激動地說：“中國人民為爺爺立雕像，是對她抗擊日本法西斯功績的肯定，將激勵後人不忘歷史，開創和平發展的美好未來。”

芷江與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鬆鶴市結為友好城市，芷江飛虎隊紀念館與美國陳納德紀念館結為友好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舊址



塗有鯊魚圖案的飛虎隊飛機



飛虎隊紀念館

懸掛美國國旗的中國古鎮

在中國雲南省祥雲縣的雲南驛古鎮，有一棟古老的宅院，初看上去，與當地普通的土木結構四合院沒什麼區別，走進去卻別有洞天，這就是“二戰中印緬戰區交通史紀念館”，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時建成開放，至今成為回憶二戰中美人民并肩作戰的最好場所。

紀念館占地面積339平方米，建築面積724平方米，抗戰時期，這裏曾用作盟軍的一個指揮部使用。

門上對聯：史筆如鐵評二戰成敗，年華似水說一代英雄，再清楚不過地告訴人們，這裏是紀念二戰英雄的地方。

進入紀念館，過廳牆上的前言立即表明了主題——“交通決定戰爭”，通車時的照片迅速把你帶到滇緬公路起點利多和終點昆明。庭院裏，黝黑的青磚夾雜着已經發黃的青苔，東西廂房分設四個小展室，講述着戰時交通運輸建設的故事，其中一個展室為犧牲在當地

的飛虎隊成員莫尼中尉單獨設立。紀念館的大廳裏，10多平方米的大沙盤清晰標示着滇緬公路、駝峰航線、雲南驛機場和中印輸油管，以及上百萬匹騾馬和牦牛進行搶運的千年茶馬古道，四種交通運輸路綫在小小的村鎮匯集。牆上，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的裝置藝術，上面還有不少二戰中美老兵的簽名。

二樓整整一個大廳用來陳列飛虎隊的英勇事迹，另一個大廳陳列了一百多件雲南驛居民保存下來的二戰實物，既有來自大洋彼岸的生活用品，也有戰時的通訊設備和器物。許多物品完好如初，手搖發電機、電話機等仍然可以使用。

一長串星條旗掛在大廳上方，看上去醒目耀眼。

這恐怕是目前中國境內，唯一懸掛有美國國旗的邊遠小鎮了。

雲南驛位于昆明西北200多公里，因元明清三代設置雲南驛而得名，是“彩雲之南”的故裏，可謂“雲南之源”，至今仍保存着雲南省中“雲

南”的原稱。雲南驛也是唯一集中了馬幫運輸、公路運輸、鐵路運輸與航空運輸等各時代運輸工具大薈萃的地方，故被稱之為“人類交通發展史的活化石”。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擴大對華援助，美國空軍第四航空隊的第25戰鬥隊和第23運輸隊，攜各類型飛機200餘架首先進駐這裏。

1942年5月，日本侵略軍從緬甸入侵中國，美國援華飛行大隊——飛虎隊駐守雲南驛機場，並在雲南驛建立了“紐約村”、“美國紅醫院”等專用場所，主要醫治戰時從前綫轉來的傷病員，開了兩家西餐廳，“紐約餐廳”和“華美餐廳”，一時間雲南驛在縣內外享有“小紐約”之譽。

雲南是美國軍人直接參戰的一個省份，但據後來許多來華參戰的美國軍人說，他們不知道中國有雲南省，卻都知道雲南驛。

雲南驛之于抗戰，與當時聞名

遐邇的兩條大通道“駝峰航綫”和“史迪威公路”密不可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本作戰，日軍為了阻斷中國經海路和陸路獲取戰爭物資，切斷滇緬公路，中美兩國被迫在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和中國雲南昆明之間開辟了一條轉運戰略物資的空中通道，這條空中通道就叫“駝峰航綫”。

“駝峰”位于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是一個形似駱駝背脊凹處的一個山口，由于它的海拔高度高于當時美國主要裝備機型DC-3、DC-46、DC-47大飛行高度，飛機飛行宛如在駱駝背上走，危險重重，故而得名“駝峰航綫”。

通過這條運輸航綫，中國向印度運送派往境外對日作戰的遠徵軍士兵，再從印度運回汽油、器械等戰爭物資，飛機運輸的終點站即雲南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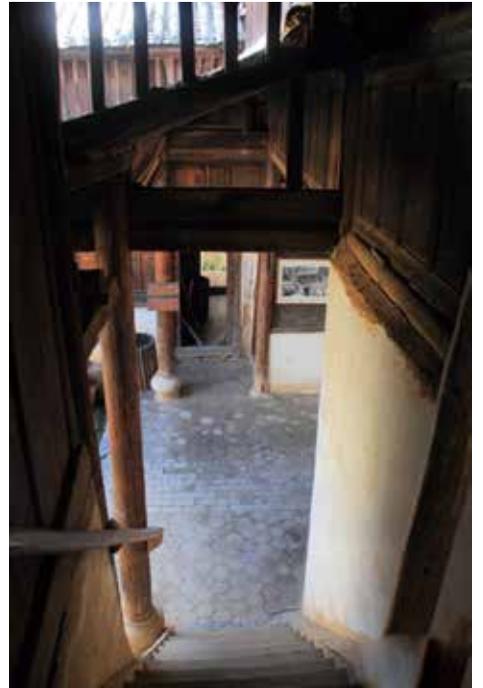
“史迪威公路”開通于1944年，以時任駐華美軍司令、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名字命名。在最緊急的時刻，為中國運送抗日

物資達5萬多噸，被稱為“抗日生命綫”。它從印度東北部邊境小鎮雷多出發至緬甸密支那後分成南北兩綫，南綫經緬甸八莫、南坎至中國畹町；北綫經過緬甸甘拜地，通過中國猴橋口岸、經騰衝至龍陵，兩綫最終都與滇緬公路相接。

雲南驛古道是滇緬公路的一部分。

抗戰後期，日本軍隊經過緬甸占領滇西怒江以西，滇緬公路運輸中斷，緊急開辟的駝峰航綫代價高昂，運量有限，千年茶馬古道奇迹般地發揮了作用。藏族商人用牦牛隊從印度、尼泊爾到拉薩，再用馬棒到滇藏交界的香格裏拉，藏、彝、白、納西各族馬幫接續到大理或雲南驛，漢、回、彝等族的馬幫又繼續接力到昆明。萬裏路程，組織了上百萬頭牦牛、馬匹、騾子和毛驢，西南各族人民用最古老的運輸方式，史載，雲南驛的所有馬幫都參加了這次光榮的終結運輸。

(配圖原載彝子新浪博客)



美國延安觀察團

1942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作為抗日的一祇重要力量，受到美國人的重視。共產黨在重慶的領導人周恩來，一直與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範宣德等人保持着接觸，有一天，周恩來發現範宣德言語之間，對延安好像特別感興趣，乘機建議美國人應該去延安看一看。

範宣德當然不是隨便問問，作為外交官，他已經接到了美國國內的指令，要求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密切接觸，適當時機派觀察人員赴延安，考察中國另一個天地裏存在的抗日力量。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屬於兩國間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此前一直遭到蔣介石反對。美國總統羅斯福此時不顧國民政府反對，痛下決心，原因除了抗戰形勢的需要，還有就是美國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極力推動。

史迪威將軍性格直率，處事公平公正，他從抗戰大局出發，認為“八路軍積極抗日，因而應該獲得英美法蘇四國的援助抗戰物資”，“陝北蘇區人民群眾和八路軍的積極抗日，以及前所未有的欣欣向榮氣象，應該引起美國的重新審視和



毛澤東與延安觀察組成員合影

關注。”他曾把外國援助中國的戰略物資，調撥一些給陝北八路軍，讓蔣介石恨之入骨。

1944年2月，羅斯福致函蔣介石，向他提出了向抗日根據地派遣美軍觀察團的要求，沒有得到答復。

同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奉羅斯福總統之命訪問重慶，華萊士直接告訴蔣介石，如果不同意美國考察延安，美國將撤銷援華，並且取消為蔣介石培養空軍駕駛員的計劃，蔣介石才不得不同意。

蔣介石向華萊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是考察團在延安的時間不

要太長，二是規模不要太大，考察團改為考察組。

羅斯福不想讓蔣介石太不高興，畢竟他是中國政府領袖，是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不可或缺的因素，為了迎合蔣介石心理訴求，美國人給這個觀察組起了個綽號，叫作“迪克西使團”，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叛亂的南方諸州，隱含陝北解放區。

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包瑞德上校，任觀察組第一任組長。

1944年7月4日，觀察組飛赴延安這天，適逢美國168周年國慶日，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了非常熱烈



美國觀察組成員與八路軍一起勞動

的慶祝會。

美軍觀察組成員在第18集團軍總部，做了兩次美國陸軍訓練方法的演講，還向八路軍戰士做了爆破表演，介紹了美國爆破器材的使用方法。

這天，八路軍領導人葉劍英，陪同觀察組來到南泥灣，觀看八路軍的戰術演習。

遺憾的是，美軍觀察組惠特爾西上尉和翻譯李紹唐，有一天在太行山考察時，突遇日軍襲擊，惠特爾西當場犧牲。

為了紀念這位可貴的美國使者，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親筆題詞，把延安鳳凰山麓的美軍觀察組食堂命名為“惠特爾西紀念堂”。

觀察組在延安期間，由衷的贊賞共產黨的凝聚力，感佩解放區團結向上、生機勃勃的氛圍，一有時間，加入到修建飛機場的勞動中，與八路軍戰士一同拉石碾，幹得熱火朝天。於是，出現了難得一見的美國人與八路軍戰士并肩勞動的場景。

在不到一年的觀察中，美國外交官謝偉思與毛澤東的談話，多達50餘次，謝偉思在延安的窯洞裏，向華盛頓秘密呈送了100多份關於延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報告。

1944年11月8日，羅斯福的私人特使赫爾利突然來到延安。

赫爾利與毛澤東等人商討，出臺了《五條協定草案》。依據草案，中國共產黨可以保留軍隊，可以參加聯合政府，毛澤東鄭重地在協定草案上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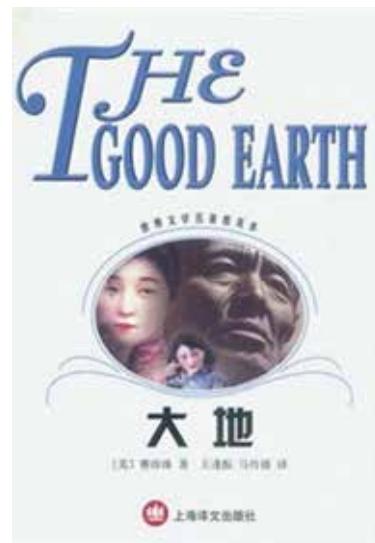
“草案”文本被帶回重慶後，遭到蔣介石強烈反對。美國人不願中國打內戰的誠意，也隨着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變得撲朔迷離，遂成為一紙空文。

1945年4月，觀察組離開延安。

《大地》：影響美國援華思想的書



賽珍珠



《大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對華援助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從開始的零支援，到道義支援，再到物質支援，最後干脆直接出兵出飛機出武器，援華力度逐步加大。表面看起來，是珍珠港事件使美國“被”戰爭，為了讓中國拖住更多的日本兵，不得抽身參與太平洋戰場對美作戰，而採取的一種戰略。其實，往深處探尋，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社會“詩化傳統鄉土中國”潮流思想的體現。

這股潮流的代表作，就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大地》。

此前，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想象，是一種殊異的、遙遠的、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形象，一個由龐大的農人口組成的內陸農業帝國，黃種人、黃土、祖先崇拜、安土重遷、似乎永遠輪回的生命、循環的歷史、古老的凝固的文明，時間消失在空間中就像短暫的生活消失在永恆的墓碑間……等等等等。

然而，1931年《大地》出版後，

迅速改變了西方人的看法，在美國，更是將中國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這種美好中國形象的實質，是美國文化為自身的“中央帝國”意識，構築了一個可以與之比肩的“他者”。那麼，《大地》到底寫了什麼，使100多年來對中國極盡欺侮之能事的西方先進國家，突然對中國產生了好感而興趣十足了呢？

“太陽火辣辣地照在他們身上，這是初夏時節，她的臉上不久就掛滿了汗珠。王龍脫下衣服，光着脊背，

但她仍舊穿着衣服，盡管衣服已經完全濕透，就像一層皮膚那樣緊緊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言語交流，他和她一小時接着一小時默契地配合着，他已感覺不到勞動的辛苦，他祇知道他們兩人似乎已融為一體。他已經失去了連貫的思維。這裏祇有完美的勞動韻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土地令他們擁有了家庭，土地是他們的衣食父母，土地成了他們的上帝。土地中有財富與秘密，土地在他們的鋤

頭下翻轉。有時他們會在土地中找到一塊磚頭，發現一段木頭。這並不稀奇。有時土地裏會出現已被埋葬的屍體，已逝的家園。或許土地本身就是一種輪回。他們在土地上耕作，一起勞動——一起——在土地上創造成果——無須任何言語。

陽光漸漸從他背上褪去，照射到他女人的身上。她的臉上濕漉漉的，粘上了泥土。她的膚色就像泥

(下轉第41版)

宋慶齡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1937年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它是最早向美國等西方世界，詳細介紹中國另一支抗日力量存在的書，在國際上產生了重大政治影響，為日後美國對中國共產黨感興趣，向延安派觀察團，主張國共和談等，埋下伏筆，起到了積極的輿論宣傳和思想準備作用。

從1927年執政的國民黨對另一個在野黨派進行屠殺，到1936年共產黨完成戰略大撤退在延安扎根，10年時間裏，政府嚴密的新聞封鎖，使得共產黨幾乎與外界隔絕，一支活生生的抗日力量，湮沒在黃土高原深深的土層裏了。

然而，習慣於放射性思維，又注重客觀存在的西方人，並沒有忘記延安這方土地。特別是在中國抗日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他們急于了解中國另一個黨派的抗日主張和生存狀況，於是，當時在華的西方30多家新聞媒體記者，競相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要赴延安採訪，結果沒有一家得到批准。

美國人斯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秘密來到延安，成為第一個與共產黨對話的美國記者。

據斯諾講，他是在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幫助下，費盡周折，歷盡凶險，才最終到達延安的。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1928年夏，斯諾遠涉重洋來到中國，擔任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報》編輯。

1931年9月，斯諾採訪宋慶齡，甫一相見，即被宋慶齡偉大的人格魅力感染，從此熟識並成為志向相近的朋友。

通過與宋慶齡交往，斯諾了解到，在中國西北黃土地上還活躍著一支紅軍部隊，逐漸對其產生興趣，開始傾向他們。這年，他接受英國《每日先驅報》和出版公司的稿約，欲赴陝北採訪。

1936年春，身兼燕京大學老師的斯諾特意抵上海，找到宋慶齡，向她說出去延安採訪的想法，並請



宋慶齡會見斯諾

求給予幫助，宋慶齡欣然表示同意。

不久，宋慶齡向延安推薦了斯諾與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馬海德），並做了具體安排。

1936年6月3日，斯諾乘火車從北平出發，第二天在鄭州車站與喬治·海德姆會合，兩人結伴前往西安，住進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聯絡站。

當天晚上，斯諾和馬海德正在房間說話，突然闖進一個中年中國人，用流利的英語問：“兩位先生好，我可以進來嗎？”

斯諾和馬海德不動聲色地問：“你有什麼事？”

“我姓王，與宋慶齡是朋友。”來人說着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原來劃十字是他們的聯絡暗號。

“您就是王牧師”兩個人異口同聲地叫起來。

王牧師點了點頭，接着從貼身的衣袋裏取出接頭信物——半張名片，馬海德忙取出另半張，拼到了一起，名片對接得天衣無縫，證明對方就是接頭人。

王牧師正是宋慶齡派到西安，接應斯諾和馬海德去延安的人。他真名董健吾，曾作為“國民黨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的身份，充當過去延安的密使，向毛澤東傳遞過蔣

介石“國共合作”的密信，對延安的情況比較熟悉，當時他還持有孔祥熙簽發的特別通行證，順利到達延安不成問題。

第二天，董健吾去見張學良，轉達宋慶齡的委托，並提出要求，“孫夫人的意見，最好讓兩位外國朋友坐您的座機去蘇區，這樣比較安全。”張學良建議董健吾先與西安地下黨取得聯繫，通知中共中央派人來接，這樣可能更穩妥。

董健吾認為張學良的辦法確實很好，就和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進行了研究，決定坐東北軍的軍車直接到延安。

就這樣，在董健吾的護送下，馬海德與斯諾闖過重重封鎖綫，離開西安，輾轉到達延安。

斯諾在延安進行了100多天的實地採訪，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先生暢談了10幾個夜晚。

此前，斯諾做了充分準備，擬了上百個採訪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他們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

他們是不是留着長胡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裹裏帶土制炸彈？

他們是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

寧的著作沒有？他們有沒有一個徹底的社會主義經濟綱領？他們是斯大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或者兩派都不是呢？他們的運動真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部分嗎？

他們的戰士戰鬥得那麼長久、那麼頑強、那麼勇敢，就連蔣介石總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認的——從整體說來是那麼無敵，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的革命基礎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希望，什麼樣的目標，什麼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頑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戰士的呢？經歷過封鎖，缺鹽、饑餓、疾病、瘟疫，最後還有那六千英裏的歷史性“長徵”，穿過中國的十二個省份，衝破千千萬萬國民黨軍隊的阻攔，終於勝利地出現在西北的一個強大的新根據地上。

他們的領導人是誰？毛澤東是南京通緝名單上的第一號“赤匪”，蔣介石懸賞二十五萬元銀洋不論死活要緝拿到他，他是怎樣的人呢？毛澤東真的已經死了嗎？

朱德，稱做紅軍總司令的這個人的生命，在南京看來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又是怎樣的人呢？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像國民黨宣傳所說

的那樣是被“共妻”的嗎？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發展是怎樣的？它能成功嗎？一旦成功，對我們意味着什麼？對日本意味着什麼？對英、美等外國在中國的巨額投資會產生什麼後果？說真的，共產黨究竟有沒有“對外政策”呢？

……

最後，共產黨倡議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停止內戰，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毛澤東聽了斯諾的問題，覺得過于生硬刻板，沒法一一回答，只好撇開問題而談自己的生平經歷，自己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理想、追求等，統統包括在裏面，不但回答了斯諾的全部問題，且理解起來容易得多。

斯諾終於採訪到了他想要的東西。

斯諾返回北平後，很快把自己與毛澤東談話的全文和對陝北的見聞綜述，寄給《密勒氏評論報》，于1936年11月14日、21日兩期予以全文發表，題目為《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同時配發斯諾所攝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大幅照片。與此同時，斯諾還把關於陝北的報道，相繼發表在其他一些英文報刊上在此基礎上，他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後陸續被譯成10多種文字，為了便于流傳，有人將書譯作《西行漫記》。

斯諾的採訪，還為另一本書《毛澤東自傳》日後在西方流行，提供了契機。

1941年1月，斯諾向美國報刊投稿，揭露皖南事變真相，被國民黨政府取消在華採訪的權利，被迫返回美國前，宋慶齡對他親切勉勵道：“你以後再回來吧！”

斯諾堅定地表示“我將依舊支持中國的事業”。

斯諾這裏所說的“中國事業”，即中國共產黨當時正在努力奮鬥實現的事業。

（本版塊故事均由趙樹信編寫）

（上接第40版）

土的色彩一樣。她的濕濕的、暗色的衣服緊粘着她方方的身子。她慢慢地撫平衣服上最後一個褶皺，然後用最為普通的語氣說道，走吧，我要去照看小孩子了。她平靜的話語回蕩在寂靜夜晚的空氣中。

土地給了他們生活也給了他們自由，因為自由的意義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擁有自己的土地，全家人不愁吃穿地生活在祖先的家園。在與妻子阿蘭的共同的努力下，王龍家道中興，變成了殷富的地主。他有三個兒子，還娶了一房妾。當他聽說兒子們想變賣土地從商時，他說：“一賣土地，家就完了……我們生

從土地中來，死又回到土地中去——你有土地就有生計，誰也不能奪走你的土地……”

小說把中國農民質樸無華的生活，描繪得美意無限，所謂“詩化鄉土中國”的“詩意”，由此而來，也正是《大地》迅疾風靡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原因。

在美國人眼中，中國是一個與美國同樣大的“前中央帝國”，不管是徵服、對立還是恩撫、友誼，中國都是最理想的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證明美國的強大與博愛、自尊與自信等價值觀，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背景下，尤其具備了充分施展的機會。中國接受了美國的基督教與民主，變成了一個統一、堅強的

國家，這證明美國價值與意義的普遍性；中國處在苦難中又不斷努力，需要美國的援助，這又證明美國的強大與尊嚴，讓美國在弱者面前感受自身的偉岸與高尚。

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赫爾，在其回憶錄中說：“對於中國，我們有兩個目標，第一是有效地共同進行戰爭。第二是為了準備一個戰後國際組織以及建立東方的穩定和繁榮，承認並促使中國成為一個與西方三大國（俄國、英國、美國）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國。”

赫爾的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美國援助中國的目的，既要戰勝眼前共同的敵人日本，還要讓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而中國的四強模式，

應該是美國社會價值觀的復制品。

鑒于此，1940年為了支持英國對抗德國而出臺的《租借法》，僅僅兩個月之後，就獲美國國會一致通過：《租借案》適用於中國。從1941年5月到1945年9月，美國給予了中國8.4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大地》一書作者賽珍珠，1892年6月，出生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父親作為傳教士，在她出生3個月時，一同帶着其母女來到中國江蘇清江浦，後搬至鎮江，在鎮江長大成人，整整生活了18年。

1910年，賽珍珠離開中國，回美國學習，1914年獲得了學位之後，又回到中國，隨後與丈夫在安徽宿縣生活，此間經歷成為創作著名小

說《大地》的素材。

1921年底，全家遷到南京，賽珍珠到南京大學（原金陵大學）任教。

1932年《大地》獲普利策小說獎（Pulitzer Prize），193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目前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唯一女作家。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後，賽珍珠發表大量以抗戰為主題的演說和文章，體現她對中國抗戰的支持，為中國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貢獻。1972年，賽珍珠在美國去世後，鎮江市成立了賽珍珠研究會，不斷以多種形式來紀念賽珍珠。

安順接送服務 行程輕鬆沒煩惱

頭等艙般的呵護，讓您行程輕鬆沒煩惱。安順接送關心的不祇是客人的行程，而是客人旅途安全、舒適、愉快。安順接送的負責人梁先生表示，細心呵護是我們的堅持，親切款待是我們的特色。安順接送全新七座，豪華八座，準時可靠，百萬保險，多年來堅持『安心、放心、愛心』，保證客人安心乘搭順利到達。

服務項目：機場，車站接送，景點旅游，觀光購物，鐘點包車，長短包車，上下學，老人外出辦事。旅游景点：迪斯尼樂園、環球影城、好萊塢、魔術山、賭城、聖地亞哥等。

626-715-2781 梁先生
626-715-2872 梁太太

中國直撥美國免費電話
950-404-67723
950-404-62208

百萬保險 商業牌照 TCP#34829



讓生活變得簡單



康復球Comfiball是什麼?

Comfiball是我們公司(UniComfi)有關健康和健身的最新發明!這是全球唯一有把手的康復球。這是一個獨特三合一設計。Comfiball不但可以舒緩肌肉酸痛，做深層組織按摩，還可以幫助重建肌肉力量和達到健身的效果。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使用。Comfiball跟一般的產品不同不用藥物，不用電池，也不用在地面上滾!

為什麼要使用Comfiball?

Comfiball可以用于所有年齡階段的人，改善對痛有關的健康狀況。很多人車禍受傷導致行動不便和老年人沒法在用球地上滾。不祇一般人可以使用，受傷和老年人也非常適合。針對那些有嚴重背部疼痛痛苦的人活著祇需要偶爾做深層組織按摩的人。

如何使用Comfiball?

Comfiball是一個通過穴位按摩的科學緩解肌肉疼痛的產品。祇要把Comfiball在您的疼痛處固定在牆上，向上向下移動直到您的痛點舒緩為止。可以每天使用。也可以做腳底按摩。在舒緩痛點的同時您的腹部和腿部也同時運動到了!



UniComfi, LLC

電話: 1-424-279-8599

E-mail: info@unicomfi.com

www.unicomfi.com



華潤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
美國邁斯特藥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消炎、止癢、抗過敏

用于各型濕疹、皮炎、瘙癢癢等皮膚疾病。



不用煮的中藥

■ 質量可靠 ■ 服用方便 ■ 藥效穩定



解熱鎮痛。用于感冒引起的

■ 頭痛 ■ 發熱 ■ 流涕 ■ 肌肉酸痛 ■ 噴嚏 ■ 流涕 ■ 喉痛



MASTER HERBS, INC., 1452 W. Holt Ave, Pomona, CA 91768

TEL: 626-282-8693 | 626-319-9915 | 866-483-8373 | FAX: 888-393-3968

999herbs@gmail.com | www.MasterHerbsInc.com

美國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韓連潮

美國在中華民族存亡之際拯救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沒有占領中國的一寸土地，也未從中國獲得任何特殊利益，功莫大焉。我們應當感恩戴德，與美國建立長期的同盟關係，認同普世價值和民主憲政，內治修好，外施王道，化幹戈為玉帛，共同維護戰後的國際關係和世界和平。這才是我們紀念二戰勝利，反思歷史和緬懷先烈的真諦和應持的態度。



日本戰敗後奴工營解放時的美軍戰俘，美國之音國符翻攝檔案照。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美國時間9月1日)，200多艘盟軍軍艦停泊在日本東京灣，海灣上空黑雲壓頂，然而在美軍的密蘇裏號戰艦上，參加日本投降儀式的盟軍將領和美軍官兵的勝利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在盟軍最高統帥、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營首先在《降伏文書》簽字。9點22分，最後一名盟國代表簽署完畢，正式結束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一次殺戮。

瞬時，太陽破雲而出，陽光普照海灣，1200餘架美國海軍、陸軍和海軍陸戰隊戰機和轟炸機馬達轟鳴，以壯觀整齊的編隊飛越密蘇裏號戰艦，再一次展示盟軍的軍事實力，慶祝二戰勝利。

美國戰勝了日本

70年來，人們從二戰的悲劇中吸取了許多教訓，學習到無數寶貴的經驗，建立了新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儘管各國的武裝衝突仍時有發生，但這一體系基本有效地維護了世界和平，創造了經濟繁榮，提高了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這些年來，仍然不斷有人企圖重新改寫這段歷史，他們有的將侵略者說成受害人，有的將貪天之功據為己有，誇大自己在戰爭中的作用和貢獻。但謊言終究是謊言，事實勝于雄辯：美國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這一看法是基於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既不是中國，也不是蘇聯或其他任何國家，而是美國戰勝了日本。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所資料，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短短的3年多的時間裏，美國動員了1611萬人參

軍參戰，同時在歐洲、亞洲兩線作戰，傷亡67萬人，其中死亡人數40餘萬(戰死人數近30萬人)，在亞太戰死人數達10萬人之多。

這個數字與蘇聯和中國軍人在二戰傷亡人數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但在西方所有盟國中則是最高的。更重要的是，犧牲和貢獻並不一定成正比。美國的領導作用，工業能力，科技創新和軍事實力奠定了二戰勝利的基石。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證美國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首先，美國是抗擊日德法西斯的世界兵工廠。我們知道，美國在極短的時間裏進行大規模的戰時動員，生產了150艘航母，12萬艘其他各類的艦船，30萬架飛機，10萬輛坦克和裝甲車，240萬輛各種車輛，大炮和榴彈炮4萬多門，260萬挺機關槍，子彈410億發。到1944年，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三分之二的軍事裝備和物質是由美國生產提供的。美國生產制造的飛機比日本和德國生產總合還要多出一倍(美國國家二戰博物館資料)。

其次，美國消滅了日本帝國賴以生存的海軍。從中途島海戰開始，美國轉向進攻日本海軍，日美兩國在太平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海戰，其結果是美國大敗日本，掌握了制海權。美國陸海軍聯合評語委員會資料顯示，美國共擊沉了611艘日本海軍軍艦(其中包括日本25艘航母中的21艘，以及僅有的2艘超級戰列艦)，2117艘商船，總噸位達974萬噸，並將40萬日本海軍官兵葬送入太平洋海底。其他盟軍海軍共擊沉了45艘日本海軍艦船，73艘商船，總噸位28萬噸。中國海軍在二戰期間唯一的戰績是擊沉了3艘日本商船。

美國對日本海軍的致命打擊，不僅使日本無法在整個太平洋投射軍事力量，而且還切斷了日本戰略物質運輸補給線，大大削弱了日本

軍工生產能力和前線作戰能力，並讓日本本土暴露在美軍的火力打擊之下，確定了日本必敗的戰略格局。

失去制海權導致日本出現能源危機。石油是保持日本戰爭機器運轉的必需品，美國通過破譯日本海軍密碼，對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區的石油生產和運輸了如指掌，因而派出潛艇和飛機對油輪和油田實施打擊和轟炸，有110艘日本油輪被美國潛艇擊沉。1942年夏，美國還擊沉了載有去南洋工作的1000名石油專家的“大洋丸”郵輪，幾乎導致日本石油技術人員全軍覆沒。美國的打擊致使日本出現燃油短缺，戰爭機器運轉失靈。據報道，日本投降後，美國士兵奉命前往首相官邸捉拿東條英機，發現他自殺未遂，他們花了兩小時居然找不到一輛有油的救護車將其送醫院搶救。由於缺乏戰略物資，戰爭結束前新組建保衛日本本土的眾多師團無法獲得裝備。

出任過日本首相和日本海軍大臣的米內光政海軍大將曾表示，日本1942年11月在瓜達爾卡納爾海戰中失利敗於美國而之後，軍中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日本此次戰爭必輸無疑，因為日本喪失了制海權，祇有坐以待斃。

第三，美軍在海戰的同時，也給予日本空軍以毀滅性地打擊。美國用損失14533架戰機的代價換來了消滅了2萬架日本戰機的成果(艾裏斯：《二戰數據統計》，1993)，取得了空中優勢，使其能夠直接轟炸攻擊日本本土戰略目標、運輸補給線和地面部隊。

總部設在昆明、前身為飛虎隊的美國第14航空隊是唯一一支在戰區內組建和作戰的空軍部隊。為了援華，他們飛越世界屋脊，空運了65萬噸中國急需的軍用物資。在執行駝峰航線任務的過程中，美國空軍500多架飛機失事墜毀，468個美

國機組犧牲。戰爭結束時，第十四航空隊在華有2萬美軍和1000架飛機。儘管有種種限制，該部隊擊落和重創了2908架日本飛機，而已方飛機祇損失193架。他們還擊沉擊毀了210萬噸位日本商船和99艘軍艦，以及18000艘運送軍隊和補給的小型內河船舶。第十四航空隊還炸毀了1225輛火車機車，817座橋樑，4836輛卡車，擊斃了近6萬日軍，完全掌控了中國戰區的制空權(歷史網資料)，有效地阻止了日本的進攻。日本第6方面軍曾判定，由於美空軍的打擊，使其燃料嚴重匱缺，鐵路運輸綫行將崩潰，他們將不得從中國南部撤退。

第四，美國殲滅了日本陸軍生力軍。美國殲滅日軍的數量大大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據美國陸軍參謀長報告，自珍珠港事件到戰爭結束，東方戰綫上共殲滅(僅包括戰鬥中擊斃、擊傷造成終身殘廢、俘虜的人數，不包括非戰鬥死亡和減員)日軍150萬餘人，其中中國戰場約占百分之十七，印緬戰場占百分之十一，餘下百分之七十二均為美國單槍匹馬所殲滅。戰鬥中死亡的日軍近百分之八十是由美軍擊斃，中國戰場擊斃的日軍祇占總數的百分之十；日本皇軍在海外最精銳的師團，大部分也為美軍所殲滅。

第五，美國還通過科技創新發明了原子彈，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格局。不管歷史修正主義者和反核人士如何臧否詬病核武器的使用，都無法否定其在促使日本投降中所起的作用。我們知道廣島和長崎是日本軍事要地：廣島是前中國派遣軍司令畑俊六領導的第二總軍司令部所在地，該部隊負責日本南部的保衛。此外，廣島還是日本軍事通訊中心、戰略物資儲存點和部隊集散地；長崎則是日本最重要的軍事工業基地，為日本戰爭機器生產彈藥、軍械和軍艦以及其他重要軍工

產品。美軍在日本投降前6個月的戰鬥傷亡是前3年戰爭的總數，越接近日本本土，日軍抵抗越頑強。美國為了減少傷亡，爭取日本盡快無條件投降，防止蘇聯介入，不得已使用原子彈。正是因為美國的原子彈炸毀了廣島和長崎，才使裕仁天皇痛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結束戰爭。

綜上所述，可見美國無愧於抗日中流砥柱的稱號。事實上，無論有無蘇聯對關東軍的牽制，中國對支那派遣軍的牽制，美國擊敗日本祇是早晚的問題。

國共兩黨抗戰中的戰績

由於中國並不是抗日的主戰場，儘管中國軍民浴血奮戰，尸山血海，但並未改變抗日的戰略格局。相反，沒有美國的援助，尤其美國跨島作戰的勝利，迫使日本投降，中國很可能已徹底被日本所滅。完全可以說中國抗戰勝利僅僅是美國戰勝日本的副產品，日本並不是中國而是美國的手下敗將。這也是一些日本人始終對中國不買賬的原因。

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美國對中國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以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能對抗戰作出重大貢獻，美國可以借重中國廣闊的地域和豐富的人力，使中國成為進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而嚴酷的現實使美國人失望，不得不放棄不切實際的浪漫想法。美軍軍史資料顯示，美國認為中國國民政府、地方勢力和共產黨各懷鬼胎，並不齊心協力抗日；政府和軍隊效率低下，腐敗無能，無法承擔抗日重任，因此，美國調整了戰略，將重點放在跨島作戰，同時也降低了對中國的期待值，祇求中國不與日本媾和，能夠堅持抗戰即可。

(下轉第44版)

美國二戰貢獻一覽表

（1941年12月7日——1945年8月15日）

二戰參戰及傷亡人數

總參戰人數	歐亞兩綫傷亡人數	死亡人數（戰死總人數）	亞太戰死人數
1611 萬	67 萬	40 萬以上（近 30）	10 萬以上

二戰軍事資源提供

航母	其他艦船	飛機	坦克和裝甲車	車輛	大炮和榴彈炮	機關槍	子彈
150 艘	12 萬艘	30 萬架	10 萬輛	240 萬輛	4 萬門以上	260 萬挺	410 億發

擊毀日軍軍事力量

海軍軍艦（含航母 / 超級戰列艦）	商船 / 噸位	海軍官兵	油輪	戰機
611 艘（21/2）	2117 艘 /974 萬噸	40 萬	110 艘	2 萬架

美國飛虎隊第 14 航空隊援華貢獻

空運中國急需軍用物資	失事飛機	犧牲機組	擊落日飛機 / 美損失飛機	擊毀商船	
65 萬噸	500 多架	468 個	2908/193 架	210 萬噸	
擊毀軍艦	擊毀小型內河船舶	炸毀火車機車	炸毀橋梁	炸毀卡車	擊斃日軍
99 艘	18000 艘	1225 輛	817 座	4836 輛	近 6 萬

自珍珠港事件到戰爭結束，東方戰綫上共殲滅（僅包括戰鬥中擊斃、擊傷造成終身殘廢、俘虜的人數，不包括非戰鬥死亡和減員）日軍 150 萬餘人。美國還通過科技創新發明了原子彈，炸毀了廣島和長崎，才使裕仁天皇痛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結束戰爭。

（上接第 43 版）

日本的中國派遣軍 1941 年有 60 萬人，到 1945 戰爭結束時發展到 105 萬人，屢戰屢勝，占領了大半個中國，造成了 320 萬中國軍人喪生的慘狀，日本投降時并未顯現任何敗象。中國派遣軍最後一任司令岡村寧次稱，日本投降的消息尤如晴天霹靂，因為“中國派遣軍與其他方面軍不同，前後八年百戰百勝，至今（指奉命投降時）尚保持了足以戰勝敵人之力量，而今竟以本國業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確實面臨異常尷尬的場面。前綫部隊未能全面收聽 8 月 15 日天皇廣播，據說不少人還以為聖諭廣播是讓他們更加努力進行奮戰！”

岡村的說法不無道理。抗戰勝利前夕，日本派遣軍為了清除美國在華空軍基地，減少美機對日本本土的轟炸，于 1944 至 1945 年初實施了一號作戰計劃，對河南、湖南和廣西發動進攻，盡管中國戰區的制空權已為美國掌握，國軍又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日軍，但在日軍凌利的攻勢下仍潰不成軍，造成大片國土丢失，使美軍在華的 36 個空軍基地喪失殆盡。所幸的是，美國在跨島作戰中取勝，將空軍基地轉移到更近日本的馬裏亞納群島，繼續對日實施轟炸。

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隊打得最好的一次戰鬥是日軍在華發動的最後一次戰役 – 芷江作戰（1945 年 4 月至 6 月），雙方打成平手。不過，這場戰鬥祇是日軍第二十軍發動的區域性攻勢，參戰人員為 3 個師團共 6 萬兵力，旨在占領芷江機場。中方投入兵力 60 萬。戰鬥中，日軍 116 師團擊潰了國軍的 4 個軍，美國緊急空運其一手訓練和裝備起來的新六軍和其他“阿爾發”部隊，并且派出 4000 美軍顧問直接下到連隊參戰，加上現代化通訊和後勤補給，尤其是第 14 航空隊的空中強力支援，才終於擊退了日軍的進攻，迫使日軍退回原駐地。日軍 1,500 人被擊斃，5,000 人受傷。中國軍隊 6,800 人犧牲，11,200 受傷（美國軍史資料）。這是抗戰以來國軍所取得的最佳戰績。

早在 1942 年，日本的中國派遣軍擬實施五號作戰計劃，準備從日本本土、滿洲和朝鮮派出 36 萬作戰部隊增援中國派遣軍，旨在一舉攻陷中國設在重慶的臨時首都，徹底擊潰國民黨的抵抗。但是由于美軍與日軍在南太平洋瓜島上的激烈爭奪戰，牽制了日軍，消耗了其資源，致使五號作戰計劃因得不到所需的兵員和 30 萬噸的軍事物資而不得不放棄。

1944 年底，岡村寧次擔任中國派遣軍司令之後，為了減輕日本本土的壓力，再次建議展開四川戰役，消滅重慶政府，但日軍大本營因美軍會在日本登陸作戰而否定了岡村的四川作戰計劃。美軍又一次保全了重慶政府。

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問題上都有不實之詞。中國軍隊當時擁有 4、500 萬的兵力，是世界上最大的軍隊，然而，在日寇幾十萬人的進攻之下，潰不成軍，八年抗戰不能收復一座重要城市，全殲日軍一個聯隊（團）。相反，大量的官兵投敵。據岡村寧次透露，在抗戰勝利前夕擔任中國派遣軍司令末期的短短幾個月中，居然有 40 萬國民黨軍隊“歸順”。從 1942 春到 1943 年秋，整個華北地區的國民黨軍全部投敵。其他地區也普遍存在大批地方國軍投降的情況。

抗戰中，中國政府采取的黃河花園口決堤、抓壯丁、焦土抗戰等措施，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可能遠甚于日軍的殺戮。盡管如此，中國在蔣介石委員長在領導下，雖然在軍事上未能戰勝日軍，卻沒有向日本屈服媾和。連日軍也承認與之對陣的主力是國民黨中央軍，尤其是黃埔系國軍，而不是共軍。雖然關東軍和中國派遣軍都將一些精銳師團調往太平洋戰場，但中國的確牽制了中國派遣軍的大部分兵力。盡管這對擊敗日本的戰略意義并不重要，但可能相對減少了美軍的傷亡。

中共聲稱自己是抗日勝利的關鍵更是滑稽可笑。中共按斯大林的指示，利用帝國主義戰爭，壯大自己力量，奪取政權，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所以在整個抗戰期間，

中共軍隊基本上是游而不擊，坐收漁翁之利。

中共吹噓得最厲害的平型關大捷，祇是偷襲日軍一個運輸隊而已。中共雖然在百團大戰中打了一些硬仗，但也祇是攻擊了一部分小股分散的日軍，并未與日軍主力交鋒，對整個戰局沒有產生太大影響。

中共敵後游擊戰的實際情況在其將領吳法憲的回憶錄中可見一斑。吳任政委的 115 師 685 團是中共的精銳部隊，參加過平型關戰鬥，1938 年進入江南敵後區，從 3 千多人迅速發展到 1 萬 2 千人，後編入新四軍第 3 師，全師從 2 萬人發展到 7 萬多人。所進行的 5000 多次戰鬥，大都是與所謂國民黨“頑軍”以及偽軍爭奪地盤而發生的。兩次較大的所謂反掃蕩，共軍基本上是化整為零，東躲西藏于數量少于自己數倍的三流治安日軍的追擊。吳透露從 1941 年夏天到 1942 年下半年，其部隊整整一年多沒有打仗。從 1942 年下半年到 1945 年上半年的近三年時間裏則是按延安指示開展“整風”運動。中共其他敵後游擊區的情況大體與之相同。

中共在抗日中最大的功績莫過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讓蔣介石先生安全返回南京領導抗戰。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西安兵諫實際上是中共一手策劃，周恩來和楊虎城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迫使蔣先生承認中共的合法性。它的直接後果之一是讓國軍過早地在淞滬戰役中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使得日後抗戰舉步維艱。

美國為何卷入戰爭

還有一個常常為國人忽略的歷史事實是，美國是為中國主持公義，堅持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而受到攻擊被迫卷入戰爭的。

日本 1931 年發動 918 事變，占領了中國東北三省之後，美國站在中國一方，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拒絕承認滿洲國，并對日本實施了有限制裁。由于民意不贊同卷入東亞戰爭，同時衆多官員認為美國在華利益無足輕重，加上錯綜複雜的

中國政治現狀，美國沒有采取更為強硬的措施。

1937 年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全面侵華導致美國民意發生逆轉，美國開始挑戰日本。羅斯福總統 7 月 7 日當天宣布美國的《中立法》不適用中國。美國政府一方面通過信貸和租借法案項目向中國提供戰爭物質，另一方面逐漸加強對日本貿易制裁。1939 年 7 月美國通知日本終止美日貿易條約，1940 年開始實行對日實行部分禁運，包括石油，鋼鐵等戰略物資。1941 年 7 月又實行全面禁運，并進一步凍結了日本資產。但是，由于軍事上沒有準備，美國政府和軍隊都不想介入與日本的直接武裝衝突和戰爭，還是希望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

由于百分之八十的日本石油依賴美國進口，美國的禁運給日本侵略戰爭帶來巨大困難。為了攫取戰略資源，繼續發動侵略戰爭，日本決定南進，占領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產油地區。而日本知道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存在，讓其無法保障南方戰略資源基地。因此 1941 年 7 月的御前會議批准了南進的作戰計劃，隨後又批准和實施了由哈佛畢業生山本五十六海軍上將領導制定的偷襲珍珠港計劃。

與此同時，美日繼續外交談判。美國堅持解除禁運的一項主要條件是日本必須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軍。但日本根本沒有意願從其占領的中國土地上撤出，導致談判陷于僵局，日本領導人因而作出美國沒有誠意外交解決的判斷，決定日軍必須迅速行動打擊美國海軍。而美國領導人則認為談判尚有可能，日本缺乏軍事實力直接攻擊美國領土。在日本 1941 年 12 月 7 日成功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舉國上下震驚，決心還擊日本。這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

然而，戰後相當多的陰謀論人士和歷史修正主義學者認為羅斯福總統在美日關係上玩弄陰謀詭計，誘使日本上勾，襲擊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為美國參加二戰找到口實。日本靖國神社中關於二戰起因解說詞也一直堅持這個說法，

2007 年才被摘下。這一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本質上是為侵略者開脫罪責。因為從筆者讀到的歷史資料來看，雖然羅斯福總統收到不同渠道的警告，但是沒有一條情報準確地指出日本會在何時何地攻擊美國目標。毫無疑問，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其軍國主義本性所決定的。

蘇聯出兵滿洲的作用

另一說法是，日本的投降是蘇聯出兵滿洲的緣故，并不是美國使用原子武器的結果。這也是無稽之談，其目的在于譴責美國沒有必要使用不人道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事實上，8 月 8 日，廣島被炸第三天，外相重光葵進宮謁見天皇，報告了從外臺匯集的有關原子彈的信息，天皇當即決斷終止戰爭，而東京 8 月 10 日才知道蘇聯出兵東北的消息。此外，日本當局對蘇聯參戰的震驚，不是因為懼怕和蘇聯交手，而是因為其要求蘇聯保持中立，與美國斡旋日本有條件投降的期待破滅所致。

總之，無論中國抗戰多麼悲壯慘烈，多麼可歌可泣，付出的代價多麼慘重，中國未能在抗戰中取勝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整個一部抗戰史是中華民族的耻辱史、血泪史。不直面這一殘酷的歷史事實，把頭埋在地裏，屁股翹到天上，妄自尊大，化友為敵，甚至不惜篡改抗戰歷史，為自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背書，向周邊國家示威顯狠，打着和平的旗號反和平，就不可能真正從二戰中吸取教訓，反而會重蹈日本軍國主義的覆轍。

美國在中華民族存亡之際拯救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沒有占領中國的一寸土地，也未從中國獲得任何特殊利益，功莫大焉。我們應當感恩戴德，與美國建立長期的同盟關係，認同普世價值和民主憲政，內治修好，外施王道，化幹戈為玉帛，共同維護戰後的國際關係和世界和平。這才是我們紀念二戰勝利，反思歷史和緬懷先烈的真諦和應持的態度。

（原載美國之音，小標題為編者加）

抗日戰爭的真實戰況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 徐焰



歷史作為一面鏡子，總是由今人來照。在明治維新和甲午戰後，“日強中弱”的形勢導致日本幾十年持續侵華。當年中國取得抗戰勝利，却因國力衰弱并未贏得戰敗者的尊重。戰後日本在軍事上雖無獨立地位，却在經濟上長期對華居于優勢，結果中日邦交恢復後中國曾處於受援國地位。現在中國實力增強使得亞洲出現了中日“兩強並立”，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刺激了日本當權者要加強同美國的聯盟。由此看來，近年中日關係出現的緊張恰恰說明了中國已經崛起，并真正讓日方有了些敬畏心理。對一向有着崇強凌弱傳統的日本來說，中國越發展、越強大，才能真正獲得它的尊重。我國國內對抗戰史的回顧和宣傳，也要努力做到全面客觀，這才有助于國人以更科學、理性的方式認識中日關係。

中國在上世紀進行的抗日戰爭，幾十年來一直是激發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教材，這是應當也是必然的。不過，在一段時期，宣傳口徑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這使得今天遇到現實爭端時產生了困惑。例如釣魚島爭端加劇後，人們憤慨“戰敗國”敢占“戰勝國”之地，對內還產生諸如“軟弱”一類的指責。由于多年來國內強調突出“正面教育”，強調中國才是打敗日本的主力軍，結果反而引來不少人的疑問——既然如此，為何日本不肯謝罪甚至其政要多不承認侵略？為何中國要放棄對日本要求賠款？如今，人們已能接觸到多方面的信息，對當年那種片面的“正面教育”已不易全面接受，大量“憤青”的出現恰恰是對僵化教育的逆反。客觀地說明當年中國抗戰勝利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多數人才能冷靜客觀地正視中日矛盾的歷史由來，從而在目前的爭端中以理性的態度愛國。

毛澤東對中國抗戰的作用 有很客觀的評價

在很長時間內，中國因積貧積弱，為振奮民氣往往希望突出自己的戰績。例如一些宣傳口徑強調，抗戰時中國戰場是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中國是打敗日本侵略的主力軍。這種說法雖反駁了西方貶低中國抗戰作用的論調，歌頌了當年抗戰軍民的功績，不過嚴格而論卻不太準確。事實上，毛澤東在接待外賓時的講話，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有很客觀的評價。

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同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到中國在抗戰中的作用時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當年中國太貧弱，雖有大國之名卻無大國實力，祇是以持久戰拖住日本。世界上打敗法西斯的主力軍是誰呢？從實力看還是蘇、美、英三國。

過去一些正面教育的口徑，恰恰違背了毛澤東這一客觀評價。國內有些人着力宣傳抗戰重大意義的動機雖是好的，卻不談中國因貧弱而導致戰力有限。至于宣傳“主力軍”、“主戰場”而引用的一些數據，按科學的史學態度來分析并不嚴謹，甚至存在偷換概念的錯誤。

如有些人搞不清軍語中“死亡”與“傷亡”是不同概念，將中國“傷亡”3500萬人（其中死亡2000餘萬人）說成“死亡3500萬人”，并就此說中國超過蘇聯是二戰中犧牲最大的國家。殊不知蘇聯宣布的犧牲2700萬（俄羅斯有一數據是2650萬），是純粹的死亡數，並沒有加上2000萬以上的負傷數字，蘇聯才是二戰中犧牲最大的國家。

有人統計中國戰場上消滅日軍的數字，是根據日本戰後承認在關內戰場累計傷亡了133萬（戰時日軍極少有人被俘），加上在東北戰場和中國人在緬甸戰場上的戰果，得出了“消滅日軍150萬人”的數字。這一算法雖有其根據，卻忽略了日軍傷員治愈後重返戰場的人數，并不完全準確。

按照戰爭統計學的原則，對一場戰鬥或戰役消滅敵軍的統計，可以把死、傷、病、俘相加，這是敵人的淨減員數。對一場持久的戰爭的殲敵數若是按每場戰役、戰鬥的總數相加，往往會造成大量重複統計而高于實際數，這是因為傷病員過一段時間多數能歸隊。例如有時一個士兵在一場戰爭會負傷多次，若將此人在各次戰役的擊傷數累計，幾人的數字其實就是一個人。因此，若要科學地計算一場持久戰爭中一個國家的損失，應該計算的是其“不可彌補損失”，即死亡、被俘（而且是未釋放的）或重傷殘廢者的累計。

前些年一些宣傳抗戰成果的文章中，列舉出一個所謂中國戰場消滅日軍占日本戰爭中軍隊損失“三分之二”的虛誇比例。從統計學角度看，這個比例是用偷換概念的方式（把“傷亡”與“死亡”兩個不同概念混淆後相對比）算出來的，

即用中國軍隊造成日軍150萬人的“傷亡”同日軍戰爭中總“死亡”212萬人相除。其實按可比的數據看，中國戰場上日軍的死亡共45萬人，祇占其戰時死亡總數的22%。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僅有中國這一個交戰國，另有蘇聯這個發生過局部戰事卻主要採取軍事對峙的潛在敵國，還可以說中國是東方對日作戰的主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四年間，中國戰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確如毛澤東所說的，祇是“一個支隊”。

對日作戰美國展示了 最强實力，戰後處置日本 才掌握了主導權

包括中國抗戰史在內的戰爭史證明，不僅落後就要挨打，而且落後和衰弱的國家即使獲得戰勝國地位，最終也沒多少發言權。國人感到悲哀的是，抗戰勝利前夕美英蘇三國商議戰勝日本後的利益分配時，居然拿中國的領土權益（包括外蒙古問題）做了交易，國民黨政府還不得不屈辱地接受，導致戰勝國的領土損失面積比戰敗國還大。

在戰爭問題上的發言權，最終靠實力決定。中國在抗戰時國力衰弱，掌國柄的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當時連美國政府也這樣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還多數是游擊性質的部隊，這就決定了對日作戰主要是以持久戰方式拖住對手。

中國是同日本作戰最久的國家，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十年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便在東北開始了局部抗戰。1937年日本在盧溝橋戰事後曾叫嚷“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以為能速戰速決征服中國，結果深陷泥潭，雖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卻在正面戰場受國民黨軍抵抗，後方又有共產黨游擊隊襲擾，拖了八年不僅不能取勝也無法自拔。不過，中國因力量衰弱，在日本戰敗前也無力實施全面反攻。看一下日本宣布投降時中國的戰略要地如北平、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

地，還都在日本占領之下，這種戰場形勢與“勝利者”的地位相符嗎？客觀地講述這段歷史，應說明中國1945年戰勝日本是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不能單講本國戰場的作用。

過去宣傳抗戰，一些口徑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帶有片面性和虛誇性。如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宣布的戰果往往充滿吹噓，對一潰千裏等敗績則盡量掩飾。新中國成立後因與美國對立并需要強調“人民戰爭”的威力，較少談美國在太平洋戰場的戰績，而把地道戰、地雷戰等游擊戰描繪成打敗日軍的主要方式。改革開放後，大陸方面對國民黨抗戰給予了肯定，不過一些媒體又襲用臺灣書籍中的吹噓資料，對整個中國戰場的作用大力抬高。這種教育對振奮民族精神也許有些作用，但從長遠看卻會使相當多人對此類宣傳從整體上產生不信任感，使他們反而容易聽信反面的歪曲宣傳。

仔細研究日本在二戰中的兵力分布，可看出它因輕視中國而在多數時間未投入主力。日軍祇是在1940年之前的兩年把多數陸軍師團投入關內，針對蘇聯的關東軍卻保持着最精銳部隊（對付滿洲的抗日游擊隊主要使用偽軍、偽警），軍費投資重點又是準備對美英作戰的海軍。日本因工業和財力落後于西方強國，有限的投入祇能保證其航空兵和戰艦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陸軍裝備遠遠落後于美英蘇德等國。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後，不僅幾乎全部海軍投入對美作戰，陸軍精銳也陸續投入南洋。看一下戰爭末期日軍的兵力分布：在本土和南洋對付美、英的兵力為550萬，在滿洲和朝鮮對抗蘇聯的兵力為92萬，在中國戰場（當時偽滿地區不包括在這一戰場）兵力為110萬。若說中國是當年對日戰爭的“主戰場”，公正地講應在後面加上“之一”。

如果查一下日本在戰爭中的損失，大多數也是美軍造成。戰時日本假報過數字，戰後其靖國神社卻能查到每個戰死者的靈牌，加上政

府要按實數發撫恤金，其厚生省統計185萬軍人戰死（如加上此後拘押中的死亡則總數達213萬）是準確的。具體看一下死者分布：日軍在中國關內八年作戰死亡為40萬（宣布投降後又死亡了5萬人）。日軍在滿洲死亡共9萬，絕大多數系蘇軍造成。在緬甸死亡16萬，除少數為中國遠徵軍擊斃外，多數系英軍造成。其餘120萬“戰死者”，都死于同美軍交戰的太平洋戰場，其中在菲律賓便死了49萬。

美軍在太平洋島嶼戰中能大量擊斃日軍，并成建制全殲日本不少軍、師團單位（這樣其傷病員也大多會死亡），是因為美軍擁有占絕對優勢的火力和技術裝備。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般祇能零打碎敲，沒有全殲過一個師團、一個旅團，連殲滅聯隊（團）級單位也僅在騰衝這樣的個別地區出現過。保全了建制的日軍，便能將大量傷病員後送治療，各部隊經補充也能恢復戰力。至于海戰方面，當年中國海軍未打過一次海戰便自沉，空軍力量也弱，戰爭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本大中型戰艦。日本海軍的幾十艘戰列艦、航空母艦和巡洋艦絕大多數都沉入海底，又基本上是由美軍造成。

過去一些宣傳說蘇聯軍隊“殲滅了日本關東軍”，從史實看也不大準確。蘇軍確實長期牽制了日本關東軍主力，最後宣戰又對日本形成了比原子彈爆炸更大的震懾，使日本御前會議于蘇聯參戰次日作出在保留天皇制的條件下投降的決定。若從戰場實際看，蘇軍對日作戰僅八天，關東軍在主力尚存的情況下即奉命停止抵抗，隨後蘇軍即轉入“受降”而不是“殲滅”作戰。蘇聯對日作戰出力雖不算多，卻在處置日本時比中國有更大發言權，這恰恰是其國力軍力遠強于中國的體現。

日本除了在海外戰場遭受重大損失，本土也遭受了猛烈轟炸，包括落下兩顆原子彈，這些全系美軍造成。中國在抗戰時沒有攻擊日本

（上接第45版）

本土的能力，蘇軍出兵祇攻擊了滿洲、朝鮮和日本北方島嶼（按蘇聯講法這些島原來曾屬俄羅斯）。日本宣布投降時，祇有擁有強大海軍的美軍能夠開入日本境內并單獨實施占領。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就會明白美國在打敗日本時展示了最強的力量，戰後在處置日本時也就掌握了主導權。

正視國家病弱才能客觀看待歷史，振奮民族精神要靠科學理念

國家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又是理性化。一個民族要振奮人心、凝聚內部，自然需要突出英雄主義和宣傳自己的戰績，不過對自身的歷史病弱和敗績也不應回避，如同古人所說的那樣——“知耻近乎勇”。歷史從來是多棱鏡，國人對抗戰史要從多個角度看，才能知道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艱難；同時了解民族的傳統病弱，如此方能以更為理性的教育鞭策後人為強國夢而努力。

客觀地回顧抗戰，首先要看到當時的中國是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後的農業國，面對工業強國日本的大舉入侵，能夠堅持八年全面抗戰，最後與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一起將日本打敗，衆多志士仁人的英勇奮鬥確實值得後人大力頌揚。如今國人歌頌抗戰英雄，主要應弘揚他們頑強持久奮戰的精神，誇大戰績則屬畫蛇添足。

講抗戰史又不能避開當時中國的病弱，這不僅體現為經濟和科技水平落後，也表現為當政的國民政府的腐朽。如南京保衛戰時11萬守軍面對同等數目的日軍進攻，僅5天便全軍崩潰且官兵亂跑，結果多數人當了俘虜慘遭屠殺。國人應譴責日軍在南京屠城的暴行，同時不能回避守軍保國衛民的無能。再如抗戰期間以國民黨副總裁為首的大批軍政官員投日組織偽政權，政府軍有60萬人降敵變成偽軍，這種民族耻辱是不應諱言的事實。

（上接第8版）

第二，大家都非常熱愛藝術。能組織這麼大的畫展，在海外是很不容易的，也不是在每個城市能做起來的，有這麼多藝術家能凝聚在這裏，無論是國內的，本地的，也有從美國其他城市來的。我覺得有一些藝術家還在堅持創作，而且創作的題材繼承了中國傳統，也學習了美國當地先進的藝術形式，而且結合得非常好。大家還在用中國的題材和原素在創作，沒有失去中華民族的傳統，這也是給我的一個印象。

再一點，就是大家很熱心參與這個公益活動。一有什麼活動就能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這就說明大家不是一盤散沙，而是齊心協力，這一點對我也是很有感觸的。

這三點就是我剛來不長時間的一個印象。

美中時報：最後一個問題，剛

抗戰結束前夕，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大勢已去，在中國戰場的強勢地位卻并未改變，1944年春至1945年初“打通大陸交通綫”攻勢仍將國民黨軍打得敗退千裏。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中國戰場可能崩潰，急于請求蘇聯參戰，因而在雅爾塔會議上用中國領土權益同蘇聯做交易。戰後不少日本人認為“祇敗給了美國”，對中國不肯服氣，原因不言自明。

現代科學要注重定量分析，戰史分析的科學性應體現為準確考證戰績和損失數，不能使用誇張或歪曲的資料。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全面抗戰開始前中國政府統治區年產鋼不過4萬噸，日本卻達580萬噸。當時中國處於四分五裂狀態而對國民產值無法統計，1936年國民政府財政收入僅為可憐的11.9億元法幣（折合4億美元），同年日本財政收入則超過100億日元（折合30億美元）。再看當時美國的實力，又遠非中日兩國可比。美國戰時年最高鋼產量超過8000萬噸，年財政收入達1000多億美元。戰爭中實力對比是決定因素，中國作為戰勝國享受不到應有待遇，還受到其他盟友欺凌，其原因祇有用定量分析才能解釋。

若不進行定量分析而祇搞定性宣傳，對抗戰的戰果加以誇張，就會顧此失彼、自相矛盾。例如許多國人就不理解：為什麼戰敗的日本對中國不服氣且長期否定侵略罪責呢？中國為什麼無法得到日本的賠款最終祇好放棄呢？了解美國的實力及其單獨控制日本的實際，人們才會明白，1948年美國宣布日本可免除賠款義務後，蘇聯、英國和中國國民黨當局看到索賠無望祇好放棄，1972年中國政府在對日邦交時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難以改變的事實。

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處置日本時沒有多少發言權，也就難以索回一些喪失的領土權益。例如原屬臺灣的釣魚島在1895年馬關條約後落入日本之手，抗戰勝利後由美軍控制而未歸還中國。1970年美國在向日本“歸還衝繩”時，又將此島交

才您也說了，說這個活動要是在大陸辦，人才多，條件、資源也豐富。然而在美國，華人也不多，資源、資金都有限，所以沉陽總商會朱會長和大家齊心協力舉辦這個活動，您也贊揚了這次活動，也是不容易的。

您是領事館文化主管部門，您對我們這個文化活動有什麼期望，從領事館的角度說有什麼支持的力度。作為美中時報，我們的宗旨是促進中美兩國之間的文化、經濟交流。其中促進文化交流是我們的目標之一。我經常和原來的樂立文領事，劉蘭香領事，于丹領事聯系，他們都是做媒體方面的，這次我們和你們交流文化領域方面的問題。從領事角度講，您看看對我們這些海外媒體有什麼期望，該怎麼做，怎麼樣我們才能把文化交流活動辦的越來越好？

古今參贊：我覺得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而且有強大的生命力，它

給日本管理。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時，毛澤東、周恩來決定對釣魚島問題予以擱置，鄧小平和後來的中國領導人也沿襲這一決策。2012年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發難激化矛盾時，許多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不知道中國當年雖有戰勝國之名，卻未收回那片島嶼的事實，誤以為是現在“受欺負”。

過去幾十年宣傳教育的事實證明，祇有正面教育或片面的解說，會導致受教育者在思想上非常脆弱且經不起風浪，一旦遇到現實與正面宣傳不相符，便會出現大批偏激的充滿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憤青”。同樣，如果不搞正面宣傳，否定當年的奮鬥史且一味貶低先輩，又會導致媚外和民族虛無主義。看一下如今社會的思想狀況，恰恰是這兩種傾向都在滋長，這又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全面、科學地宣傳歷史的重要性。

當年未能讓日本對戰爭悔罪，如今祇能以自強處理中日關係

國家間的關係，最終以實力和利益來決定。1945年以前的半個世紀間，日本不斷侵略和欺負中國，戰敗後又長期不承認侵略罪行，關鍵因素是中國實力不濟，實力最強的美國又在戰後多方庇護日本。

許多國人多年來總是憤慨于日本政要大都否認侵略罪行且參拜靖國神社，不理解為何德國能深入反省歷史日本卻不能。要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客觀地回顧歷史。對傳統說法“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宣傳再做深究，就能看到當年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其實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保留國體”。美國從減少自身傷亡和戰後牽制蘇聯的戰略需求出發，對此表示同意，導致頭號戰犯天皇裕仁及其重臣繼續在位，甲級戰犯岸信介（即現在的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戰後還長期任首相。直至現在，日本政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這些戰犯的後人，他們怎麼可能清算當年的侵略罪行？

對比1945年德國和日本戰敗的

的內涵很豐富，這個大家都是藝術家，都很了解，我就不多說了。

那麼，中國文化怎麼在美國生根發芽、枝繁葉茂？這個可能是在美國的和在國內的藝術家們要做的一個事情。它有兩層意義：一個是在海外的華人華僑可以通過這個文化活動來學習我們的文化和繼承我們的文化來提高凝聚力，讓我們的孩子子孫孫知道我們是從哪裏來的。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這裏有很多民族生存，可他們都很注意維護自己的文化。之所以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沒有中斷，就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藝術形式，有自己的風俗習慣，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華人走到世界各地，為什麼他們能認出我們，就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共同維護和發揚這些共同的東西。另一方面，美國既然是多元文化組成的社會，我們也要向美國社會奉獻我們自己的力量。作為美國社會

情況，可看出其根本區別在于納粹政權已被盟軍徹底消滅，戰後的東德、西德政權都是盟國扶起的原反法西斯人士執政。日本戰敗後，元首和政府卻都保留下來，戰後祇是聽命于美國，對內政進行了一些“民主改革”。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後，美國又把建立美日軍事同盟視為亞洲政策的基石，為此實行了在政治上、經濟上扶助日本的政策。1951年美國主持的舊金山和會，便把中國排除在外，這個會議通過的對日和約祇談讓日本放棄南海島嶼、臺灣，而不談將其歸還中國，這就種下了“臺獨”和南海爭端的種子。

由于有美國大力幫助，1950年日本的經濟產值便超過100億美元而恢復戰前最高水平，1970年更超過2000億美元。因此，日本當局和相當多國民對打敗自己又加以扶植的美國又敬畏、又感激，對華態度則始終追隨美國。由于美日軍事同盟對新中國構成最大戰略威脅，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考慮對日政策，主要是爭取日本人民，以削弱日美同盟關係。

戰後美國單獨占領日本，如何追究戰爭責任實際由美方最後決定。戰爭剛結束時，重建的日本共產黨和一些左翼派別曾在國內發起過清算天皇、財閥戰爭罪行的運動，卻受占領軍壓制，而多數國民則依舊受神道教思想束縛，故這場運動祇造成些聲勢而未收到多少實效。1946年至1948年東京審判的對象主要限于“光頭軍閥”，雖追究了東條英機等一些次要戰犯（有人把東條英機說成“二戰三元凶”是不了解日本戰時歷史），卻放過了最主要的戰犯，而且沒有清算當年在侵略戰爭起支柱作用的財閥。戰後日本政界仍由這些財閥起主要作用，這也決定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必然持續右傾化。

自上世紀50年代起，日本出現了持續幾十年的“經濟起飛”，民衆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左翼運動在70年代後逐漸陷入低潮，右翼勢力卻依仗着經濟底氣重新滋長。看到這種難以改變的事實，蘇聯最先

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把我們的文化融進美國的文化，使美國的文化也更豐富，它也需要更多發展，需要各種養分。所以這也是怎麼樣使我們的文化跟美國文化結合起來，使我們的文化在這裏更有生命力，有更多的人喜歡，有更多的人認同，從而促使我們跟其他族群之間的理解和了解，也更好地和諧在一起，和其他民族在一起更好的生活。

關於我們今後支持和合作的問題，我想我來的時間很短，我會認真聽取咱們華人，藝術家們，還有董大姐，朱館長這些熱心的組織者們的意見，看看今後怎麼做文化交流工作，聽聽你們有什麼困難，有什麼要我們做的，我們會積極地出面，去聯絡也好，向國內積極反應也好，看看能解決大家什麼困難，能把咱們或藝術家們，美術界，發展的更好。

中國美術館能有更好的發展，使我們這個平臺能展現更好、更出

于1956年恢復對日邦交，不再提戰爭遺留問題（蘇方在北方四島已占了便宜也不願再談）。中國1972年對日復交時，也祇能從現實出發。後來中國政府和民間雖經常提到日本侵華暴行，對一些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殺加以駁斥，卻也不可能改變日本政府和社會主流的歷史觀。

追溯二戰結束時的歷史可以看出，若想讓日本社會清算并真正承認侵略罪行，必須在戰後清算各級戰犯并改變當權者。由于美國的包庇和日本社會的局限，這一歷史機遇業已喪失。現在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人多已不在世，就普通日本民衆而言，部分老年人還存留一點對華歉疚感，中青年則大都不願再追究當年的戰爭責任。看一下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民間測驗，對中國有好感的人比例還較高。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現在，日本民意測驗顯示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在降低，重要原因就在于年輕一代對華沒有負疚感，且認為本國受中國打壓。當然，日本出現這種社會思潮，根源又在于其當政者對中國崛起的不安，因而進一步追隨美國并煽動反華情緒。

歷史作為一面鏡子，總是由今人來照。在明治維新和甲午戰後，“日強中弱”的形勢導致日本幾十年持續侵華。當年中國取得抗戰勝利，卻因國力衰弱并未贏得戰敗者的尊重。戰後日本在軍事上雖無獨立地位，卻在經濟上長期對華居于優勢，結果中日邦交恢復後中國曾處于受援國地位。現在中國實力增強使得亞洲出現了中日“兩強並立”，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刺激了日本當權者要加強同美國的聯盟。由此看來，近年中日關系出現的緊張恰恰說明了中國已經崛起，并真正讓日方有了些敬畏心理。對一向有着崇強凌弱傳統的日本來說，中國越發展、越強大，才能真正獲得它的尊重。我國國內對抗戰史的回顧和宣傳，也要努力做到全面客觀，這才有助于國人以更科學、理性的方式認識中日關系。

（來源：共識網，《同舟共進》）

色，更多彩的東西，我希望你們能向我們提出一些想法和意見。

據介紹，古今參贊是文化部資深外交官，北大畢業雙學士，曾經在尼泊爾、新西蘭常駐，擔任高級外交官。後來回國又在文化部外聯局工作過，在中國文化部人事司主管人事工作。最近，中國駐洛杉磯文化參贊車兆和任滿榮歸，古今赴美接任其職。

王瑾女士是貴州人，貴州大學畢業，在英國讀碩士，在文化部工作了二十多年，曾經在駐毛裏求斯使館，駐美國使館，駐新西蘭工作過，十年前在華盛頓文化處工作過，也是外交官，曾經當過非洲處的副處長，後來又到過東盟，在東盟中心常駐。王瑾女士曾表示，車兆和參贊是自己的老領導，古今參贊是她現任的洛杉磯領館的領導，如今要在古參贊的領導下把工作做好，相信在他們倆的配合下，一定會把外交工作做好。

關於二戰的兩個迷思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韓連潮



珍珠港的美國海軍軍人觀看美國驅逐艦在日本偷襲下爆炸，1941年12月7日。

二戰結束70年以來，關於太平洋戰爭起因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爭議。筆者認為這些爭議中有兩個重要迷思應當厘清，以便我們能夠實事求是地反思歷史，把握未來，維護和平。

迷思之一是羅斯福總統在日美關係上玩弄計謀，為了參加二戰，不惜犧牲數千美軍官兵生命和整個太平洋艦隊，誘使日本偷襲珍珠港，因而引發太平洋戰爭。

迷思之二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因素是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滿洲裏，與美國投擲原子彈無關。這一迷思在國內反美憤青中頗有市場。

澄清第一個迷思

這個迷思的最初形成是美國兩黨政治爭鬥的結果。194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紐約州長杜威挑戰希望第四次連任總統的羅斯福。一些軍中人士找到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舉報羅斯福對日本偷襲珍珠港知情，因為美國破譯了日本密碼，掌握其秘密通訊內容，然而羅斯福不採取防範措施，使美軍蒙受重大損失，而讓太平洋艦隊司令和夏威夷基地司令做了替罪羊。杜威擬利用這一材料作為競選議題，公開發表演說抨擊羅斯福，但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出面要求杜威不要披露，因為會嚴重影響對日戰事，增加美軍傷亡。杜威接受了馬的意見，最後其問鼎白宮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戰後，美國國會立即設立了珍珠港事件聯合調查委員會，分別由6名民主黨、4名共和黨參、眾議員擔任。經過近一年的調查，得出結論認為，偷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者是日本，羅斯福及其高級幕僚并未欺騙、挑釁、煽動、引誘或脅迫日本偷襲珍珠港。委員會兩名成員不同意大多數成員的結論，提交了

自己的報告，繼續質疑羅斯福總統的行為。

此後，許多陰謀論人士和歷史修正主義學者紛紛著書立說，提出自己的觀點、看法和考證，試圖將羅斯福總統說成戰爭販子，要其承擔戰爭責任。他們提出的比較有殺傷力的證據包括：珍珠港事件前幾天和當天破譯的日本外交電報，特別是第902號電報，美國戰爭部長日記上記載的羅斯福談話，以及麥克科勒姆備忘錄（the McCollum Memo）。下面讓我們一一剖析這些證據。

不錯，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前就破譯了日本的外交密碼（美國稱“紫色”密碼），掌握了日本的外交和間諜活動，但並沒有能破譯日本海軍的密碼，所以並不知道日本軍事活動，特別是偷襲珍珠港的作戰計劃，美國祇能從日本外交部與其世界各地使領館的電報往來中推斷日本可能的軍事行動。而日本人從蘇聯駐美大使處知道其外交密碼已被破譯，但不相信這是事實。

1941年12月1日，日本電報指示倫敦、香港、新加坡、馬尼拉使館銷毀“紫色”密碼機，2日又指示華盛頓使館除留一臺譯碼機之外，銷毀所有秘密文件和密碼機。情報人員判斷東南亞和南太平洋戰事在即，並通知了有關單位，包括夏威夷。美國駐東京、北平、上海和曼谷的武官處開始銷毀密件。但是卻沒有人想到日本會進攻珍珠港。

羅斯福的批評者們聲稱美國12月6日破譯的第902號電報已經暴露了日本的戰略意圖，但被他有意忽略。其實，這份電文是一項備忘錄，共14部分，是針對美國的最後通牒，擬在偷襲珍珠港之前遞送。其基本內容是為日本東亞政策辯護，指責美國的種種不是，第13部分結尾聲稱日本不能接受赫爾11月26日提

出的包括必須從中國撤軍在內的四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

據羅斯福看該電報時唯一在場的海軍軍官舒爾茨在國會作證的證詞，羅斯福讀完電文後對在旁邊的霍布金斯說，“這恐怕意味着戰爭。”霍表示同意，然後二人討論日軍部署問題，分析日軍下一步行動，他們提到東南亞，但沒有提及珍珠港，未有任何暗示明天就是偷襲日，也未通知要部隊警惕。霍布金斯當時說，可惜我們不能首先打擊日本，防止突然襲擊。羅斯福點頭說，對，我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是愛好和平的，而且我們有良好的記錄。舒爾茨認為羅斯福的後一句話是暗示美國必須保持不先開戰的記錄，不首先動手攻擊別國，祇能等別人先來犯。

很顯然，從二人的對話中，很難得出羅斯福對日本的偷襲計劃知情。至于霍布金斯提到防止日軍突然襲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德軍就是使用閃電戰侵略了歐洲好幾個國家，日軍又是德軍訓練出來的，戰略戰術比較相近，想到日軍突襲是很自然的事。

羅斯福接下來又告訴霍布金斯，他給天皇發了一份電報，不是通過正常渠道由東條英機轉，而是直接給天皇的，電報對日本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表示關切，希望日本從東南亞撤軍，羅斯福特別強調說他這樣做是將天皇當國家元首來對待。舒爾茨揣摸羅的意思是，如果天皇沒有給出滿意的答復，總統可以向國會有所交待。這份通過美國駐日大使轉交的電報再次呼吁天皇履行神聖職責，恢復美日傳統友好關係，防止戰爭造成更多的人喪生和破壞。可惜這封電報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才送達。如果羅斯福知情，他這樣做無疑是畫蛇添足。

由于第902號電文第14部分當

天未譯出，7日上午10時羅斯福總統才讀到了第14部分內容，該部分指責美國利用野村和赫爾的談判阻礙日本通過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來維護和平，因此日本政府認為日美進一步談判不會達成協議。僅此而已，電文並沒有宣戰，也未表示中斷外交關係，祇是宣布終止美日之間的外交談判。因此，也不能由此得出羅斯福知道日軍要偷襲珍珠港的結論。

2011年，研究人員又從聯邦調查局羅斯福檔案資料中，找到了另一份新解密的備忘錄，其中海軍情報部門1941年12月4日警告羅斯福日本正在動員所有情治力量在美國西海岸、巴拿馬運河以及夏威夷加緊收集軍事經濟情報，為其海軍所用。但是，這份報告同時點了三個地方的名，還是不能證明羅斯福知情。

另一項常常被引用的所謂證據是時任戰爭部長的史汀生11月26日的一篇日記，其中稱，羅斯福對史汀生表示，“美國可能在下個星期一（12月1日）受到日本攻擊，因為日本人在不事先警告就發動襲擊方面是臭名昭著的。問題是我們應當怎麼辦？我們如何巧妙地讓他們打第一槍，而自己又不遭受重大損失。”

首先，這不是羅斯福的原話，而是史汀生的轉述。我們並不知史的轉述和記憶是否準確，或他的秘書在轉錄抄寫中是否有誤。其次，如果羅斯福知情，就不會將自己的戰爭部長蒙在鼓裏，而且他們共享很多情報。第三，羅斯福所說的進攻時間也不對，顯然他祇是打個比方，他的後一句話證明了這一點。第四，珍珠港遭受的損失巨大，不符合羅斯福自己的講話精神。“巧妙地”一詞（maneuver）有操縱的意思，最受歷史修正主義者詬病。但是，

迷思之一是羅斯福總統在日美關係上玩弄計謀，為了參加二戰，不惜犧牲數千美軍官兵生命和整個太平洋艦隊，誘使日本偷襲珍珠港，因而引發太平洋戰爭。

迷思之二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因素是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滿洲裏，與美國投擲原子彈無關。這一迷思在國內反美憤青中頗有市場。

羅斯福的意思可能是我們不能打第一槍，要等日本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先動手，我們才能師出有名。

更為重要的是，在史汀生記下這些話的三個星期之前，山本五十六已于11月5日下達了偷襲珍珠港的作戰命令，而日本外相也已指示野村，日本不能在談判中取得理想的解決方案，必須在11月29日中斷與美國的談判，“此後，事情將自動發生。”至于在哪裏發生，美國決策者祇能猜測。

而且，羅斯福的總的戰略思路是先歐後亞，所以他並不希望當時在太平洋發生戰爭，分散支援歐洲的資源。這一點，他反復在很多場合強調過。在日本侵占東南亞之前，一些內閣成員要求對日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包括完全停止石油輸出，羅斯福表示反對，他認為日本正在東進進攻蘇聯遠東還是南進占領南太平洋地區問題上猶豫不決，如果禁運，日本一定南進。美國沒有足夠的海軍，很難應對太平洋發生的事件，所以維持太平洋和平至關重要。

美國軍方馬歇爾和斯塔克將軍也都反對與日本在太平洋直接發生武裝衝突。直到7月日本決定南進，占領了法屬印度支那之後，羅斯福才改變態度，對日實行全面禁運和凍結資產。顯然，美國的措施是羅斯福對日本的侵略行徑的被動反應，而不是主動挑起或引誘日本發動侵略戰爭。

同理，歷史修正主義學者利用麥克科勒姆備忘錄來說事，也是經不起推敲的。麥克科勒姆是海軍負責遠東的一名情報少校，他于1940年10月7日為其上級納克斯上校寫了一份備忘錄，建議採取8項行動，挑起日本公開發動戰爭。8項行動

（下轉第48版）



二戰時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美軍投下的原子彈在日本長崎爆炸後形成的蘑菇雲，1945年8月9日。



1941年10月10日，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中）向美國總統羅斯福（左）解說含有中國一萬師生簽名的書冊。

（上接第47版）

包括全面援助蔣介石政府，對日全面禁運，利用英國、荷蘭在太平洋的基地，派遣巡洋艦等。沒有證據證明羅斯福看到過這份報告，麥克科勒姆自己否認接觸到羅斯福，後來在講述自己的海軍生涯的訪談中也未涉及此事。備忘錄雖然提到利用日本公然的戰爭行動使美國公眾支持戰爭，但是其主旨是防止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此外，如前所述，羅斯福反對對日全面禁運、希望維持太平洋和平。日本的帝國主義本性決定了它一步步走向侵略，而羅斯福一直是被動應對，最後不得已被卷入戰爭。

此外，我們知道赫爾11月26日的照會雖然堅持日本從中國撤軍，但並沒有規定時限，為進一步談判提供了空間。並不是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美國向日本發出的最後通牒，將日本逼到了牆角，故挺而走險。

雖然羅斯福總統收到不同渠道的警告，但是沒有一條情報準確地指出日本會在何時何地攻擊美國目標。這種情形很像美國911事件之前，克林頓和布什政府均錯過許多信號，未能及時判斷出恐怖分子的行動計劃一樣。這是從上到下整體系統運轉失靈的人為錯誤，而不是人為陰謀造成的。

美國的代號為“奇蹟”的破譯項目，人手嚴重短缺，常常不能及時翻譯、分析和發送破譯的電文，導致各級情報和決策部門錯過了日本偷襲的信息。有些完全可以判斷出日本偷襲計劃的重要電文，由于翻譯的延誤，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才譯出。

羅斯福總統及其幕僚無疑應對誤判日本負有一定責任。其最親密的朋友、幕僚霍布金斯稱，羅斯福當時的確判斷日本不會攻擊夏威夷和菲律賓，而會向中國縱深發展，或者占領泰國、法屬東南亞和馬來西亞等地，時機成熟時，也會進攻蘇聯。這樣的誤判使美國損失慘重，羅斯福難辭其咎。

但無論如何，日本的侵略計劃是其推行軍國主義、與德意法西斯結盟、爭奪戰略資源的必然結果，1941年1月開始制訂的偷襲珍珠港祇是其總體侵略計劃中的一部分，日本同時還進攻了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其他地區。既使沒有偷襲珍珠港，美國國會也會因日本侵占菲律賓而對日宣戰。所以，羅斯福引誘

日本偷襲珍珠港為其參與二戰制造借口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根本原因的迷思

這個迷思最早是由戰後一批左派學者和反核人士創造的，其中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加爾·阿爾佩羅維茨、馬丁·捨爾溫和理查德·羅茲等人。

然而，他們的影響遠遠沒有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日裔歷史教授長谷川毅那麼大。二戰勝利60周年時，長谷川出版了一本名為《與敵人賽跑》的書，用自己的所謂研究成果聲稱，美國的核爆對日投降幾乎沒有影響，而決定因素是蘇聯紅軍出兵滿洲裏。該書使這一迷思廣為流傳，到目前為止仍有眾多的信徒。

長谷川毅後來又對其觀點做了一些修正，基本上有如下幾點：（1）日本投降最重要的因素是天皇終戰的“神聖決定”；（2）長崎核爆對日本投降影響甚小；（3）比起美國的核爆，蘇聯出兵滿洲裏對日本決定投降影響更大；（4）核爆和蘇聯出兵均沒有對日本投降產生直接的、決定性的、立即的影響；（5）不使用原子彈，僅依賴蘇軍參戰，日本最終也會投降。

因為本文篇幅的關係，筆者不擬逐一反駁長谷川的觀點，而將重點放在是什麼關鍵因素促使裕仁天皇作出終戰決定，是蘇聯出兵東北，還是美軍的原子彈？

僅就日本投降本身而言，裕仁天皇的決定毫無疑問占有舉重足輕的作用。天皇在德國1945年5月8日崩潰之後，即有意願早日結束戰爭，實現和平。但希望通過蘇聯斡旋體面投降。但其背後的推手是什麼呢？下面讓我們看看核爆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8月6日，美國在日本軍事重鎮廣島投放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日本政府和本營直到7日上午才從英美電臺廣播中了解到真相，隨後軍方收到核爆破壞的直接報告，日本當局異常震驚，因為日本對核研究并不陌生，其海軍和陸軍都有自己的高度機密的核研究項目，1945年初才因開支太大，成功機率太小而放棄。

當天上午，內閣開會，東鄉外相報告了從外臺匯集的信息，建議應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軍方人士認為核爆可能是美國瞎編出來的，因此內閣決定在進一步弄清情況之前先不作判斷。

8日，在未收到調查委員會報告之前，鈴木和東鄉認為廣島核爆事關重大，應當馬上進宮報告天皇，建議及時接受《波茨坦公告》。當天下午東鄉晉見天皇，告訴天皇外交部匯集的有關核爆信息：原子武器將給現代戰爭帶來革命性變化，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美國將對更多的日本城市進行核爆。天皇雖然對蘇聯斡旋和平仍存一線希望，但明確表示因為這樣的新武器的出現，使戰爭越來越不可能繼續下去，日本不應繼續拖延終戰決定。天皇要求東鄉轉告鈴木首相他的旨意，盡快做出終戰安排。鈴木當即召集最高戰時委員會會議，但因一些成員不在而未開成。

其實，天皇終戰的決心在7日就已下定。天皇側近內大臣木戶幸一中午得知核爆的消息，立即在下午告訴了天皇。木戶在其日記中記載了天皇和他的談話，其中天皇說道：“事情現在已經陷入了如此的僵局，我們應當屈從于不可避免的命運。無論對我的安全有何影響，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終止戰爭，以免再發生類似悲劇。”

天皇決心終戰時，蘇聯尚未出兵滿洲。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一直拒見日本大使佐藤尚武，直到8月8日晚11點才與之會面。莫洛托夫通知佐藤，蘇聯決定廢止《蘇日中立條約》，並擬在9日對日宣戰。一個小時內，蘇軍對日關東軍發起全綫進攻。日本政府9日4時才從塔斯社的廣播中知情，直到10日11點蘇聯大使才正式知會東鄉外相蘇聯對日宣戰。

9日，被稱為“核心內閣”的六人最高軍事指導委員會開會商討天皇終戰的要求。鈴木、東鄉、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主張在“護持國體”的條件下馬上接受《波茨坦公告》，而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以及海軍參謀總長豐田副武則要求附加自主撤兵復員、處罰戰犯以及保障不予占領日本本土的條件。天皇當即“聖斷”在維持天皇體制下投降。

10日，日本向同盟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國代表同盟國回復稱，天皇體制應由人民意願來決定。13日，天皇再次排除軍方幹擾，聖斷接受同盟國立場。15日，天皇頒布投降昭書。詔書中特別提到核爆為終戰理由，其中稱：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

終找來我民族之滅亡，延可破卻人類文明。

1945年9月9日，日本正式投降一個星期之後，天皇寫了一封信給年僅11歲的皇太子。他在信中總結了日本戰敗的四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日本過高地估計了自己，過度輕視了美英兩國實力；第二個原因是，日本軍隊過份強調（戰鬥）精神的作用，而忘卻了科學；第三個原因是，他作為日本的最高統帥卻未能像其祖父明治天皇手下擁有眾多遠見卓識的軍事領導人。最後一個原因是，軍人相互爭鬥稱雄，看問題未有更廣闊的視野，知進而不知退。他之所以選擇投降是為了保全日本皇室的三神器（八咫鏡、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以及人民的生命。

很明顯，裕仁談及的“忘卻科學”實際上是指核武器。日軍祇依仗武士道精神作戰，未能重視科學技術在現代戰爭的作用，故而戰敗。可見核爆在天皇心目中的位置。

蘇軍出兵東北顯然加快了日本投降的進程，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日軍方在蘇聯出兵前和出兵後都一直堅持或者有條件投降，或者戰鬥到底的立場。是天皇的聖斷，迫使軍方讓步；而天皇的決定在蘇軍出兵前即已形成。

我們知道，日本和蘇聯1941年4月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其中雙方保證互不侵犯，如第三方侵犯，另一方須保持中立，同時蘇聯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條約為期5年（有意思的是，中共當時大力贊揚這一條約，稱其對外蒙有利，對全中國解放有利）。

正是因為蘇聯在戰爭中的中立地位，日本最高戰爭指導委員會1945年5月中旬決定請蘇聯出面斡旋來結束戰爭。6月初，天皇也採納了木戶的和平方案，通過蘇聯斡旋日本向同盟國有條件投降事宜。6月22日，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再次表示他擔心由于美國空襲造成更大困難，希望不要局限在本土防禦，同時應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軍方在天皇面前承諾支持這一方針。

6月29日，日方向蘇聯提出締結長期互助、互不侵犯條約，以此換取蘇聯斡旋。但蘇方一直拒絕回答。

7月7日，天皇十分焦慮日蘇談判無進展，召首相進宮質詢，并下令馬上派出特使訪蘇，請求蘇聯斡旋。日本政府決定派近衛文麿作為特使赴蘇。

7月11日，日本駐蘇大使終于

見到莫洛托夫，但莫聲稱蘇需要時間仔細研究日本方案。此後，日本大使又進一步得到指示，明確告知蘇聯，日本天皇終戰的意願和接受近衛特使赴蘇的請求。但莫洛托夫以參加波茨坦會議為理由拒絕與之會面。

7月18日，蘇聯照會日本，由于天皇的信件中沒有具體提議，所以蘇聯政府不能給予確切的答復。

日本政府25日照稱，日本希望蘇聯斡旋實現和平，祇要不是無條件投降，一切都可以談，并表示可以充分考慮蘇聯在東亞的要求。

26日《波茨坦公告》發表，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認為如果蘇聯最終同意斡旋，波茨坦公告的條款可以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讀。所以決定在知道蘇聯態度之前不對公告表態。

30日，日本大使進一步告知蘇聯政府，祇要日本的榮譽和生存得到保障，日本願意接受條件投降，并要求將這一信息轉告在波茨坦的蘇聯領導人。

然而，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其苦苦等待的蘇聯斡旋永遠不會到來，而得到的卻是8月6日美國的新式炸彈。

上述資料顯示，日本對蘇聯斡旋終戰寄予了太大的希望，盡管明知成功渺茫，但死死不願放棄。蘇聯對日宣戰的震撼是日本對斡旋和平期望的徹底毀滅，而不是蘇聯軍事打擊的結果。日軍情報機構十分清楚蘇軍在遠東集結，軍隊一直預期蘇軍的進攻。其時日軍目標已轉為本土防守，而不是保衛滿洲和朝鮮了。據日本報紙報道，當時鈴木首相聽到蘇聯出兵的消息後，非常平靜地說道，“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

日本歷史專家Edward J. Drea分析得對，日軍有足夠的經驗和實力應對蘇聯的常規戰爭，然而對于美國核武器卻沒有軍事應對措施，祇有選擇投降。

那麼，為什麼長谷川毅一類的歷史修正主義學者堅持蘇軍參戰才是日本投降的決定因素呢？筆者認為，長谷川實際上是試圖通過證明軍事上完全沒有必要使用核彈來進而挑戰美國核爆的道德性，從而得出他在其著作最後所下的結論：“這場戰爭既沒有英雄，也沒有惡棍——大家都是人。”問問成百上千萬慘死在日軍屠刀下的無辜冤魂，我們就知道這個結論是多麼的荒謬。

（原載美國之音）

類別	序號	產品代碼	品名	瓶/盒	粒數/瓶	零賣每瓶	整盒購買	類別	序號	產品代碼	品名	瓶/盒	粒數/瓶	零賣每瓶	整盒購買		
兒童保健	1	SUWKIDL-60	寶寶健	15	60 Tablets	\$3.85	\$3.47	蛋白質類	48	SUWPROTEIN-NH	蛋白粉	12	454 Grams	\$19.85	\$17.87		
	2	SUWINNO-CAL-KIDS	兒童鈣粉	11	454 Grams	\$16	\$14.4		49	SUWALBUMIN-100	極品白蛋白	12	100 Tablets	\$11.85	\$10.67		
	3	SUWHYPE-50	兒童海霸魚油	30	50 Softgels	\$5.89	\$5.3		50	SUWCOLLAGEN-100-P	膠原蛋白	12	100 Capsules	\$11.95	\$10.76		
	4	SUWCALF-30	兒童水果鈣	24	30 Tablets	\$2.95	\$2.66		51	SUWIMGB-100	免疫球蛋白	12	100 Tablets	\$8.3	\$7.47		
	5	SUWMEGA-100	MEGA蜂膠丸	12	100 Capsules	\$22	\$19.8		52	SUWMAXICOLO-100	牛初乳	12	100 Tablets	\$7.95	\$7.16		
老年保健	6	SUWCARDIO-60	保心靈	15	60 Capsules	\$9.95	\$8.96	53	SUWMARI-100	魚蛋白	12	100 Tablets	\$13.95	\$12.56			
	7	SUWLECI-200-HYP-AB	海霸卵磷脂	12	200 Softgels	\$6.23	\$5.61	魚油類	54	SUWFISH-200-11	超級10+1	24	200 Softgels	\$7.95	\$7.16		
	8	SUWPLAC-100-DNA	核酸羊胎素	12	100 Softgels	\$13.95	\$12.5		55	SUWFISH-200-FUHENH	復合魚油	12	200 Softgels	\$5.49	\$4.94		
	9	SUWPLAC-100-LADY	核酸羊胎素	12	100 Softgels	\$9.15	\$8.24		56	SUWHYPE-100	海霸魚油	12	100 Softgels	\$14.95	\$13.46		
	10	SUWPLAC-100-NH-7W	活細胞羊胎素	24	100 Capsules	\$4.55	\$4.1		57	SUWHYPE-100-HB	海霸魚油	12	100 Softgels	\$10.85	\$9.77		
	11	SUWMEMORY-60	健腦素	15	60 Capsules	\$6.3	\$5.67		58	SUWFISH-100-GRN	綠茶魚油	12	100 Softgels	\$5.39	\$4.85		
	12	SUWNUKIDN-60	健腎錠	15	60 Tablets	\$10.5	\$9.45		59	SUWFISH-100-BF	魚油	12	100 Softgels	\$3.19	\$2.87		
	13	SUWNUDIAB-180	克糖錠	15	180 Tablets	\$19	\$17.1		60	SUWFISH-300-R	魚油	12	300 Softgels	\$8.19	\$7.37		
	14	SUWMULV-300-SILVER	老年維他命	15	300 Tablets	\$11.99	\$10.79		61	SUWFISH-100-NH-BR	魚油	12	100 Softgels	\$3.75	\$3.38		
	15	SUWLECI-100-NH	卵磷脂	12	100 Softgels	\$4.25	\$3.83		62	SUWFISH-200-NH-BR	魚油	20	200 Softgels	\$7.45	\$6.71		
	16	SUWLECI-200-NH	卵磷脂	15	200 Softgels	\$5.95	\$5.36		63	SUWFISH-300-NHBR	魚油	12	300 Softgels	\$11.21	\$10.09		
	17	SUWLECI-300-NH	卵磷脂	12	300 Softgels	\$7.45	\$6.71		64	SUWFISH-300-369	魚油 3.6.9	16	300 Softgels	\$12.95	\$11.66		
	18	SUWEYEA-120	明目劑	12	120 Softgels	\$12.6	\$11.34		65	SUWFISH-100-BR369	魚油 3.6.9	12	100 Softgels	\$3.65	\$3.29		
	19	SUWMELA-60-NH	腦白金	24	60 Tablets	\$2.58	\$2.32		各類蜂膠產品	66	SUWPLTAR-CAP	巴西蜂膠丸	14	60 Capsules	\$22	\$19.8	
	20	SUWLIVE-200-G	強肝丸	15	200 Softgels	\$13.5	\$12.15			67	SUWPLTAR-35	巴西蜂膠液35	36	30 ml	\$12	\$10.8	
	21	SUWLUNG-50	清肺寶	15	50 Capsules	\$9.6	\$8.64			68	SUWPLTAR-40	巴西蜂膠液40	36	30 ml	\$16	\$14.4	
	22	SUWANTI-100	時光倒流	12	100 Softgels	\$9.49	\$8.54			69	SUWPLTAR-60	巴西蜂膠液60	24	30 ml	\$18	\$17	
	23	SUWFIBER-300	纖維素	15	300 Capsules	\$9.95	\$8.96			70	SUWPLTAR-80	巴西蜂膠液80	12	30 ml	\$30	\$26	
	24	SUWGINK-200	銀杏	12	200 Softgels	\$9.95	\$8.96			71	SUWUBF-200	蜂膠丸	12	200 Softgels	\$9.95	\$8.96	
男人保健	25	SUWMACA-90	瑪雅馬卡	12	90 Capsules	\$8.99	\$8.09			72	SUWROYAL-200	蜂王漿膠囊	12	200 Softgels	\$12.95	\$11.66	
	26	SUWV-AMERICA-30	美洲威	12	30 Tablets	\$24.95	\$22.46	73		SUWBEE-60	天然蜂膠	15	60 Softgels	\$6.79	\$6.11		
	27	SUWDAILY-100-M	男力維	12	100 Tablets	\$5.1	\$4.59	植物藥類		74	SUWACAI-120	巴西莓	12	120 Capsules	\$9.45	\$8.51	
	28	SUWPROSTA-60	攝護錠	15	60 Capsules	\$9.95	\$8.96			75	SUWSOY-100	大豆異黃酮	12	100 Capsules	\$6.85	\$6.17	
	女人保健	29	SUWESTRO-60	雌性調理素	15	60 Capsules	\$9.95			\$8.96	76	SUWCCP-100	冬蟲夏草粉	12	100 gram	\$42	\$33.6
		30	SUWBEAUTY-90-GLD	精華素	24	90 Capsules	\$1.99			\$1.79	77	SUWCHC-100	冬蟲夏草膠囊	12	100 Capsules	\$23	\$18.4
		31	SUWBEAUTY-90-GRN	精華素	24	90 Capsules	\$1.99			\$1.79	78	SUWGINSENG-60	花旗參膠囊	24	60 Capsules	\$4.2	\$3.78
		32	SUWDAILY-100-W	女健寶	12	100 Tablets	\$5.63			\$5.07	79	SUWLZ	靈芝顆粒	12	100 gram 5倍濃縮	\$36	\$28.8
33		SUWV-FEMALE-30	偉妹	12	30 Capsules	\$15.5	\$13.95			80	SUWALOE-100	蘆薈	12	100 Softgels	\$6.05	\$5.45	
34		SUWLCARN-120	左旋肉碱	12	120 Capsules	\$8.2	\$7.38			81	SUWNONI-180	羅梨	12	180 Capsules	\$8.36	\$7.52	
骨關節保健		35	SUWCALQ-160-CB	液體鈣	12	160 Softgels	\$4.35			\$3.92	82	SUWSPH-100	螺旋藻	15	100 Capsules	\$6.21	\$5.59
		36	SUWBIOCAL-120-CAP	百傲活性鈣	12	120 Capsules	\$9.9			\$8.91	83	SUWGREE-TEA-100	綠茶素	15	100 Tablets	\$7.95	\$7.16
	37	SUWCOLLAGEN-90	骨膠原	12	90 Capsules	\$12.85	\$11.57			84	SUWPAPAYA-200	木瓜酵素	12	200 Tablets	\$9.17	\$8.25	
	38	SUWARTH-120	關節靈	12	120 Tablets	\$10.99	\$9.89		85	SUWGRAP-100	葡萄籽	15	100 Tablets	\$7.99	\$7.19		
	39	SUWRFS-60	紅藥噴劑	12	60 ml	\$7.95	\$7.16		86	SUWGRAP-300	葡萄籽	15	300 Tablets	\$19.75	\$17.78		
	40	SUWSHAR-100	鯊魚軟骨	12	100 Capsules	\$9.45	\$8.51		87	SUWTOMATO-100	茄紅素	15	100 Tablets	\$7.99	\$7.19		
	41	SUWSHAR-300	鯊魚軟骨	12	300 Capsules	\$19.9	\$17.91		88	SUWRS	人參顆粒	12	100 gram 5倍濃縮	\$53	\$42.4		
	42	SUWCORAL-200	珊瑚鈣	18	200 Tablets	\$6.3	\$5.67		89	SUWSEABUCK-120	有機純沙棘王	12	120 Softgels	\$15.3	\$13.77		
	43	SUWCALF-250	水果鈣	15	250 Tablets	\$8.2	\$7.50		90	SUWEPO-200	月見草油	12	200 Softgels	\$6.35	\$5.72		
維生素類	44	SUWVITA-250-400IU	天然VE	12	250 Softgels	\$9.95	\$8.96										
	46	SUWVITAB-100	維他命B	15	100 Tablets	\$5.2	\$4.68										
	46	SUWVITA-100-CHEW	維他命C	12	100 Tablets	\$3.5	\$3.15										
	47	SUWMULVITA-300	綜合維他命	15	300 Tablets	\$8.8	\$7.92										

保健品說明及郵購方法:

長期以來，本報提供的物美價廉的保健品郵購服務，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愛和信賴。我們推出了整盒購買特殊折扣的政策。同時有的品種生產廠家或供貨商也不提供零散包裝，必須整盒購買。上面的保健品分類不是很科學，因為一個品種可能涵蓋幾個類別，這裏不去重複；分類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查找方便，望周知。

郵購方法: 請自己計算總額，美國國內加郵費一律 \$8 (也可以代為直接郵寄去中國大陸，請聯系)，然後，支票請寄: Sino US Times, 580 West Monterey Ave. #416, Pomona, CA 91769
TEL: 626-282-8661。

巴西蜂膠液 美國蜂膠丸 (批發價供應)

全世界最好蜂膠產在巴西，原廠巴西百益牌蜂膠開發最早、歷史最長、品質最好

保萊塔牌蜂膠經過巴西國家蜂膠實驗室,聖保羅大學,巴西聯邦農業部,美國FDA等權威機構登記註冊并聯合認證。



35% 巴西保萊塔牌
綠蜂膠液 (酒精提
取蜂膠, 價格低廉)
30毫升/瓶, 16瓶/盒,
\$12/瓶, 特價: \$176/盒



40% 巴西保萊塔牌
綠蜂膠液
(無酒精; 無蠟)
30毫升/瓶, 36瓶/盒,
\$16/瓶, 特價: \$180/打



60% 巴西保萊塔牌
綠蜂膠液
(濃度較高, 無蠟)
30毫升/瓶, 24瓶/盒,
\$18/瓶, 特價: \$408/盒



80% 巴西保萊塔牌
綠蜂膠液
(濃度最高, 無蠟)
30毫升/瓶, 12瓶/盒,
\$30/瓶, 特價: \$312/盒

訂購說明:

1. 每盒 (或每兩打) 售價含美國國內郵費 (一打以內需加郵費\$5);
2. 如果需要直接寄去大陸, 任何批發數量, 增加\$8, 則以快遞方式寄往指定地點;
3. 本報祇接受郵購, 支票請付: Sino US TIMES, Inc., 請寄到 580 West Monterey Ave. #416, Pomona, CA 91769;
4. 來信請注明收貨人地址和電話。

最佳聯系方法:
電子郵件到 sino.us.weekly@gmail.com
電話: 626-282-8661

本欄蜂膠產品是《美中時報》報社提供的特價服務, 保證價格最低, 希望廣為利用, 并請支持本報發展。



超三自然蜂膠軟膠囊
200粒/瓶, 12瓶/打,
\$13/瓶, 特價: \$135/打

武器，別了

紅雨（美國賓州）



曹紅雨，生于陝西雍州，「詩經·蒹葭」在水一方的那個村莊，現居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楓林深處一小鎮。以房地產投資謀生，以寫詩讀詩養心。詩歌如果不是靈魂的歌唱，那一定是夢裏的吶喊。

所有的戰爭 雙方都打着正義的旗幟
所有的武器 都起一個愛國的名字
墓地裏的一祇七星瓢 飛落書房
在戰爭與和平封面上 爬行

彈弓 夾着一粒青杏
穿透子規的聲帶 穿透童年
擊中白頭鷹的翅膀 鵝毛大雪
紛紛揚揚 在黃土高原上在自由和舒適之間 我替流浪貓
選擇放下武器 拔掉指甲後
以愛之名囚禁家的牢籠 莫名的惆悵
被它堆砌 窗臺的午後陽光裏

不讓眼淚淋濕自己
不再哭泣的女人
天塌下來 你都擎得起
女漢子的稱號 是否算一種獎勵

一顆子彈繞着地球
飛行一圈 回到起點
槍手瞄準的眼還未睜開
疼痛洞穿心臟 摧毀槍栓

一把左輪 一把 P226 以憲法和星條旗偽裝
在身後書架的暗格 靜靜守護我在網上
高談闊論 如果某一天聲音被囚禁
它們就會出場 替我代言

和平

西子文君（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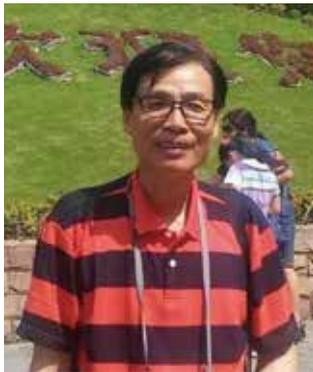


文穎 Lucy，筆名西子文君，美籍華人，專業從醫，喜愛詩歌，多有作品在網絡報刊發表。

血與淚，已隨硝煙滾滾而去
一本史記裏，風雨依然飄搖在字裏行間
七十年前的今朝，最後的炮聲一槌定音
大洋彼岸的藍天晴空中，兩面國旗迎風招展

別了，廣島的蘑菇雲 （外一首）

譚相（美國聖地亞哥）



譚相，男。祖籍中國廣東。現居美國聖地亞哥。任美國《美中時報》副社長。作品《賀新郎·致米雨》、《滿江紅·悼念母親》等獲全國精短文學大賽優秀獎。《信息亦是生產力》在“文學新聞與科教興國研討會”上獲一等獎。

別了 廣島的蘑菇雲
沒人說你是殺手
我祇願這樣的英雄
永不出現

珍珠港冤魂

從日本海飛來的巨鳥
在假日的上空下蛋
搖滾樂瞬間沉入海底
幾千個冤魂至今追問
總統為何錯過了中國破譯的福音

牢記和抹去

蘇歐（美國）



蘇歐，美籍華裔。作品發表于多家詩社網，詩歌公眾號，散見于報紙和文學雜誌的詩歌專欄，獲世界華語詩歌聯盟2015跨年詩歌大獎賽金獎。《蘇歐中英文個人短詩集》已由香港銀河出版。“詩是心在歌唱。”

那是血腥的八年 小島吞嚥了
九百六十萬平方的陸地
巨大城池接踵淪陷
喉嚨被扼住 所有的口子裂開

幾千萬影子，血色的空氣
被倒塌，被拖走，被掩埋
在硝煙的戰場 熱血救亡
飛虎和巨龍 聯手奮爭
飛翔，挺進，重新站立

七十年裏 我們掏出最憤怒的文字
疊在祭奠和哀思的黑色間
在牢記和抹去中 逐日自強

滿江紅·紀念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70周年

夢影（美國喬治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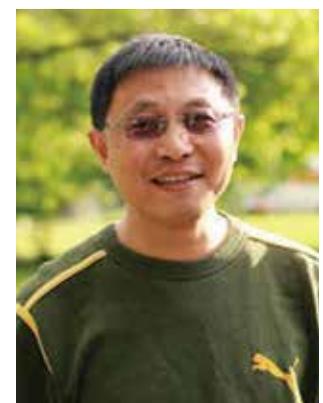


夢影，原籍江蘇。畢業于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工商管理專業，喬治亞州立大學多媒體設計專業。游學時代倡導者、周游列國背包客、北美文藝社會員、漢納百川駐站作家、戶外攝影師。代表作詩集《候鳥隨風》，散文集《月影漂流》。多篇詩歌、散文、攝影作品發表于國內外出版物《世界華人周刊》、《僑報》、《美中時報》、《出國》、《愛人坊》、《論壇報》、《中學生報》等。現居美國喬治亞州，任職于州立大學。

戰火鋒槍，尸滿崗，分崩國裂。
德意日，大軍狂虐，長驅直竊。
血迹斑斑垂唾液，毒牙錯綜塗紅雪。
數國中，孤寡遍城戈，情悲烈。
妻兒淚，汗如血；
還鄉日，城浪滅。
盡殘墟，何處覓我親缺。
再從頭江山萬頃，五洲正義評優劣。
望華夏，浴火鳳凰飛，邀新月。

調寄六州歌頭

胡之瑾（美國）



胡之瑾，生于浙江寧波，現居美中大學城玉米田間。程序謀生，詩歌寄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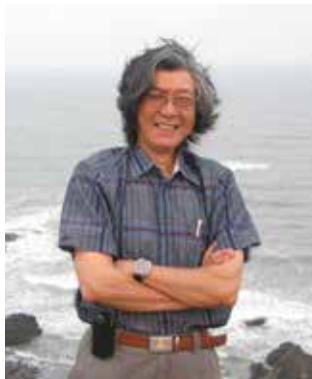
戮城閃電，魔焰熾騰危。
金陵悴，珠港毀，黯巴黎，挫高桅，抵抗同盟勳。
炎黃子，齊心誓，血肉時，忠魂毅，未曾頹。
眉壽拒餐，悲谷梁空費，力匱爭馳。
青壯迎戰火，後繼豈徘徊，辭吻妻兒，不言歸。

報頭首墜，十年逝，花甲記，悅猶歛。
睡獅起，何奮礪；法西斯，總成灰。
苟安和平棄？史鑒備，敢相欺！
鈞劍銳，民安否？
從丹墀，消盡霧霾，還我神州霽，外侮奚施？
五洋桃源遍，寰宇大同時，唱舞歡怡。

禮贊一碗飯（外一首）

阿辛（美國舊金山）

（翻閱半世紀前的美國華文報紙，記載着當年華僑為支持祖國的抗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紛紛募捐籌款，在華埠掀起著名的“一碗飯”運動，人人掏出“一碗飯”的現金，獻給祖國的抗戰偉業）



王性初，筆名阿辛。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原福建省作家協會副秘書長。曾與李碩儒一起主持編輯出版《尋夢北美——洋插隊交響曲》、《美國華人名家散文精選》以及《留學美國：我們的故事》等書。長期擔任美國《中外論壇》總編輯，現任該雜誌總主筆、美國《紅杉林》副主編、中國冰心研究會副會長、美國華文文藝家協會副會長。

翻閱着一迭迭業已發黃的報紙，
翻閱着一頁頁記憶猶新的歷史，
一字字，一句句，都滲出世紀的風雲，
一天天，一周周，都滾出憤怒的追思；
半個多世紀的光陰無法洗盡帶血的屠刀，
七十載整整的流年不能掩埋日寇的暴戾！
發黃的報紙啊，就是鐵的見證，
沉重的鉛字鐫刻下華僑的史詩……

這裏盡管遠離前綫，遠離炮聲，遠離故土，
卻和同胞肝膽相照，朝夕相處，手足相知；
祖國的苦難就是僑胞的苦難啊，
親人的恥辱就是僑胞的恥辱！
面對民族的血淚、悲慘、英勇與不屈，
面對敵人的殘暴、獸行、瘋狂和歇斯底裏，
華埠沸騰了，掀起了“一碗飯”運動！
——為了抗日，僑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一碗飯，就是一祇砸向敵人的鐵拳，
一碗飯，就是一門支援前綫的炮炙，
一碗飯，就是一首響徹雲天的戰歌啊，
一碗飯，就是一句抗日必勝的宣誓！
一碗飯，就是一戶華僑家庭的心聲，
一碗飯，就是一篇聲討鬼子的檄文，
一碗飯，就是一聲衝鋒陷陣的怒吼啊，
一碗飯，就是一片同仇敵愾的支持！

當年的小妹妹啊，你的微薄貢獻，
聚沙成塔匯進了滾滾的抗日洪流；
當年的老伯伯啊，你的在天之靈，
早已含笑在抗戰勝利的凱歌聲裏……
昨日的華埠，還響着一致抗日的口號啊，
今天的耆英，還藏着往昔抗日的箭矢！
不能遺忘啊，那一場場血淚斑斑的控訴，
應該牢記啊，那一位位先輩不朽的名字……

有人會說一碗飯是多麼微不足道，
不！一碗飯在戰爭年代來之不易啊；
有人會說一碗飯何必再津津樂道，
不！一碗飯是華埠愛國的可貴良知！
當今天的兒孫們沐浴着和平的陽光，
一碗飯，正是那晴空萬裏的一朵虹霓；
當眼下的岔道上呈現出迷惘的困惑，
一碗飯，正是那指明方向的一位良師！

是的，我們永遠不會遺忘，戰爭發動者
依然拒絕作出祇言片語的懺悔；
是的，我們永遠應該牢記，日本侵略者
至今仍在千方百計地篡改歷史！
讓人們經常重溫“一碗飯”的不朽功勳吧，
那是我們僑胞的光榮，僑胞的驕傲！
讓時代繼續書寫“一碗飯”的彪炳偉績吧，
那是我們僑胞的火炬，僑胞的旗幟！

和平與正義

有形的武器是飛機大炮
無形的武器是靈魂大腦
人類的歷史用武器譜寫
和平與正義將勝利還朝

把槍炮還給玫瑰

應帆（美國紐約）



應帆，1972年生于江蘇淮安，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美國康奈爾大學，目前是一名碼農，和太太及兩兒一女居住于紐約皇后區。曾任《南方都市報》網文評點、網易文化、網易網球等版面專欄作家，為網絡文學月刊《新語絲》編輯，著有長篇小說《有女知秋》，詩歌作品散見于《新語絲》、《僑報》等處。

其一

在各種語言的字典裏
我們用塗改液塗去武器
或者還有大規模與殺傷性的新組合
或者還有恐怖主義和人體炸彈
等等現代詞匯

讓子彈祇會飛
或者是一本禮物

把槍炮還給玫瑰
或者祇是一支樂隊

把戰機還原成純粹的飛行器
把宗教還原成禱告的文本故事

其二

讓植物們重新按季序生長
讓風水輪流轉
而烽火將是被遺忘的現象

讓動物們啟唇露齒時
期待一次親吻
而不是一頓咬噬

讓我們去遠方
為更詩意的栖居
更為一個和平的方向

一個人的戰場（外一首）

——紀念一個被日軍俘虜的
15歲國軍小戰士

陸地魚（美國西雅圖）



肖穎，筆名：陸地魚。70後，生于北京，長于安徽。電力系統博士。目前居住于美國西雅圖，職業是電力工程師，擁有一項美國技術專利。北美文藝社會員。在網絡上發表詩歌，散文，游記，影評數篇。閑暇時，愛舞文弄墨，讀書賞畫，行路跋山。貼近自然，聆聽自我，從碌碌庸常的生活中感受和升華詩意。以下詩作都根據照片而寫。



他，也許是黃土坡上的牧羊童
娘親懷裏的乖娃
青梅夢中的小竹馬
但是
在這幅肅殺逼仄的黑白照片裏
15歲的他，身份是國軍戰士
一個日軍戰俘

面對着同樣的一伙敵人，就在剛才
他還在城外的曠野搏命廝殺
又一場生死戰局悄然布下
這一次，他孤身一人
他頂天立地

一個青澀的生命即將戛然而止
此時，陽光依舊從容
野草正鑽透沉重死硬的地層
爆裂，拔節，露出了頭



不屈的靈魂

屈服和抗爭之間的距離
祇是一個抬高右臂的納粹敬禮
正義鼓蕩起堅硬的靈魂
在風暴中飛揚，獵獵作響

捍衛尊嚴

施璋 (美國洛杉磯)



施璋，詩人、作家、畫家、編輯。曾在魯迅文學院、復旦大學學習，在美國獲博士學位。近四百萬字刊發于海內外。舉辦多次個人詩畫展，出版《歌中雅歌》《紅牆白玉蘭》等十四部作品。

豈能告別武器，我從不曾
擁有。面對強暴與專制
我祇有文字與思想
持握它們，捍衛尊嚴

何時兵不習戰事? (外一首)

新民 (美國新澤西)



新民，湖南人，武漢大學畢業，紐約州立大學生化博士，現任職于美國新澤西州一家製藥公司，從事新藥研發二十五年。

長矛到飛毛腿導彈
運籌帷幄的夢想早已實現
人類擁有的武器進步了
被武器擁有的的人類則沒有

小孩子玩遊戲
展示新買的玩具
廣場海洋天空
成人炫耀新式利器

惡語在家裏砍人
流言在網上誣人
廣告在熒屏騙人
武器在戰場殺人

何年刀打成犁頭?
何月槍打成鐮刀?
何日人不再舉刀?
何時兵不習戰事?

沙場硝烟

01

軍師連營拔起
成排組團旅行
生之東隅
卒之桑榆

02

東洋鬼子在火藥故鄉玩火
西洋飛鷹直上駝峰抗倭
武士道不敵原子彈兩顆
美中不足豈有日落?

憶秦娥·日寇投降 (外一首)

北極光 (加拿大)



北極光，1957年生于湖南，經歷了總路綫，大躍進，三面紅旗，三年災害，文革，知青，高考，大學和研究生(湘雅醫學院)，北漂(北京阜外醫院)，出國，考國外醫生執照(91)，博士後。加拿大與美國有差別，拿下醫生執照難，難如上青天，為此我不得不背水一戰，40歲入伍開始戎馬生涯做了加拿大軍醫至今。

槍聲烈，
長空霹靂山河裂。
山河裂，
神州變色，
一家亡別。

中華氣節剛如鐵，
八年奮戰驅倭劫。
驅倭劫，
英靈不死，
戰旗如血。

抗日勝利七十年

是甲午海戰
滋長了你狂妄野心
從彈丸之地侵入東南亞
直至整個世界

在中華大地上
你燒殺奸擄劫奪
一樁樁血泪斑斑
一幕幕慘絕人寰

二次國共合作
炎黃子孫同仇敵愾
用血與肉寫下了
悲壯的詩歌

飛虎凌空展示了
中美人所所向
你，一意孤行的日寇
狼子野心欲以蛇吞象

兩朵磨菇雲毀損的
是你自己的土地和子民

你慘敗告終
你要汲取教訓永遠休兵

七十年過去
你又在蠢蠢欲動
戰爭無贏家
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

絕不忘記

陸蔚青 (加拿大)



陸蔚青，加拿大華文作家，詩人。諸多詩歌，小說，散文，評論文章發表在中國大陸，臺灣及北美報刊雜誌。出版短篇小說集《漂泊中的溫柔》。曾獲首屆全球華文散文獎，加拿大首屆加華文學獎等諸多獎項。

絕不忘記，黑暗籠罩四野
樹折入泥土，花朵拒絕開放
鳥兒失語，白樺閉上眼睛

絕不忘記，風變形了節奏
嚎哭如五音不全的醉鬼
白晝，妖魔大搖大擺狂舞

絕不忘記，槍尖上的嬰孩
荒野上的野罌粟，埋下腐骨
一隊鋼盔走過，行尸走肉

絕不忘記，當人手施以獸行
當子彈鳩飲鮮血，當母親
哭泣，天空淪陷成地獄

有些事，有些歷史
有些人，我們要
牢牢地記，銘記，絕不忘記

放下武器

藍蝶兒 (洛杉磯)



黃怡，筆名藍蝶兒。美籍華文作家。作品：詩歌、散文、小說均在兩岸三地獲過獎。現任加州鋼琴教師和演奏。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拿起武器 斬妖除魔
放下武器 參禪悟道
道與魔 總是相遇在獨木橋

戰爭背後

老木 (捷克)



老木 (李永華)，1955年生于山東聊城，曾做工，當兵，科研管理，科學研究，出國經商，辦農場，辦報，辦社團，做投資顧問……曾學習電子，哲學，管理，法學，曾任十年歐洲華文作協副會長，世界華文作協理事，捷克華文作協會長等職，現任捷克捷中文化協會會長，退休居于捷克鄉下，半工半讀，著有詩集，小說，隨筆，評論等六本著作，主編和參與主編海外華文文集若幹。

七十年
 硝烟還未散盡
 六千萬人的尸骨
 已經被遺忘了久遠

正義非正義
 侵略反侵略
 戰爭的鬼影
 一直沒有離開我們身邊

是什麼
 讓人類如此殘忍的相互殺戮
 又為何
 把曾經辛苦的建造轟倒炸爛

每一場生死災難的後面
 都有幾祇利益的黑手
 每一次毀城屠殺醜戲
 都有一些利欲熏心的導演

前綫的戰士們
 前僕後繼地衝向敵營
 倒在剛插牢的帶血旗幟下的時候
 失神的眼睛裏可看見那些貪婪的笑眼

人們歌頌英雄
 贊美犧牲的時候
 有誰想過戰爭的真實目的
 有誰把生命放在了利益上面

七十年世界大戰過去
 小戰流血沒有停止
 七十年全人類反思痛悔
 槍炮聲從來沒有間斷

面對和平發展的機遇
 有人為了忘記仇恨紀念勝利
 一心要攫取一國利益
 有人在不顧事實地推諉罪責搪塞遮掩

為什麼沒人把戰爭的最後目的示眾
 讓那些發戰爭財的人從幕後走到臺前
 為什麼不把戰爭的苦果反給始作俑者
 讓他們在世人面前暴露嘴臉

于是我們看才想起
 商品社會裏主流輿論的東家
 我才發現了
 謠言千遍成真理不祇是法西斯之談

在如今慶祝許多年前勝利的日子
 我們更應注重眼下的戰爭
 找出一直藏在戰爭後面的黑手
 戳穿各種戰爭理由的謊言

我們還要進一步思考
 戰爭的思維方式源自何處
 如何從根本上消除人們的戰爭欲望
 怎樣把荼毒生命的意念扼殺在搖籃

我們要堅守全世界共同的利益
 反對一國利益高于國際法
 以全人類自古共同的需要作為價值尺度
 把平等 友愛 正義的旗幟全球插遍

別了，有原子彈的核戰爭

華純 (日本)



日本華文文學筆會會長、世界華文旅游文學聯會理事、國際筆會會員。曾發表長中篇小說《沙漠風雲》、《茉莉小姐的紅手帕》以及散文集《絲的誘惑》等，多次獲重要文學獎項。

廣島廢墟裏九死一生的女人
 以一生的積蓄跑遍世界
 祇為鞠躬對聽眾說一聲
 別了，有原子彈的核戰爭

正義和非正義
 流血和非流血
 黑格爾給它們下定義的時候
 自然不會說“別了，武器”

資源是一塊肥肉
 不是你爭就是我奪
 誰肯立地成佛
 誰就是救世主

斜視的烏鴉站在將軍肩上
 把重量當力量
 把臃腫當強大
 它替將軍瞄準了 子彈投降的靶場

無數紅場上的聖像兩眼如炬
 在雄赳赳走完一個世紀的儀仗隊後面
 發現了偷運軍火的戰爭販行為
 法西斯幽靈，正在一面黑旗上隱現

一顆被傷的棋子

夢凌 (泰國)



夢凌，本名徐育玲，泰籍，出生于1971年4月15日，祖籍中國廣東省豐順縣，畢業于泰國素可泰皇家大學師範系、廣州暨南大學華文教育本科；《世界詩人》季刊藝術顧問、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海外華文女作家會員、泰國《中華日報》副刊主編、大學特聘教師。創作有散文、散文詩、兒童文學、現代詩、攝影、短篇小說、微型小說及閃小說等12本。多次在國內外獲獎。

昨天的緋聞
 把今天的道路刷得粉白
 無辜的心，丟失在
 回家的路上

黑壓壓的文字，幾滴墨汁
 抹殺了兩個人的清白 無形的
 武器在烈日下冰冷 宛若
 國家博物館裏置放已久

鋪天蓋地 滾動的
 是上下升降的股票
 痛楚的 按着鍵盤的人

你們習以為常的手段
 因為那把高高低低的椅子嗎？

總得還無辜者清白 最終
 挺直着 一顆被傷的棋子

彩服

瑛子 (德國)



劉瑛，筆名瑛子。八十年代中期大學畢業。當過大學老師、報社記者。定居德國。現任中歐跨文化交流協會主席。多部中、短篇小說發表在《中國作家》、《十月》、《小說界》、《青年作家》、《小說選刊》、《紅杉林》等海內外文學雜誌上。散文、隨筆及詩歌等散見于國內、德國及美國華文報刊。微型小說多次獲全國性優秀獎并被收入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典藏。

你曾是語言庫裏的利器，
 錐心刺骨，傷人無數。
 如今你披上華麗的彩服，
 在聚光燈下舞蹈。

向抗戰英魂鞠躬

章平（比利時）



原浙江青田人，1979年移居荷蘭，現在比利時。作有《章平詩選》、長篇小說《冬之雪》《紅皮影》《天陰石》《桃源》《阿骨打與樓蘭》等。詩作《飄雪》曾獲94年《詩刊社》與人民保險公司舉辦的“人民保險杯”一等獎，同年十月小說《趕車》曾獲世界華文微型小說“春蘭”杯第一名。2009年十月獲中山華僑文學獎。

一

不問生從哪兒來
但知死往那兒去
硝烟烽火，為免生靈塗炭
手提頭顱，笑而怒

二

愛亦斷腸，恨亦斷腸
甘向愛恨覓斷腸
哀人間，鬼子蕩空多少人家
怒發衝冠，彈雨戰場

三

彎九十度腰，學天空
在七十年後繁華鬧市
默念生死當年男兒泪
灑向故國，血色依舊

橄欖枝

積民（澳大利亞）



積民，原名陳積民，1963年2月出生于海南瓊海市，1981年畢業于中山大學，現居澳大利亞。曾是中國青年詩歌協會理事，詩作入選多種選集，出版雙語詩集《陳積民短詩集》，個人詩集《異鄉的月色》、《大道無言》、《野狼追月》等。

廣島的恐慌蘑菇狀開放
南京的哭號長江般流淌
在鮮血一樣的殘陽下搖曳的橄欖枝
渴盼貪婪仇恨的彈孔照進平靜的月光

武器化爲鋤頭

王斌（日本北海道）



初中畢業的我成了一個大廚師。做菜多次獲過獎，當過運城市烹飪協會會長，辦過《河東烹飪報》還在運城《大眾餐飲報》上占了兩年的總編位子，2003年來日本，2014年8月開始寫詩，也是從這個時候才第一次讀詩，第一次知道海子。本質上還是一個廚師，還要每天臭汗淋漓的幹活。寫詩祇是讓生活更快樂。

別了司徒雷登，我也就別了武器
把它交給最可愛的人後、又
拿起了久違的鋤頭
堅硬的土地榨幹了我全部力氣

直到那年夏天
我又開始害怕武器，于是便扔下鋤頭
開始了逃亡
但還是倒在了進站的門口

武器射出的子彈擊穿了心臟
我的血溶進了土裏
又可以用這棵子彈打造一把鋤頭了
這輩子鋤頭、我、還有大地，終於融為一體

雕像人魚

莊雨（澳大利亞）



張新穎，女。筆名：莊雨。現為大學中文教師。專欄作家，公司翻譯。中文報紙責任主編、曾歷任網站主管。定居墨爾本。詩歌和小說多次獲獎。自由撰稿人。著作：《一個科學王朝的崛起——師從天才》，與人合譯。寶典GMAT》，與人合著。1999年。散文集《自在行走》，2013年。

鯊魚露齒而笑，墨魚披黑戰袍
以生存奮鬥的名義
祇有她為了愛，化成一團水汽
化作哥本哈根的雕像人魚

密集的街頭交火剎那間停止
滴血的目光聚集在巷口
什麼力量居然柔軟了士兵的心？
一名嬰兒正緩緩爬過，手無寸鐵

與武器分手

彌生（日本東京）



彌生，原名祁放。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曾是80年代朦朧詩的追隨者。留學日本後曾游走美國和歐洲，因喜愛櫻花和溫泉在東京定居。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日本華文筆會理事。中國作家出版社曾出版過詩集《永遠的女孩》。

別了 就不再相見
那些怒火曾是全世界的災難

不要以正義的招牌
把血腥塗滿屬於孩子的球場吧
奔跑的歡笑是生命的權利

把曾裝過火藥的彈筒放進熔爐
打造一把喝粥的小勺

沒有戰爭
在我們的懇求裏接力
所有的願望
讓心柔軟

與武器分手
和平的花朵才會
芬芳大地和人間

鑄劍為犁

華穎（中國廈門）



華穎，女，廈門裕元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廈門作家協會會員，湖南省攝影家協會會員。出版詩集《淡藍色的陽光》。

誰還能聽到馬鬃上的歌聲？
誰不願握刀的手捧起酒樽？
是要宇宙大同，還是要戰爭殺戮？
安魂圈裏魂靈可會安寧？

把槍口擰成死結
紀念碑下為死而生的英雄
若能選擇
他們一定想要鑄劍為犁

陽光（外一首）

雪陽（澳洲悉尼）



雪陽，原名楊善林，1962年生于安徽安慶，科學與文化研究者，曾旅居英倫十年，1993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博士學位，現居澳洲悉尼，主編酒井園詩刊。主要著作有《共享天倫》、《素質教育的誤區》、《素質教育在國外》、《透過命運的迷霧》與詩集《觀彼世界》及《另一種生活》（與璇子合著）等。

其一

政權的母親偽裝成文明的孩子
任主義者瘋狂瞄準人類的記憶
黑白的武器被夢中的陽光擊落
春天與鮮花將復蘇愛情的主題

其二

夏夜那無數旋轉的星星正向誰射擊
那射出生命與時空的槍正握誰的手裏
誰的面孔作為武器的同盟已被靈魂遺棄
而誤用了武器的上帝將選擇恆久的沉睡

大刀

大刀，高高地懸在東方
曾砍下一輪瘋狂的太陽
藏在東方虛空的無為的大刀
終將為神州辟開諸神的曙光

別了武器（外三首）

李如華（中國廣東）



李如華，女，廣東惠來人。70後。教育工作者。大學時代開始詩歌和小說創作。一直認為詩是人類靈性的苦難，是堅硬現實中柔軟的心靈借以通向靈魂的方式。詩歌、散文、小說、詩歌評論散見於中外報刊雜誌和詩歌選本。

我們無法告別什麼
欲望與鮮血由來已久
幹旱的土地燃燒着永恆的利益
誰的身後裂開時空的溝壑

光陰的傷口敷着後現代的藥
搖搖欲墜的城市飛舞着去年冬天的雪
手腳皸裂的女孩圍着灰色的圍巾
行走在泥濘的黃昏
暮色裏誰的歌聲帶着舊日傷痕

怒吼是一種形式
哭泣是一種形式
而告別冰冷的欲望是另一種方式
用翠綠的鳥鳴喚醒靜悄悄的黎明
當喪鐘在叢林失去聲音
異鄉人的靈魂得到了安放

可以作惡的人選擇鮮花
欲望燃燒的都市
守護着詩的靈魂
那時我們真的告別了
令人絕望的世界

不必再等待
血肉冰冷的男孩穿過柑橘園
帶着十八歲的愛情
而年輕的父親從未看見
孩子溫柔的笑顏

別了武器
最後的夜晚
用一盞小燈點亮你
手心的溫柔

逃離血與火

整個冬天的雪
掩蓋不住一祇鷹絕望的眼睛
鮮紅的天空
倉皇逃離 一杆冰冷的槍

孱弱的孩子如何逃離
大地呼嘯的子彈
逃離血與火 逃離饑餓
和身後母親無聲的哭泣

回首狼牙山

歲月斑駁 留着誰至今難以咽下的吼聲
夕陽低沉 就像那日你臉上的血迹
多少年過去 血迹未幹
一次又一次
壯烈過那個寒冷的年份

五個男兒的熱血
對抗一個帝國無耻的野心
那麼少的子彈 那麼少的人
那麼多的對手 那麼狠的敵人
祇有血衝在眼裏 祇有必死的信念
祇有凜冽的風
呼呼吹過身後蒼涼的斜陽

以一當百 咬碎的牙齒和着不屈的
不屈的姿態倔強地擋在黑夜之前
最後的餘光掃過兒時阿娘巷口的呼喚
掃過火焰一般的餘暉緩緩落下的悲愴

你們躍下了山崖
一個民族的骨氣站起來了
更多的男兒站起來了
東瀛的風 吹過往日的國土
除了傷害並沒有別的留下
而今日的太陽曾在那天升起
誰的眼睛穿過歷史的迷霧為你們
長歌一闕 用隱忍而驕傲的聲音吼出
熱血男兒從來有
不辭為國灑疆場

看今日江河滔滔湖山萬般美
誰能忘你，鮮血澆灌的輝煌

這一天

鐵從黑色開始
蔓延幾十年的陣痛
在一個老兵的關節裏
藏着所有的雨天

誰在觸痛那些
輕的，浮的，淺的
烟圈一樣的年華和生命
在一張又一張單薄的紙上
哪一支筆被偏愛過
寂寞的夜誰聽見
戰馬嘶鳴

光芒走在最前面
沒有名字的孩子
沒有墓碑的春秋
埋藏在時光的深海裏
被誰一再擁抱
在落雪的夜 在璀璨的夜

誰負責銘記
誰負責忘記
誰負責 在空茫的塵埃之上
安撫所有遠去的靈魂

給我一段歌謠
一撮美麗的詞語
給我豁達的眼睛
和習慣歌唱的嘴巴

那些鮮血澆灌的國土
開滿金色的花朵
鐵一樣的果實
嘹亮站立

警惕啊！戰爭（外一首）

熊國華（中國廣州）



熊國華，生于湖南，祖籍湖北，現居廣州，大學教授。系國際詩人筆會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際華文徵詩群群主。著有詩集《旋轉的世界》4部；評論集《從奔放到澄明》3部；主編《海外華文文學讀本·詩歌卷》等多種。獲人人文學網2014年度網絡文學獎“詩歌特別獎”等多種獎項。

七十年已過，如大夢初醒
夢中悲劇止不住欲燃的硝煙
成群惡狼追趕着美麗的鴿子
人類啊！必須聯手保護藍色的家園

仁愛與和平

槍炮是戰爭的武器
仇恨是報復的武器
仁愛是和平的武器
讓所有武器在博物館放假

抗戰賦（組詩）

馬志剛（中國北京）



馬志剛（曾用名馬難），吉林人，1963年12月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在舒蘭、白山、長春、吉林工作過，1995年到北京，多年從事傳媒工作，2007年至今在城建集團。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詩集《香煙盒上的駱駝》、《十年一見》，200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淵子崖

淵子崖的雪
在1941年12月20日的嘶吼聲中
燃成了片片火海
血肉橫飛的天空
泪水牢記人與獸、黑與白的廝殺

子彈飛舞的姿勢可不比舞女的姿態啊
五子炮的炸藥噴射出最原始的怒吼
一個19歲的村長叫林凡義
15歲的林凡坡，17歲的林慶譽
以及林崇岩、林崇鬆、林九蘭、林九先、林久義
還有60多歲的林清義、林九星
以及他們的妻子、孩子
300多顆頭顱，像300多棵向日葵
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

這天，太陽的眼睛充滿了血絲
村子裏雞鳴狗叫都是沙啞的
房屋和街巷仿佛是
牙齒嘎嘣嘎嘣的咬碎了

這個叫淵子崖的村莊
鋤頭鎬頭、斧子鐮刀
瞬間改變了憨厚
變成了嗜血的利器

這一天，豺狼的呼號
讓淵子崖的命運重新列隊
冰冷的農具眨眼間撲向
涌上來的1000多個日偽軍的頭顱
頭一次用真人秀上演砍瓜切菜
所有鐵器都嗖嗖地飛奔着血腥

血腥的味道
交織漫天飛舞的雪花
灑下疲憊不堪的雨水

天空為150個自省的靈魂撫平傷口
送120個倭寇的鬼魂趕往島國老家
淵子崖人的血晶瑩剔透
和着雪水孜孜不斷地流淌

幾十年過後，臨沂的這片土地上
玉米、高粱、土豆、茄子、辣椒
韭菜、黃瓜、豆角、芹菜、大蔥
它們生長的姿勢有所不同

它們的種子和根須
像戀人
與大地緊緊地擁抱

李紅星的槍

李紅星的槍矗立在博物館裏
睜着血紅的眼
回憶一顆子彈
穿過鬼子的鋼盔

它和它的弟兄
在出生之後就分手了
它輾轉來到李紅星的手上
成為一祇敏銳的獵犬
最先聞到那些殺人不眨眼的獵物

經歷了八年的摸爬滾打
竟然存活下來
它嘆息飛奔的子彈一直在飛
晚年偶爾捋着雪白的胡須
回憶李紅星磨爛的肩膀

遺憾

在一張很舊的地圖上
有我們村李大爺留下的泪痕
李大爺是犯過錯的英雄李和
和小鬼子拼殺幾年卻回鄉務農

他從不講他和一個女護士的艷史
他祇說他不該
槍斃了那個趕馬的車夫

車夫在戰場上搬運倒下的士兵
後來站在那裏一動不動
作為連長的李和問他為啥不走
他說他的馬爬到山上一次不容易
車還沒裝滿……

李大爺心疼他的戰友
卻讓一個無辜的血
濺到了自己身上

我們這些孩子每次聽他講這段歷史
都覺得有些寒冷
冤屈也跟着顫栗

李大爺沒後悔女護士告發了他
使他失去軍人的資格
他後悔開了不該開的槍

這個讓李大爺疼痛了半生的傷疤
一直牢牢地跟隨他

小卒

小卒是我睡夢前的衝鋒號
戰場上節節敗退又失而復得的弟兄
他們是訓練有素的風和雨
是腳板上飛奔的風火輪

有一次
我背着小卒過河
我背着撕咬的病痛
我忘了腰酸腿疼

敵機追趕我們像鷓鴣抓小雞
我們時而跟着大部隊走
時而以小股力量插進陰霾的心臟

我們一部分小卒活下來
這些帶着生命體溫的尖刀利器
一旦過了楚河漢界
就把敵人的棋盤徹底毀滅

和平是人類珍愛的詞語

童心（中國江西）



童心，江西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微博詩學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創作委員會副秘書長。詩歌入選《2014中國新詩排行榜》及全國30多個選本。獲第二屆《世界華文詩杯新詩大獎賽》銅獎，及全國省市各種等級獎，“2013年度中國新銳作家詩人榜”實力詩人。”出版合集《中國詩歌地理·神州九人詩選》，個人詩集《中國詩歌地理·童心詩選》。個人詩集獲中國國家圖書館捐贈證書。現為江西《新法制報》青年文化專欄作家。

和平，長在白鴿翅上的詞語
當肆虐的狼烟，被日寇燃起
熱愛家園的人們，不分皮膚的顏色
被正義集結列隊

人類與種族的大義
化為劍鋒，刺向入侵的外敵
那時我們不念其他的句子
祇想到我們立于地球
祇希望鴿鳴的清脆，會給我們
帶來不被戰爭污染，沒有狼烟
沒有浩劫的潔淨天空與大地

我們終於打掃了滿目瘡痍
疊加的手，緊握的拳頭
在70年前的一個日子，換來了歡呼
明朗的陽光，在哭泣過後
擁抱我們獵獵的旌旗
這骨骼和萬千雙手擎起的正義
向世界莊嚴地宣布勝利奠基

合舞

——寫給群友瑤溪

天笑（中國江蘇）



馮大勇，筆名天笑，江蘇揚州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寫作，有詩文發表，并獲過些小獎，入選過一些詩文選編集。出過一本詩集《最真的情懷》。江蘇省詩詞詞協會會員，揚州市作家協會會員，揚州市網絡文藝協會理事，揚州市酒類協會副會長。

你那黑色冰冷的槍
藏進皮套
食指已經習慣和鍵盤談情說愛
或者和中指合舞

烽火

格朶 (中國廣東)



黃海鳳，筆名，格朶，女，湖南郴州人，國家二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清遠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清遠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清遠詩社副社長。先後在《詩刊》、《羊城晚飯》、《星星》、《花城》等報刊雜誌發表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 1000 多篇（首），結業于魯迅文學院影視文學專業。著有《朦朧的你和我》、《聆聽清遠》、《別處》等 8 部詩集；有詩被選入《二十世紀華夏女性經典文庫· 詩歌卷》、《廣東作家協會 50 年 (1953--2003) 文選》等多種選本。文學生平被收入《廣東當代作家傳略》、《中國文藝家大辭典》、《中國詩歌三十年》。

烽火正一步步走向內心
大行山的記憶
像父親珍藏的子彈
鎖不住的燎原

一個失去記憶的人
如同失去了烽火
遠處，彩虹出現
一滴泪水映照

把它放在和平的展廳裏

瑤溪 (中國湖南)



瑤溪，男，原名廖學斌，祖籍湖北，出生湖南，現居常德。當過農民、教師、機關幹部，現為公安派出所民警，一直堅持業餘寫詩。

不是向武器告別
槍仍挎于腰間
是向扣動扳機的手指告別
我將食指和中指叉開舉起

祖國把槍交給我
白天在腰間夜晚在枕下
它是我黑色的戀人
我們共同釀造甜蜜的爱情

一件多麼精巧的藝術品啊
常拿在掌中反復把玩
多想把它放在和平的展廳裏
讓世人無拘無束地欣賞

天問 (外二首)

海洲子 (中國湖南)



海洲子，中國湖南省常德市人，自 90 年代初開始詩歌、散文創作，有不少詩歌、散文，包括理論文章散見于中央、省、市各報刊、雜誌。現任愛晚亭詩社理事兼秘書長、西冷詩社會員，專注詩歌創作。

盧溝橋
沉祭平疇的夜
黑色的戾風暗流涌動
一場腥風血雨
敲擊顫微的枯草
盧溝橋啊！
你堅如磐石的身軀
為何載不動沉重帶血的夜
一聲呼嘯的雄鷹
于廣袤安祥的大地
奔走嘶啞的喉嚨
喊出黃河悲憤的洶涌
千年的龍王廟啊
你挺起鋼鐵的脊梁
一團怒目圓睜的電火
劃破風暴肆虐的天穹
一寸山河一寸血
浸染錚錚鐵骨
站立不屈的頭顱
屠魔的大刀霹靂飛舞
天問我朗朗乾坤
誰敢侵擾！

喋血孤城

一顆繁碩的血桂
默守英雄墓碑
血染的花瓣
訴說鐵血忠腸

八千虎賁
挺立民族的脊梁
血涌如潮 怒目似火
御十倍倭寇喪心病狂

十六個晝夜
血雨腥風 緊握鋼槍
誓與孤城共存亡
彈盡 糧絕 城破
殊死肉搏血流成河

硝煙驅散
一抔焦土埋忠骨
血寫的史詩
翻開萬古軍表淚成行

銷熔一切大炮鋼槍

一朵花原本艷在芳香裏
一片綠原本鋪在春色裏
一群人原本樂在自由裏
頓失——一粒子彈的罪孽

敘利亞蹂成廢墟
薩厄爾的相機
悚起懵懂女孩的雙拳
驚鳥在問：世界瘋了嗎？

鋼鐵作賤的硝煙裏
挺立一排排怒吼的目光
一萬度的灼熱
銷熔一切大炮鋼槍

衡陽之殤

賓歌 (中國湖南)



賓錫湘，筆名賓歌，湖南衡山人。從事過教師、記者、律師、法官、檢察官等多種職業。1985 年開始發表詩歌散文，1992 年因忙于俗務停止寫作，2015 年恢復詩歌創作。

47 個晝夜的堅守
一萬七千軍人的堅守
二千六百名將士用鮮血和忠骨
鑄成銅牆鐵壁的堅守
東方的莫斯科保衛戰
讓歷史記住了
一座英雄城市的名字
衡陽，衡陽

1944 年的夏天
十餘萬東瀛餓狼
扼住了豫湘桂戰場的咽喉
它們把困在籠子裏的那只猛虎
撕咬得遍體鱗傷
血流成河，尸壘成牆
抵禦外侮的吼聲
震塌了東條英機的脊梁

一寸河山一寸血
國有危難思忠良
英雄的歷史已被人淡忘
埋在青山下的忠魂
會在風清月朗的夜晚
出來輕輕撫摸石碑上的名字
象是撫摸自己的傷口
撫摸萬裏河山的壯麗與安寧

一個民族傳承了英雄氣概
就不會低下尊貴的頭顱

放下武器

莫在紅 (中國揚州)



莫在紅，女，出生于七十年代，中國揚州市作家協會會員。愛好詩歌、散文，詩歌散見于《詩選刊》、《黃河詩報》、《江蘇演藝》、《玉壘詩歌》、《陌生詩刊》、《揚州晚報》等。著有散文集《烟雨》。

葫蘆裏的藥已經售完
殺氣從眼神飛走
放下武器
我們的病不治而愈

禁止武器

侯立兵 (中國廣州)



侯立兵，湖南常德人，筆名“醉宿漁舟”，教授，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後；現任廣東白雲學院副院長。長期講授古典文學，曾獲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丁玲文學獎一等獎。寓居羊城，閑暇學詩，不求甚解，怡然自得。

一幕短劇每天在地球村重演
手執尖刀的人朝手無寸鐵的人喝叱：
禁止武器，保你平安

煅燒靈魂

蓮心 (中國福建)



蓮心，新浪博客名一剪梅，本名傅梅蓉。福建泉州人，高校教師，青石古巷走出的詩歌愛好者。有詩作發表于《刺桐紅》《泰國中華日報》以及國際華文微詩群、朗誦愛情、艾詩歌等網刊。

所有擲來的武器都熔成鐵水
煅燒靈魂，澆鑄骨骼
所有的子民都長出錚錚的國名
然後把名字徹底地，拋棄

大閱兵

張聖華 (中國山東)



張聖華，筆名：雲帆。男，山東德州人。畢業于空軍飛行學院、空軍導彈學院。2005年轉業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作。系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文學院作家協會會員。現為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刊物《中國人才》雜誌副主編。

巨龍在翻閱歲月的竹簡
一個民族 正捧起曾被踐踏的尊嚴
在天地之間 朗誦一篇諍諍的誓言

九月 是人類收獲的季節
此刻 中國要把收獲的果實清點
有海洋領舞的龍頭
有藍天高翔的大雁
有大地蜿蜒的巨蟒
有太空巡視的慧眼
仿佛一位長者
指着滿園的果實告訴子孫
糧食蔬菜都是自家產
水果的甘甜流着自己的汗
長者還對鄰居們說
我家的大門是敞開的
但我們的大門也帶電

你看，天安門的禮炮聲震天
你聽，鏗鏘的正步踏出威嚴
哦，七十年了
我們要挺直腰杆
讓壓抑的心聲喊醒正義的火山

不管歷史曾經如何灰暗
我們堅信 得道多助的箴言
十四年的屈辱
證明了落後挨打的必然
多少血淚仍在燃燒
多少靈魂還在鳴冤

正義已喚醒錚錚的利劍
五千年文明的天空
豈容狼烟肆意污染
如今過了七十年
我們捧着鑄劍為犁的心願
但祇要豺狼沒有閉眼
我們隨時為和平而戰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前進的道路曲曲彎彎
走過七十年風雨雷電
我們今天敢于亮劍
亮劍 意味着民族的覺醒
代表了全人類的期盼
因為和平決不能靠祈求實現

天安門廣場大閱兵
點亮了世界人民的眼
從血泊中走來的中國
將帶給世人一副新的容顏

五星紅旗 已飄揚成一個民族的信念
威武的方陣 已踏出壯行的鼓點
讓軍魂駐留國人心中
在國際舞臺上
中國要亮一道無敵的風景綫

老兵 (外二首)

其然 (中國成都)



其然，本名陳紅兵。八十年開始寫作并發表。作品散見于《四川日報》、《涼山文藝》、《孔雀》、《綠風》、《青年作家》、《新詩》、《時代文學》、加拿大《北往》、《劍南文學》、《詩選刊》、《鄉土》、《星星》、《中國詩人》、《詩歌月刊》、臺灣《葡萄園》、《四川文學》等報刊。并有作品收入《今生我在現代愛情詩歌精選集》、《中國當代紅色詩歌選編》《愛情照耀着我們》《百名詩人作品集》等多種選本。作協會會員。

用最後一個軍禮告訴你
“老兵歸隊了”
近 70 年的等候，一個字的書寫
那就是“義”
將一個生鏽的義字
嵌入 70 年後的今天，它就是忠

自古忠義不能兩全
背負民族使命的老兵
在另一個世界，終於
高舉起忠與孝的兩面大旗
開始陸續歸隊

長長的隊列中，將軍還是那些將軍
士兵還是那些士兵，人民還是那些人民
烽烟，已經遠去
不久，你們就會在潦草的碑文中
重新站起，整齊的隊形
是一座歷史的豐碑

願望

(報載：一位老兵，心裏有個願望，就是想在當年的舊戰場，為犧牲的戰友敬一碗酒……)

一碗川酒，一碗回鍋肉
在顛巍巍的手上，端了整整七十年
肉香，酒香，始終朝着一個方向
老淚從心裏開始，順着出川的路
奔走，從新蒜苗到老鹽菜，回鍋肉的香味
始終沒有改變過，戰友，鄉親，兄弟
曾經摔碎的酒碗，在向北或者向東的方向
有沒有找到回家的路徑

墓碑

公園的草坪
滿滿的躺着抗戰的故事
花朵是黃色的，紅領巾是紅色的
而黑色的墓碑象蝴蝶，停留在
綠色的草坪和樹葉間
白色是輕聲的泣零
所有的色彩裏
祇有原色的才是戰場的本色

國土（組詩）

桃園農笛（中國貴州）



蘆建倫，男，網名：桃園農笛，貴州貴陽人。全國公安文聯詩詞學會理事，全國公安文聯論壇現代詩歌版前任版主。詩觀：勇敢直面生命中最疼痛的細節。

東三省

孤坐在沉鬱的旋律裏
不聽訴說，不聽哭泣
不想“九一八”排列的悲愴
閃着寒光的刺刀，刀尖咽氣的嬰兒
帶着嘯聲的子彈，彈尖穿透的肉體
甚至，不用追尋
江岸殘留彈孔的枯樹
楊姓將軍硬過清貧的忠骨
我可以拒絕很多很多
卻沒學會說謊，牽強否認
我已觸碰到上千萬
名叫中國人的冤魂
隨着鬆花江游蕩
我捧着的每一個音符，是
一顆顆大豆高粱
我必須弄清楚，這些飽滿的
植物種籽，曾是一滴滴熱血
被一個名叫侵略的原罪擠出
如同爺爺逃離江邊老屋時
絕望的眼泪

南京

再多的繁華和紙醉金迷，都抵擋不住
自由天空慘遭撕裂，父親
年幼的心窩劇烈爆炸
三十萬睜着眼睛，逃不出
被動死亡陷阱的鄉鄰啊
你們沒有罪，你們祇是
敦厚卑微地呼吸着
胸膛輕微的起伏，竟是
處以極刑的理由

北平

嫂子，京韻大鼓敲出的高挑
大清宮殿遺下的圓潤優雅
把水靈凝成一縷春陽
照進了四合院，照亮了哥哥
和孩子們手中的糖葫蘆
來不及品嚐，圈地的鐵蹄
就震痛了蘆溝橋，石獅眼角滾落血珠
剛發出一聲怒吼
你便被凌辱
糖葫蘆散落一地，沒人去撿

臺兒莊

再撤退，最後那片瓦就哭着跌碎了
找不到地方滴落的泪水
會嘲笑枉為男人的血性
你的父親拄着拐杖，正頂着月光

卷着褲管，驅趕家裏唯一的老牛
勞作。他在盤算
如何將微薄的收穫再攤薄一點
給你送去一份
身後更多的兄弟，瞄準已久
槍口噴吐仇恨
敵人也有血，也會疼痛
貪婪野心被射穿
那把殺人比賽的東洋刀
沒有時間撥出來
就成了廢鐵

西安

那年大雁飛過大雁塔，稍微慢了一點
張學良發現了這個變化
撿到一片飄落的羽毛
找到楊虎城，兩人泪如雨下
——東北、華北都淪陷了
我們還在陝甘寧
堵着一支部隊
北上抗日的路
他們從羽毛的紋路，讀懂了
家國大恨的委屈，一咬牙
扣留了蔣姓大哥，無奈的大哥
放下攘外先安內，把槍口
從瞄準共產黨人的方向
轉向塗着紅色膏藥的方向
那裏有成群的坦克裝甲車

狼牙山

至今，仍說不清這山屬於哪個省
祇清晰記住五張東方面孔
滿臉血污，灰色土布軍裝
打了不少補丁，掉了幾顆鈕扣
褲子的破洞也格外扎眼
無法改寫的特徵，說明
他們祇是吞糠咽菜的戰士
槍膛的最後一顆子彈
賞給，被稱為鬼子的畜牲之後
他們縱身一跳的結尾
壯士也罷，英勇也好，都不是
我認可的評價。我知道
他們，祇是農民的兒子
不過多了幾根，老鄉
種在地裏的錚錚鐵骨

沙家浜

多年前，那場現代京劇不是空穴來風
有風無風
沙家浜的蘆葦都密不透風
江南一度忘卻搖曳多姿，蘆葦們
空前團結，結成同盟
與近岸的阿慶嫂
遠岸的阿勇阿花，共同執行
一次嚴格保密的掩護任務
那個叫龜田的東洋雜種
駕着十條鐵皮船
翻了十次蘆葦蕩
翻出一聲清脆的槍響，象狗一樣
栽進水裏
至死想不明白，一揮刀
就得倒下一大片的蘆葦
怎麼就藏得下
這顆復仇的子彈

華北村莊

老鐘叔，生辰祖籍不詳，習慣扎
着白毛巾
招呼村民種糧食交軍糧
招呼妯娌孀子，一針一針
把軍鞋底子納得更厚
他也被村民招呼着
守着村頭的大鐵鐘，大事小情
鐘響人聚，聽老鐘叔宣布
縣大隊的八路來了
武工隊的同志，專門
打鬼子除漢奸
這口鐘，儼然像村裏的領導
直到老鐘叔最後撞響，挫敗
鬼子偷襲的陰謀
倒在血泊裏
村民們才發現：這口鐘不是領導
在華北數不清的村莊裏
到處都有這樣的鐘

青紗帳

很平很平的地皮。一到春天，就有
種籽從土壤的指縫撥節
一夜一節，無論長短，無論
高粱玉米，都是消滅鬼子的掩體
它還兼任教練，手把手教授
拿慣了鋤頭鐮刀的兄弟，日夜兼程
成長為神槍手，抬槍擊倒一個敵人
再抬槍又射殺一個敵人
彈無虛發
百步穿心
確切地說，它不是一個狹義的地名
它的存在，判定了此消彼長
侵略者草木皆兵，一不小心
便會葬身青紗帳

延安

投一枚炸彈成本過高，打一發
炮彈得不償失
這個地名就這麼偏遠，後來不斷撥高
也沒能改變土得掉渣
在這裏，紅燒肉和紅辣椒可以決定
這裏就是泥腿子的天下。一群泥腿子
帶着更多的泥腿子，外加
幾個有點文化的人
在寶塔山下，任憑窯洞裏的煤油燈
滋滋作響晝夜不滅，筆杆握出溫度
陝北木匠做的方桌隨意一擺
楞生生把大半個中國的鬼子
壓在桌底，暈頭轉向
投了上萬噸會爆炸的鋼鐵
也沒炸垮血肉長城

祖國

我決定，放棄一切可以放棄的，放棄
意像，陳辭濫調，連心十指
心，肝，脾，肺
唯一一根頭髮，放棄私藏的
小私心。祇要我的靈魂是完整的
縱然我的舌頭髮不出聲響
願望也會長成參天大樹，回到七十年前
讓狂風大作，萬葉蜂鳴
喚醒遭受凌辱奴役的
兄弟姐妹
還原血氣方剛
拿起“漢陽造”，奪取“三八大蓋”
為了保衛最後一個地名
繼續衝鋒陷陣，向着
1945年8月15日
——前進！

筆的槍，詩的子彈

梁文權（中國河南）



梁文權，男，筆名梁羽，執業醫師，河南省作協會員，在國內外數百家報刊發表作品若幹，已出版詩集《垂釣》。

一粒詞站起來了
一首詩站起來了
一個人站起來了
一群人站起來了

筆的槍，詩的子彈
投向黑暗
投向敵人的胸膛
覺醒的人們站起來了

越來越多的人們
相信
南京大屠殺
祇是一塊血的裏程碑

越來越多的人
信誓旦旦
中華民族
是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

弃文從戎
或者，執筆在手
打倒一切
日寇，以及任何來犯之敵

熱淚滑落的巨響

王曉波（中國廣東）



中山市詩歌學會主席、中山市文聯主席團成員。曾獲人民日報社作品獎、中山市優秀精神產品獎等獎項。有作品入選《中國詩歌選》等多種選本；著有詩集《生命·情感》、文集《銀色的月光下》；有作品載于《人民文學》、《人民日報》、《中國作家》、《詩刊》等刊物，有詩作被《詩選刊》、《青年文摘》、《意林》等刊物選載。

日落紫禁城
西天殘紅如血 晚風
在磨損的地面
扯起一個個氣旋
紫禁城內空空 太和殿前空空
空曠中夕陽中看游人四散

聽 風隱隱
閃閃泪光中
仿見鐵蹄滾滾
八國聯軍鯨吞蠶食
華夏瑰寶頓失滔滔
滿清腐敗蒼生可悲

聽 風嘯嘯
泪光閃閃中
仿見奸淫擄掠聲四起
日寇搶光 燒光 殺光
炎黃子孫痛失 3500 萬同胞
血流成河 血光衝天

在殘紅裏落泪
伸手觸摸歷史的傷痛
是哪一陣晚風
是哪一陣氣旋
扯我 進這沉痛的深淵

在巨痛中凝神
遠方銅獅怒睜雙目
近處麒麟蹄踏狂嘯
身旁銅鶴振翅欲飛
聽 風聲雨聲
聽 晨鐘暮鼓
聽 歷史深沉的傾訴
聽 晶瑩的熱泪滑落臉龐的巨響

用我們的眼睛 用我們的心靈

瀚空（中國山東）



王曉磊，字瀚空，號星中華，網名愛星俠，山東烟台人。“愛星球 愛生命”人類太空和平燈塔、人類文明太空漂流瓶、太空聯歡會 發起人，“愛星俠心歌 --- 星際智善系列心歌作者。譯作：《哈佛經理人百寶箱》（哈佛大學商學院出版社原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愛星智善文集：《愛粒子 正能量》。

用我們的眼睛 用我們的心靈
輕輕地觸摸 世間的風景

用我們的眼睛，看我們的心靈，
慢慢的體會 所有的旅程

夜空中的星星 地面上的生靈
夏天的蟬鳴 雪地裏的冬青

用我們的眼睛 看我們的心靈
深深地反思 古來的紛爭
看漢關秦城 看太平洋上的艦艇
千年的枯骨問天聲聲，
萬物之靈的我們啊
為何總是相見兵戎？！

用我們的眼睛 看我們的心靈
深深地體味 人間的真情
看母親的笑容看嬰兒的瞳孔
用你我的大愛化解那再沒有
贏家的戰爭！
用我們的眼睛 用我們的心靈
虔誠地祈禱 人類的和平

用我們的眼睛 用我們的心靈
共同去創造 人類的大同！

紅色，抗戰之河的典雅 （組詩）

彬蔚少年（中國甘肅）



孟甲龍，筆名彬蔚少年，校園詩人，詩歌多刊于《詩選刊》《中國詩》《讀者》《粵風詩刊》《無際文學》《最美文》《散文詩》《浮萍文學》《海外文藝》《新詩想》《拾佳詩刊》《青春》等獲得第五屆“羲之杯”全國詩書畫家邀請賽三等獎等獎項。

歷史的硝烟，已銷聲匿迹在廣闊的平原之上
從文字的深處，訴說曾經的馬革裹尸，我是鐘愛你的孩子
曾經的小米加步槍，支撐起一個民族的靈魂
使得饑餓的戰士拿得動兵器，大刀或者長矛
瘦弱的馬匹，似乎再也叫不出曾經的嘶鳴
是你們用鮮血澆灌了一個行將就木的國家
在夢裏，我看見那個勇敢的小兵，吹着前進的號角
這是不可磨滅的番號，槍是你的，你卻是戰爭的

我願在你的懷裏，靜靜入睡
去體驗一個正在氤氳的新生命的璀璨
我習慣在傍晚的餘暉裏，上山眺望遠方
眺望曾經被硝烟彌漫過得藍天，眺望頭頂遠去的戰機
如此循環，你一直在天邊陪着我，縱酒歌唱，笑中掉泪
我願意去清洗你們的內衣，很重的體味，夾雜着手雷的碎片
輕輕取出你身體裏的彈屑，親吻殘留的溫熱
夜晚沒有清輝，燭光照亮我的雙睫
即使月下沒了紅顏，水裏沒了波浪，我也還是你的宿命

我從嘗試着去重復你走過的路線，山崗，丘陵，雪地，草原……
縱然我有很大的決心，可還是以失敗告終
我突然明白，紅色是一種不能被模仿與替代的嬌艷
正如八年抗戰，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悲壯
那樣的歲月注定不會重現，這是狼毫與宣紙描寫不了的
戰馬的悲鳴催開了和平的花朵，于我來說
正是期盼中的偉大，一個民族已經崛起，自強

武器

羅瓊（廣東）



羅瓊，廣東省作協會員。作品散見於《作品》《南方日報》《詩歌月刊》泰國《中華日報》《羊城晚報》《中西詩歌》等。出版詩歌散文集《在月光下行走》。部分作品入選《中國散文詩年選》《客都客家文學選粹》。現供職於豐順縣廣播電視臺。

在心口豎起盾牌
他們磨刀霍霍
如兩祇刺猯
一邊相愛，一邊傷害

靠近玫瑰園需要披荊斬棘
而我遺失了武器，兩手空空
不敢走近又不願離開
我拿什麼來愛你

一朵花一片葉一縷風
一首詩一滴淚一個夢
都是我的武器
我在我的世界裏調兵遣將，不動聲色

武器攥在手裏，目標準確
然而，生活的真相沉得太深
沒有揭穿之前
我們面面相覷

捍衛果實

飛揚（中國北京）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人，在北京工作，平時喜歡詩歌創作，愛好文學。有詩歌錄選《精品短詩當代方陣》、《中國新詩2014年年選》《冰月文藝》、《桃源詩刊》、《齊魯詩歌》、《紫江詩刊》等各種詩刊，作品多見於各文學網站，多次在詩歌比賽中獲獎。

大好山河不能被日寇鐵蹄殘踏
祖國是一朵永不凋謝的花
在歲月的枝頭
有抗日烈士永恆的凝固

祖國是一枚美麗的果實
永遠在天地間高懸
任當年侵略者瘋狂
卻無法摘走幾千年的榮耀

一個世界，一朵花開
一枚果實，一個國家
祖國在也不能被野蠻所摧殘
我們敢于用鮮血來捍衛

無限河山（組詩）

胡世遠（中國沈陽）



胡世遠，筆名：白天鵝的情人。原籍安徽霍邱，70後詩人。曾效力於中國空軍部隊，現居沈陽。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白天鵝詩人協會主席、白天鵝詩歌獎創辦者、《白天鵝詩刊》主編。詩作散見《詩刊》《詩潮》《星星》《芒種》《詩歌月刊》《中國詩歌》《歲月》《海燕》《鹿鳴》等刊物，有詩作入編各種年度選本并多次獲獎。

與一塊石頭對話

“我願意跪着聆聽風聲的蔚藍！”

我想寫一寫，那個叫做九一八的夜晚
沉默中的爆發，炮火漫天
疼痛的傷疤，這頁日曆，寫滿悲慘
彈痕累累的石碑上，夢境步履蹣跚

穿過歷史的烟雲
血肉模糊的烙印清晰可見
九一八，一九三一，這些數字被刻進石頭
更刻進靈魂裏，走向遠方之遠

不屈的心，唱上一曲悲歌
柳條湖裏的水啊，化做一滴滴淚
掛在中華兒女的腮邊，誰願意和平的
家園如此淪陷

在這裏，與往事對話
用虔誠打開一塊石頭內在的堅硬
如果順利的話，我也想找到
一瞬而活的閃光點
太陽依舊升起，眷顧我
沒有虛度的華年

那朵花還在滴血，刀刃越來越鋒利
插在心間的一種寒冷，明亮不腐的眼神
天空之下，大地之上，抗戰的慘烈與悲壯
讓心靈綻放，開在枝頭，幽香無邊

坐在透明的日子裏，我的家園
我的心中住着天高地闊的秋天
留住記憶，祇為了將自己照見
——愛，是最好的悼念
我願意把生活給予我的所有
全部還給祖國的萬裏河山

我知道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地方
還有許多無法抵達的至善之美
繼續着它的芬芳。值得高興的是
我早已把夢想別在胸間

在陽光之下，那些事物耀眼而閃亮
我奔跑着，追尋生命高處的希望
用汗水，滋潤中國夢的美好春天

攜感恩前行

今天，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
仰視一幅幅畫面，我不敢去想象
任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
沒有什麼奢望比這塊疼痛的土壤
更讓人心甘情願為歲月歌唱
那些年，那些事，那些精神像草一樣
瘋長。在昨天，在今天，在明天
這必將開啟一場特殊的課堂

“在你的無言裏，打開滄桑
大風起兮雲飛揚！”

這是誓言，這是信念，這是前進的力量
讓每棵草微笑，讓每塊石頭開口
豐收的金黃，帶着日子的醇香
一如對生活的愛，落在紙上
我在一行行文字裏，尋找
靈魂的光芒

是恩賜于我的饕餮盛宴嗎？
無法撕掉的一頁，我渺小的遠不如
一個飯粒，當我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我渴望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當我仰望青山綠水、稻菽飄香
我是幸福的！我知道還有許多看不見
的地方，還有許多無法抵達的事物之美
繼續着它的芬芳。值得高興的是
我已走在路上

金色的道路

在陽光之下，那些事物多麼耀眼而閃亮
我奔跑着，追尋生命高處的希望
用汗水，滋潤中國夢的春光

時間越來越少，我想做的事
越來越多
我站在這裏，迎風流洶
我願意自己拯救自己，讓每一行詩句
長出華夏兒女的純樸和善良

做一個勇敢的水手，不懼風浪
在浩瀚與寬容裏，找到渡口
撫慰這個日子留下的創傷
美好與默契中，所有的幸福
安靜的，平和的，茁壯生長

生活所能給我的，我將還給世界
再添加上我發自肺腑的喜悅和感激
像那被夢想之水澆灌長大的稻穗一樣
聚攏甜蜜，飽滿鏗鏘

原諒我，這麼長時間，才懂得
在歲月的深處，振翅
為愛而來
為感恩而來
經過每一條河流
每一個村莊……

福音

正中 (中國福州)



正中，本名鄭重，生于1963年，福建仙游人，現居莆田。福建省作協會員，八零年代福建蘭溪詩社主要發起人，出版有詩集《時間的羽翼》。

如果吹響衝鋒號
能讓擊發的子彈集體轉身
別了，武器
將是人類最響亮的福音

32歲的爺爺

靜福山人 (中國廣東)



原名戚華海，網名靜福山人。江蘇揚州人，中國生態詩歌倡導者，參與主持在海內外產生一定影響的國際華文微詩群。已出版《生態詩境》、《當代生態詩歌》、《華海生態詩抄》、《敞開綠色之門》、《一個人走》、《靜福山》等生態詩集和評論集，長期主筆報紙詩歌評論專欄，多次入選年度詩歌選本，曾舉辦“生態與詩歌暨華海生態詩歌國際學術研討會”。

奶奶常跟我說：
那年夏天，你爺爺被日本兵抓走，再沒有回來……
32歲的爺爺。88歲奶奶的記憶
在那座橋上消失
槍聲。斷橋。時間破碎
一個生命的失踪，留下
一個令歲月蒼老的謎

爺爺，守在32歲的夏夜
守着88歲奶奶的記憶，沒有老去
他還在星光下拉着二胡
訴說的弦音
在荷塘的清香裏漫步

回閃。記憶不斷回閃。在槍聲中
沒有老去的爺爺，走在遠處
一瞬間。多少事物在泪光中
消褪容顏，多少苦難
在命運的窄巷裏穿過……

32歲的爺爺，出現在
斷橋的那頭，手搭涼棚眺望的
奶奶，慢慢合上一扇
記憶。她朝着夏夜星光下
那個拉二胡的身影，走去

把戰場變作花園

雅捷 (中國湖南)



雅捷，原名楊亞杰，湖南省詩歌學會副會長，中國音樂文學學會理事，作品散見國內外多種紙媒，出版《趕路人》等四部詩集，詩作《蔡桃兒》鐫刻在中國常德詩牆，《好想絲弦妹》等多首被譜曲演唱、搬上舞臺在國內外演出和在中央省市電視臺播出，并曾多次獲獎。

一定要有這份果決
你才不會成為別人的地獄
當惡念引領所有武器撤離
世界才是每個人的天堂

這話說了沒立地就成不了佛
你說不必成佛，能成人就不錯了
把屠刀制成玩具
把戰場變作花園

你告別的不是遊戲，哥哥
打仗蠻好玩，冷暴力也好玩嗎？
有形的武器易別
無形的刀劍難防啊

在青山綠水間，放飛鴿群

高作餘 (中國廣西)



高作餘：《南方詩人》主編，詩文見于《詩刊》、《青年作家》、《作品》、《滇池》、《海燕》等刊，獲中國當代詩歌獎（2013-2014），上榜2013中國好詩榜。

七十多年前，銷烟彌漫
中華大地筋骨畢露，盡顯疲態
這是一個苦難深重的年代
山巒褪色，鐵蹄橫行

戰爭，剝開世界猙獰的一面
弱小必遭凌辱，沃土變得貧瘠
我那背井離鄉的兄弟姐妹
請從泪水的閃電中，捧出荊棘的歌唱

請一次次回首家園，把失血的稻穗
埋入異鄉的徵程。即便你衣衫襤褸
卻有一顆強大的民族魂，雖萬千往矣
仍可向死而生

今天，銷烟散盡，風和日麗
起伏的山脈，是國人的筋骨
你們用信念鋪成的光芒之路向天邊延伸
一祇白鴿，是你潔白的靈魂

一群白鴿，是你的同伴認出了未來的路徑
在蒼茫中，慈悲的烟雨席地而來！

致那些可愛的人們

——為飛虎隊而作

江北野老 (中國廣州)



江北野老：原名滿忠訓，80後，文學博士，大學教師，喜舞文弄墨，發表作品百餘篇，現居廣州。

我不願看那淋漓的鮮血和軀體
換來儀式上的文質彬彬
我祇願看士兵吻着護士

至今不想提及
也不願參加任何慶祝活動
因為敵人的刺刀
戳在了親人的肋骨上

我在冥想那一刻
冥想着一個場景，飛機迅速爬升的場景
多少親人們和我一樣在冥想
轟鳴、急轉、回環、橫滾螺旋、按下戰鬥按鈕
或者這些動作根本都沒有

有時候，我想像成為一個其中一位
那怕成為擔着挑子，推着車子，轉着轆轤，碾壓機場的一位
那怕成為一個仰望星空的孩子
因為在在位孩子眼中，飛行成了全部

有時候，我在向後遠眺
火球似的巨大飛行物從天而降
我們的英雄坐在駕駛室裏，成了一堆燒黑的骨頭
但姿勢仍然保留着戰鬥的模樣
中國大地好像在迎接一個孩子回歸一樣
四處瞬間安詳而靜謐

有時候，我習慣性地失憶
但唯獨沒有忘記這些場景，面對那些時代的罪孽
國將不國，聯合起來！
發起最猛烈的攻擊！
因為人類的歷史不是幾個狂人就能豎着寫的

多少年後，
頭髮白了，心臟仍舊猛烈抖動

多少年後，我嘗試着記清每個人的名字
正如他們的愛人一樣
默默地記起他們的事迹和可愛的模樣

墳墓的歸宿，你我都會的
但他們墓前的花草草
卻有全人類澆灌起來的芬芳和希望

狩獵者

清泉（中國天津）



管小香，山東省荷澤市人，筆名清泉，畢業于天津外國語大學，現任幼兒園園長。作品曾刊登于“推贊網”、“莫西夢文學社”、“詩詞自有痴情客”、“詩詞世界”、浙江省“科普作家報”等，是“盈香文苑詩社”的專欄詩評人。因留戀“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幽靜聖地，題筆名曰：清泉。更期盼自己的詩文能若汨汨清泉滋潤讀者的心田！

自從鐵蹄蹂躪了你的心腸
你的原野飄雪流浪
小鳥的嗓音失去芳香
花瓣兒丟了新衣裳

不倒的長城
咆哮的黃河，睡醒的鬆花江
在雪崩中向地球激起
龍的駭浪
地道戰，鐵道游擊隊鑄造
傲風霜的容顏

刺刀失色在中原
它恐懼我們的春色無邊
那學步的娃娃
在原野迎風撲向媽媽
花朵兒露虎牙
和娃娃一起醉天下

祖國啊
再沒有害怕
你的兒女已長大
鐵蹄再不敢河山踏
你聽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你的兒女正在十面埋伏
煉就鷹的利爪銳目
時刻準備着
這是狩獵者的
本色

陳納德

吳清鑒（中國江蘇）



吳清鑒 揚州師院中文系畢業，鹽城市教育局幹部。

曾經，有一段烽火
在“駝峰”燃燒
從此，中國人民的記憶
鐫刻上“陳納德”的名字

烽火

夏天（中國江蘇）



夏天，本名張建明，江蘇省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教師。

烽火燃遍的土地上，一年年
麥浪起伏，金黃的麥影中
有先輩的吶喊和眼睛
天邊，隱隱的雷聲

聽木魚唱晚

秋水（中國福州）



秋水，福建省作協會員。詩歌、評論、散文等作品散見《星星》《詩林》《福建文學》《山東文學》《創世紀》等刊物。詩歌、散文等作品入選年度選本。詩作曾獲獎。入選《詩刊》社第31屆“青春詩會”。

一棵菩提的陰影足以
收下我半生火氣
撥去每根鋒利的小刺熄滅刺上火花
聽木魚唱晚。聲聲，聲聲

別了，敵人

夏敏（中國福建）



夏敏，集美大學文學院教授，文藝學學者，出版《初民的宗教與審美迷狂》《喜馬拉雅山地歌謠與儀式——詩歌發生學的個案研究》等學術著作6部，發表百餘篇學術論文或文學評論。閑時寫隨筆、散文、小詩等散淡的文字，出版有散文集《客居明月下》，現為廈門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別了，武器！別了，敵人！
別了，因為鬥爭而死的冤魂
別了，耀武揚威馳騁疆場的人
別了，因為失血不能祭奠乾坤

木魚聲聲

李展翅（中國廣東）



李展翅：1979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洞口縣，大學畢業後一直工作於廣東，企業高級管理師，自小熱愛文學，性格樂觀，自信。近年來開始隨心創作，目前個人創作有詩詞作品幾百首。

心中有一把槍
總在夢中挑戰白天黑夜
當你出現的那一瞬間
我扣動扳機

激情燃燒的火焰烘烤着帶血的泪痕
那團心事，早已裝進了柳葉瓶
木魚聲聲
我在烟霧繚繞中，了卻殘生

荆棘叢中的花朵

露西（中國湖南）



彭萬裏，女，筆名露西，湖南韶山人，任職于湘潭大學，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詩作曾在國內多家文學刊物、報刊雜誌發表。著有個人詩集《鏡子裏的火焰》、《屐痕》。

刺痛身心的
是那些尖利的詞語
它比刀鋒更薄
要從骨頭裏拔出

善良是一種底綫
不能把它當作牆壁
抵禦罪惡

有時眼淚
令對方讓步
但也有可能
變成殺傷自己的毒藥

聲音的分貝
不能代表說服力
冷靜反而是
荆棘叢中的花朵

保衛民主與自由

瓊慧 (中國湖北)



張瓊慧，女，大專文化，中學語文退休教師，現任湖北省石首市楚望詩社秘書長、編輯，石首市楹聯學會秘書長。

魯迅把複雜的方塊字
組裝成投槍和匕首
我們祇要拈來些詞語寫幾行詩
反芻經年的離傷和悲情

不用使用激光武器
因為它不能穿透歲月
逆向行駛
讓我們抵達火燒圓明園的現場

切除時代的毒瘤
也不要使用手術刀
高人會有妙招
不讓庸碌的生命
承受巨大的痛楚

祖國正在忍受巨大的陣痛
即將分娩一首波瀾壯闊的史詩
書寫富國強兵不稱霸
祇為保衛民主與自由

世界是一個家園

清風明月 (中國廣州)



莫善賢 (清風明月)，屬虎。原中南財經大學畢業。就職于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國際詩人筆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廣州市作家學會會員。90年代初開始在國內外知名報刊《羊城晚報》、《南方日報》、《十月》等發表詩歌。著有《整理昨天》、《莫善賢中英文短詩選》、《莫善賢新詩選》等7本詩集。

紙折的飛機大炮一起上場
小朋友樂此不疲的遊戲
一聲令下，趕快做作業
一個個賣萌的鬼臉，告別武器

如果你消失
我會見證奇迹
天空不再密布戰爭的烏雲
心頭不再百孔千瘡的記憶

螳螂撲蟬焉知黃雀在後
廝殺總是弱肉強食
把心計巧妙的用上
文明的爭鬥，拳腳功夫

軍博陳列室除了歷史就是武器
參觀者滿腦子戰爭殘酷的記憶
走出勿忘國耻的大門
意猶未盡，思考離去

世界是一個家園
地球村硝烟四起
祈求和平的聲音不絕于耳
獻上花圈，別了武器

俄羅斯閱兵的方陣
步伐震撼五月的大地
武器裝備被高調的炫耀
是告別，還是顯示

曾經把世界轟炸得千瘡百孔
紅玫瑰滲出慘淡的血液
鬱金香被蹂躪得慘不忍睹
橄欖枝上懸掛鐵血的武器

祈禱平安

顧國民 (中國江蘇)



顧國民，男，江蘇南通人，1978年生。自幼愛好文學，學生時代曾獲得過全國三愛杯作文賽二等獎。喜好寫作雜文及散文詩。

當板門店的文書開始交換
一切又回到起點
硝烟裏的靈魂
是否也開始握手言歡

如果筆鋒可以化為匕首和槍
當網警開始巡捕批判
我是否應該
停止思想

武器和武器的聚餐
消耗的是人肉的盛宴
為何不雙手合十
祈禱同類平安

亞洲的冤魂蜂擁
蘑菇雲悄悄綻放
地獄與天堂之間
白鴿開始翱翔

南聯盟海灣阿富汗
你的屠戮佛也憂傷
抹去昨日的硝烟
橄欖枝迎風在藍色家園

IS 的大黑旗不再高高舉起

李為 (中國北京)



李為，女，長春人。東北師大英語系英美文學學士。武漢大學理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專業：信息檢索。歷任中國證監會國際部、信息中心處長及副主任職務。因喜歡《企業家宣言》，為換一種生活方式從國家機關提前退休。目前潛心研究大數據、互聯網金融、新三板及股權眾籌。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技術委員會委員及中國做市商協會（籌）顧問。

清晨的新聞裏不再有硝烟
網絡裏的圖片不再有血迹
敘利亞的兒童不再炮火中哭泣
IS 的大黑旗不再高高舉起

我甯願中國不曾發現火藥

蘭研 (中國香港)



伍修蘭，名筆蘭研，是長住深港兩地的重慶人。生于大躍進，經歷過饑荒，武鬥，下鄉，下崗...曾從事技術研發工作，現為香港乾乾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董事，中華伍氏網編輯部主任。有小說、詩歌散見于期刊、報紙及家族網站，獲嶺山月刊社優秀通訊員獎。

我甯願中國不曾發現火藥
我希望全世界祇有一個法庭
正義和邪惡的槍彈都用文字來生產
烽火中祇有語言的硝烟

我們漫步森林沐浴斑駁陽光
你斜挎的槍支為我們的愛護航
猛獸的出現我嘗到了子彈的味道
它用舌頭為我療傷卻用利齒把你撕爛

正義的彈頭裏填滿了邪惡
肆意毀壞上帝的成果
如果他殺人是錯
試問你判他死刑是否錯上加錯

子彈下盛開的腦花迷失在天堂與地獄間
手榴彈成為節日的禮花在夜空中絢爛
坐在床上織毛衣的婦人
來不及找出白色織物變紅的答案

有種武器叫糖衣炮彈
玫瑰芬芳卻總是把我心靈刺穿
得到你的愛 必須承諾
我與世界無緣

愛與和平的春天

雨花 (中國福州)



雨花，原名蘇秀珠，詩人，作家，教師，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福建省詩歌朗誦協會理事，福州市作家協會會員。2003年出版十人詩集《十家詩選》，2013年出版個人詩集《追夢心情》，在各報刊雜誌上發表詩作，散文，上百首(篇)。2010年小說《山戀，那個戀》發表在閩都文化上。著有中長篇小說《燭光有淚》《網戀的痛》、詩集《雨花詩選》、散文詩集《心之戀歌》等。

握住根部的生長 用柔情打敗
紛爭無數的歷史 夜就靜止了
于是在每一片平安的秋葉間
展開一道道 愛與和平的春天

把武器化作杜鵑

李落凡 (中國廣東)



李落凡，字行道，原名李宗錦，1994年生，現為廣東財經大學2013級本科學生。

我掄起惡欲向生靈頭上砍去
杜鵑用紅泪為我洗清罪孽
洗掉了我的血肉軀殼
我把武器扔掉，化作一祇杜鵑

祈禱，別了武器

鄭玉彬 (中國廣東)



鄭玉彬，2007年開始涉獵詩歌、散文，作品散見于《詩林》、《詩歌月刊》、《詩歌周刊》等省內外刊物，有詩歌被收進《悠悠咸淡水》和《一樹花開——中山詩群詩人選評》《2015現代詩經100首》等詩集，現為廣東省作協會員、中山詩歌學會會員、副秘書長。

沒有人天生簽訂不平等條約
冰冷的槍嬌艷的花都不在眼前
上帝笑看我們 如何經過
和平與戰爭的十字路口

刀槍入庫房

着北 (中國上海)



劉北屏，女，筆名，着北，1955年出生，湖北人。畢業于湖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荊州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現已退休。學習寫新詩時間不長，以前有詩作品發表在省、市地方詩刊上。

靈牙利齒是武器嗎
柔情才是女人的專利
地獄能鎖住硝烟
水的靈魂可把戰火澆熄

02

飛鳥盡良弓藏
胡虜擒馬放南山
鑄天下太平
刀槍入庫房

偌大的天然氧吧
生長着各類物種
沒有武器出沒
祇有人與自然的和諧

拆卸原子彈

漠陽子 (中國廣東)



漠陽子，詩歌愛好者。1994年出版詩集《水仙》(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現任廣東省陽江市詩歌學會副會長。

我躺在烏托邦的花園裏
想像着拆卸原子彈的幸福
電視裏播出島嶼爭端的新聞
我的神經拔出一把鋒利的劍

一柄戟，從赤壁淘起，挂在歷史博物館
一艘航母，從前蘇聯退役，泊在沙頭角海濱
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何時削斷陰謀
歸鞘入庫

手帕的慰藉

羅素年 (中國湖南)



羅素年，女，21歲，湖南省常德市詩歌協會會員、華文國際微詩群群員。作品曾先後被《羊城晚報》《工人日報》《長沙晚報》《中學生日報》《桃花源詩季》、網易新聞、人人文學網、美國文心網發表轉載。

以筆作劍的詩人
遇見了心愛的晴朗
毅然丟棄手中的武器
洗手做羹湯

我想 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
需要的不是口水四濺的論戰
也不是刀光劍影的拼搏
而祇是一方手帕的慰藉

槍的琴

喬木 (中國廣州)



喬木，本名黃新橋，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民刊《射門》詩刊主編，廣州文藝紅棉獎得主，詩作兩度入選中國年度詩選。現居中國廣州。骨外科副主任醫師，國家醫師資格考試考官。

一串帶血的子彈
昨天才從一把AK47射出
拆下槍栓 今天射出的
卻是一串音符

冰冷的鋼鐵
從來沒有思想
光鮮的思想背後
總有血腥的隨行

誰擁有這把槍
誰造出這把琴
已然無足輕重

槍的琴
試看明日
由誰輕撫
(聯合國大廳一把AK47改成的琴)

臺兒莊抗戰紀念館

王煒皓（中國福建）



王煒皓，祖籍福建，出生浙江蒼南，《生態福建》副主編，福建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公益行組委會副秘書長，中國現代作家協會特邀作家，北美（華人）文藝社作家，詩人，詩作發表在《溫州文學》等。有詩作獲過全國詩賽探索詩特別獎等，入選《中國詩萃》《當代精英詩人三百家》《詩歌網〈中國詩人一百家〉》等。

京杭古運河流過歷史
在我額前浮出秋晨的
槍聲
它是臺兒莊激烈跳動的心臟
血液溫熱着的道路在我腳下朝前脈動

炎夏的考驗已經過去
我踩着民族危難中上升的石階
傾聽一塊塊石頭從土地深處回頭地吶喊

晨風中剛敞開的館門
一把把遺留的抗戰刀槍
還站在黑夜中睜着雪亮的眼睛
與侵略者的刀槍冷視中

透過一件件遺物與圖解
我聽見~它們的抗擊聲帶着血色 從未停止
被門外射進來的陽光
點燃 越燒越旺
直到把紀念館燃燒成
一個內心無形的火爐

讓和平鴿飛進人類內心

人類一拿起罪惡的武器
朝向人類
魔鬼就開始發笑
上帝就開始皺眉

宇宙本為一體
不同的人如不同的指頭
每一個人被武器惡殺
都在我們的血液裏波浪

真正的敵人不在外面
如果不能戰勝自己
即使徵服了整個世界
也得不到一點快樂幸福

自然界動物比人類聰明
它們都不用發明武器
卻活在自然的平衡裏
活得那樣瀟灑自在

夜空沉思，星星無語
別了武器血腥的猙獰
換回造福人類的甜笑
清風掀開明晨的藍天

別了，武器
青鬆的意志蓮花的心願
讓和平鴿飛進人類內心
讓丹頂鶴引領人類未來

本色

默歌（中國廣東）



曾佩虹，筆名“默歌”、“巴黎與海琴”，愛好詩歌、寫作，大學期間曾自創報社，當過報社主編。現在是一名鋼琴老師，自由作者。

獵槍禁錮了什麼？
長眠，在它槍鳴的瞬間
那失去生機的血液
哀悼，是挽回不了的悔恨

按下自由的按鈕
脫離欲望的遙控
均勻的心跳無需偽裝
黑白的雙眸盡顯本色

刺刀在戰火中疲軟

阿桃歌（中國）



阿桃歌（中國），原名李海濤，1972年冬出生于廣東省龍川，系客家人，現居廣州。1993年參加《兒童文學》舉辦的全國性“想徵文”大賽中獲得二等獎。詩作和簡介曾在《華夏詩報》、《河源日報》專欄推介。系《中國打工詩歌精選》編委、廣東廣州《射門詩報》編委。

石頭，木棒，長矛，大刀，青銅劍
火藥，地雷，子彈，大炮，坦克
在人頭涌涌的國際大都市，軍事博物館
擠滿着參觀者，指着各種武器竊竊私語。

別了，武器
子彈打完，刺刀在戰火中疲軟
咱倆肉搏吧，在肌膚與肌膚中
得到痛苦或快感，在交流中得到智慧。

用筆，寫寫小情詩
寫寫風景，把筆杆倒插
用支香供着，流出來的墨水
痕迹淺而無力，略顯慘白。

春天并未走遠

白露（中國四川）



白露：70後，曾用名林雅培。有詩歌發于上海《民工詩報》，《中學生報》，《清遠日報》。

將鋼鐵煅打成永恆的玫瑰
從嗜血的胸腔噴出春天的焰火
用愛和擁抱消滅所有危險的發芽
生命的世界 祇接受水 陽光和花朵

給沙漠種一場愛情吧
它的綠洲逃亡已久
給斷裂的傷口敷上厚厚的雲朵
以宗教的名義 摒弃任何冰冷的傷害

夜的風 紫雲英在哭泣
流離失所的人 請扶着螢火的光亮
迷失的草 春天并未走遠
請放下鋒刀的誘惑 接受神的擁抱

桃花紅遍

楚天之雲（中國湖南）



楚天之雲，男，筆名楚雲，本名熊福民。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湖南省作協會員，常德作協會員。《桃源詩刊》總編，任教于常德桃花源。

風吹出哨音
鳥兒落腳槍管

不說再見
你我笑着和世界握手

櫻花爛漫
桃花紅遍

紀念碑上雪花擁抱
融成春天

嗜血的大刀陳列
槍刺變身為手術刀

萬人坑前俯首
人類的劫難不可重演！

讓槍長成桃樹林

圖書擁百城（中國湖南）



本名歐陽白雲，筆名，圖書擁百城，湖南臨澧人。現代禪詩研究會成員。作品散見于《中國電影報》《中國詩歌》《詩潮》《北方作家》《現代禪詩探索》《鳳凰》《芙蓉錦江》等。入選《2012中國詩歌年鑒》《世界現代禪詩選》《國際華文微詩選粹》等選本。著有詩集《在路上》。曾獲第二屆“詩歌裏的城”全國微詩歌作品大賽二等獎。作品入圍2015年第二屆“精衛杯”中國·天津詩歌節。

把槍統統插在春天的土裏
讓它們發芽長成一片片的桃樹林
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生活在桃花源
逍遙自在談笑風生

時間的盒子關着魔鬼 （組詩）

程向陽（中國廣東）



程向陽，鐵路人，籍貫：湖南株洲，現居惠州。有詩歌作品散見全國、省、市及鐵路各類報刊、雜誌、網刊，迄今發表400餘篇/首。

一堆炸彈

整個下午 我被一條新聞鎖住
某處工地挖出一堆炸彈
在和平年代 這是爆炸新聞
渾身黝黑 長滿鐵銹
七十年後仍閃着寒光的怪物
行走于人間也行走于地府
時間比歷史更殘忍
一堆炸彈 連同翻飛的戰火
硝煙 血肉橫飛的戰場
浴血奮戰 馬革裹尸的先烈
連同一個人 一匹馬
甚至一粒忘記飛翔的炸彈
都在時間的盒子裏
關着希望幻想和美好
關着軍國主義的魔鬼和冤魂
對一堆炸彈的懲罰
就是讓它沒有目標 失去飛翔
在和平年代安全引爆

一枚彈片

將軍去世 家人從骨灰裏找到
一枚彈片 一部抗戰史詩
一直寄居在體內 活着的時候
一枚彈片鑽進體內
就停止了飛翔
血肉之軀帶着無法取走的鋼鐵運轉
在骨頭裏生長
每到梅雨季節 游走的彈片
就會跳出來咬人 痛至切膚
一年連接一年 鋼鐵如此堅硬
生前就是行走的歲月行走的歷史
天地也為之動容

一封家書

打開抗戰家書 塵封的歲月
會傳來鮮血和火焰的回聲
如同從太陽內部取出火種
火的青春火的激情火的誓言
甚至以鮮血滋養的漢字
擲地有聲
盡管家書來自七十年前
寫給父母 妻兒 寫給理想和未來
寫下驚天地泣鬼神
寫下生的美好死的榮光
寫下沙場徵戰血灑黎明
而我想在午夜潛入電子信箱
寫一封信寄給七十年前
風華正茂 激情滿懷的你

定風波·江山如畫可療傷

弄影（中國廣州）



弄影，原名祁麗岩，副教授，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寫作學會理事，“珠江月”詩社社長。畢業于東北師範大學研究生院文藝學專業，現任職廣東技術師範學院文學院中文系，基礎寫作教研室主任，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當代文學作家作品評論、研究工作，同時熱愛古典詩詞、現代詩創作，作品及評論散見于《當代文壇》、《詩刊》、《時代文學》、《名作欣賞》、美國《美中時報》、泰國《中華日報》等多家報刊。

輾轉經年惡夢長，平倭血淚已滄桑。
戰地黃花香幾許？無語，萬千魂魄落他鄉。
最是疾風知勁草，常笑，步槍小米滅東洋。
漫卷紅旗天地換，還看，江山如畫可療傷。

空中飛

崔友（中國內蒙）



崔友，網名山中友人、山中一杯水等。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現就職于內蒙古赤峰市元寶山區檢察院。詩歌作品多次在全國詩歌大賽中獲獎并先後入選多種詩歌選本。2013年在全國檢察官文聯“以竹喻檢”徵文活動中獲得詩歌一等獎，在《檢察日報》的《綠海副刊》詩歌徵文大賽三等獎，并多次參加了全國檢察文學筆會。

可怕的是，武器藏起來
藏在 在不露聲色的算計裏
藏在 在越來越大的火氣裏
藏在，笑盈盈的牙齒裏

要不，你做炮手吧
我帶着一顆心在空中飛
要不，我做狙擊手
你不愛我，看你往哪裏退

聽一位老人 講述一場戰役

景紹德（中國內蒙古）



景紹德，呼倫貝爾市作家協會會員 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作品發表在《人民公安報——消防周刊》《草原》《中國農村金融雜誌》《內蒙古日報》《呼倫貝爾日報》《關雎愛情詩》《中國詩鄉》《駿馬》《當代作家》等報刊雜誌。

已經看不出他的身份
與其他老人一樣慈祥蒼老
有着寬容一切的笑容
和刀鋒一樣的眼神
他說，打到一座城沒有一塊完整的磚
十天
這座城一直失眠
我們硬生生地用前赴後繼搶了回來
他說，這一切發生在1949年的天津
發生在我的祖國

放下武器

劉雲（中國廣東）



劉雲，出生于1970年，原清遠廣播電臺節目主持人，著名粵語故事演播家，錄制過《曹雪芹》、《天龍八部》等故事，在廣東、廣西粵語地區廣為流傳，演播的《還珠格格》遠銷澳洲華語電臺。出版詩歌集《總有那麼一個人》，小說《紫丁香》等。現任廣東南方新媒體發展有限公司“無綫廣東”聯合項目部總經理，從事互聯網工作。

我扛着單車來看你
單車是我逃出這個孤島的唯一武器
洪水圍困了我
放下武器，我在情感的水災中淪陷

追尋戰爭失落的遺囑

龍威（中國湖南）



龍威，男，1968年3月生，湖南省耒陽市人，系中國書畫名家研究會理事，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山市批評家協會理事、中山市詩歌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出版文學專著6部。已獲國家、省市級文學藝術獎五十餘次，并入編了全國三十多部文學藝術專著選本。

追尋戰爭失落的遺囑
憤怒在心頭燃燒。不忍回首
仿佛聽見侵略者在屠殺着無辜
那硝烟裏彌漫着槍林彈雨
呵，曾在日寇的刺刀下
扼殺了咱多少中國的百姓……
我知道，這痛與骨髓的自焚
祇能面朝那沒有遺囑的冤魂傾訴

追尋戰爭失落的遺囑
憤怒在心頭燃燒。不忍回首
宛若望見戰場上英勇的戰士
用自己的胸膛頂住侵略者的槍口
呵，他將年輕的生命當作賭注
怕那罪惡的子彈傷害身後的故土
寧肯廝守着民族魂及救亡的吶喊
為擁有黎明而奉獻自己血肉之軀

追尋戰爭失落的遺囑
憤怒在心頭燃燒。不忍回首

幾多抗戰勇士踏上征途
最後光榮地倒臥于奮戰的沙場
他們是對豐美的太陽的傾慕
而吹響了正義的號角衝鋒上陣
號角裏夾着無數英烈沸騰的熱血
去洗滌那個“東亞病夫”的國耻家辱

追尋戰爭失落的遺囑
憤怒在心頭燃燒。誰來申訴
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唯有讓歷史留住咱民族的醒悟

聽啊，那勝利的歌聲裏有英烈的遺囑
那響徹雲霄的號角已吹醒失落的遺囑
70年了！在祖國純藍透明的天穹下
華夏崛起的號聲還依然響徹江河山谷

乙未觀日寇降書

成志輝（中國湖南）



成志輝，筆名清心靜氣，湖南湘鄉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湖南辦事處副主任、湖南藝術收藏家協會常務理事、衆詩社會員。長期從事經濟金融工作，現為銀行行長。喜國學，好舞文弄墨，偶以拙作示人。

屠城國耻同胞泪，
帶血秋陽喋血魂。
赤膽哀師驅虎豹，
降書一紙正乾坤。

水調歌頭·習近平訪美

桑小琴（中國廣東）



桑小琴，網名：無緣的芽芽。清遠作家協會會員。在《清遠日報》、《四川文學》、《心潮詩詞》發表過《鷓鴣天·品茶》、《青玉案·雷雨》、《蝶戀花·北江》等50幾闕詩詞。現任職“尚官茶莊”董事長助理。學生時代起就酷愛詩詞及古典文學。

亂世命如芥，戰火生靈殘。累累白骨堆砌，魂怨滿青山。
鐵馬金戈殘月，寸寸關河染血，臨境膽生寒。
感念太平事，得來萬般難。

火炮盡，槍彈散，徵人還。幹戈化盡，四海團聚五洲歡。
遙祝近平訪美，添福蒼生安寐，中美攜手圓。
世界如今村，同類莫相殘。

世界，留不下一秒種

艾葉（中國雲南）



艾葉，本名楊鋒。祖籍山東齊河縣，蟄居雲南滇中，文學作品散見《解放軍文藝》、《詩刊》、等百餘家報刊。出版詩集三部，詩作入選多種詩歌選本，參與《人間有愛》、《雷潔瓊》、《風聲鶴唳》等七部影視劇（片）的創作。獲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詩刊》社、全軍文藝新作品等文學獎。

現在不敢多想，一想
剛才喝過的茶水已不知去向
昨天發生的事情，很快遺忘
養命的家什也癩了一條腿
就在剛才，端起的杯子
又放下，一秒之間
薄薄的刀刀就消失了

70年前的戰火依然鋒刃
能否留下一秒鐘
讓我看，火焰
是如何擊穿心臟的邊緣
天黑後捂着月光，任骨肉分離
流水接近鋼鐵之痛

現在很多人患上健忘癥，能否
讓我手舉着火焰，把戰死的
靈魂喊回家。安放在信仰的傷口
其實我祇需一秒鐘，一秒鐘
行嗎？讓殺戮和破碎不要落地

用生命捍衛祖國的尊嚴

蘭心（中國浙江）



原名劉發明，筆名蘭心，中國詩詞協會會員，被媒體譽為江南女詩人，慈善義工，70後，詩歌發表于文心月刊，中華女子文學網刊，中國作家網，中學生報。

圓明園的廢墟埋葬不了歷史的硝烟
奮飛的雄鷹展翅找尋青花瓷的遇見
別了，武器
我們用生命捍衛祖國的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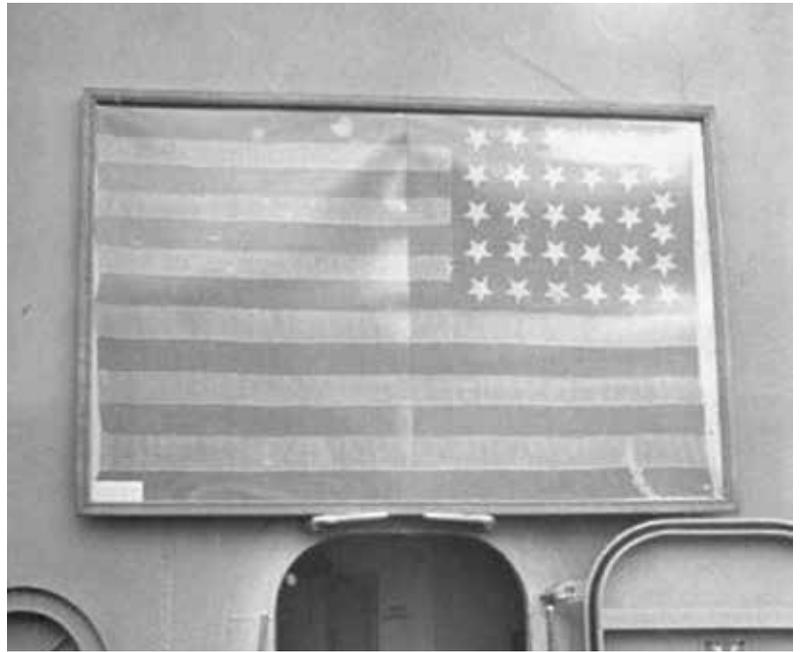
1945年9月2日 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1945年9月2日 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日本外相重光葵進行簽字。



密蘇裏戰艦上的美國國旗。



參加投降簽字儀式的人員乘美軍“蘭斯多思”驅逐艦到達“密蘇裏”戰艦。



密蘇裏”戰艦上的美軍士兵。



參見簽字的各國代表們，黑衣脫帽者為日本外相重光葵，麥克風旁為麥克阿瑟將軍。



登上“密蘇裏”號戰艦的日本外相重光葵（黑衣者日本甲級戰犯之一），他的身後是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日本甲級戰犯之一）。



簽字儀式開始前，麥克阿瑟將軍發表講話。



日本外相重光葵與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交談中。



登上“密蘇裏”戰艦上的日方代表。



麥克阿瑟將軍代表聯合國進行簽字。



同盟國法國代表簽字。



澳大利亞代表簽字。



新西蘭代表簽字。



加拿大代表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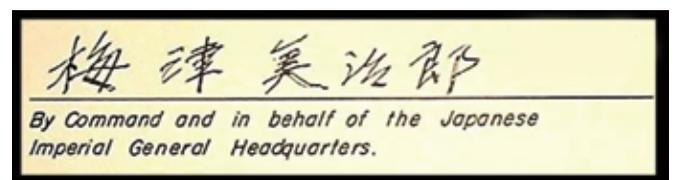
蘇聯代表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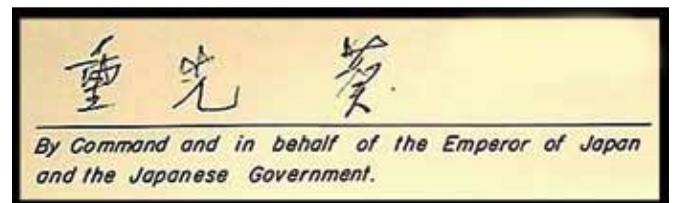
荷蘭代表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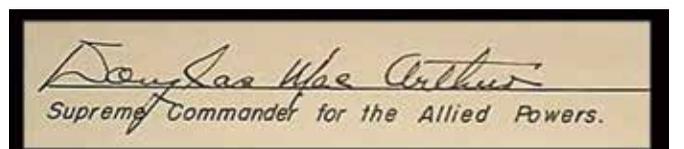
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進行簽字。



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軍隊將領簽署投降書。



日本投降代表團由外相重光葵在密蘇裏號甲板上簽署投降文書。



麥克阿瑟將軍代表盟軍最高統帥簽字。



徐永昌代表中方在“密蘇裏”號日本投降書上的簽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大事記

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語：World War II 或 Second World War，簡稱 WWII 或 WW2）簡稱二戰，戰火牽扯到了五大洲的居民。戰爭分為五大戰場，即歐洲戰場、蘇德戰場、北非戰場和中國戰場、太平洋戰場，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1939年9月1日（還有

說1937年7月7日和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以德國、意大利、日本等軸心國及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等衛星國為一方，以中國、美國、英國、蘇聯等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為同盟國進行的第二次全球規模的戰爭。從歐洲到亞洲，從大

西洋到太平洋，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戰爭，作戰區域面積2200萬平方千米。戰爭中軍民共傷亡7000餘萬人，損失達5萬多億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以中國、美國、蘇聯等反法西斯國家和世界人民戰勝法西斯侵略者贏得世界和平而告終。

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9月3日，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1939年9月，波蘭覆亡，蘇聯趁火打劫，開始向西擴展疆域，建立所謂的“東方戰綫”。

1940年，德國發動“閃電”攻勢。（稱“白色閃電”。1940年4月9日攻占丹麥和挪威，5月10日攻占荷蘭、比利時、盧森堡、隨後進攻法國。）

1940年5月10日，德軍決定採用“曼斯坦因計劃”完成對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等國的占領。同時，德軍繞過法軍重兵設防的馬其諾防綫，侵入法國境內。

1940年5月，英法聯軍在法國敦刻爾克大撤退。

1940年6月，德軍對法國發動總攻，意大利趁火打劫，對法宣戰。6月22日，法國投降。

1940年7月——10月，希特勒發出了關於入侵英國的訓令（海獅計劃）。德軍對英國發動猛烈的空襲和潛艇戰。企圖迫使英國屈服。丘吉爾首相領導英國軍民奮起反抗，粉碎了希特勒的陰謀。德國遭到了發動侵略戰爭以來的首次失敗。

1941年6月22日，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入侵蘇聯，執行巴巴羅薩計劃，蘇德戰爭爆發，第

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擴大。

1941年9月30日，德國向蘇聯首都莫斯科發動代號為“臺風”的閃擊戰，妄圖在冬季到來之前攻占莫斯科。12月6日，蘇軍從莫斯科城郊開始反攻，到次年4月下旬擊潰德軍50多個師，擊斃傷德軍80多萬人，將敵軍擊退150公裏至400公裏，解除了對莫斯科的威脅，奪回了60多座城市。蘇軍在莫斯科保衛戰中的勝利宣告了希特勒“閃擊戰”的徹底破產。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以29架飛機，一艘潛艇和五艘袖珍潛艇的微小代價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次日下午，德意日同時對美國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達到最大規模。

1942年1月1日，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哥斯達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希臘、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盧森堡、荷蘭、新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南非聯邦和南斯拉夫等26國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國共同宣言》，表示贊成《大西洋憲章》，並決心共同戰敗德、日、意的法西斯侵略，不到侵略國無條件投降，決不和敵

國單獨議和。《聯合國宣言》標誌着反法西斯陣綫的最終形成。[1]

1942年6月，日本軍部為了徹底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進攻美軍駐守的中途島，美軍掌握了日軍的作戰計劃，取得了中途島海戰的勝利，從而使太平洋戰場的形式發生轉折。

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到1943年2月蘇軍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從此，蘇軍開始轉入戰略反攻階段，斯大林格勒戰役不僅改變了蘇德戰場的形式，更推動了整個戰爭形式的轉變，成為二戰轉折點。

1942年夏天，德意軍隊進逼阿拉曼，開羅告急，10月英軍在阿拉曼一帶發動反攻，德意軍隊損失慘重，倉皇西逃。北非戰場形勢發生轉折。1943年，北非的德意軍隊投降。

1943年7月，美英軍隊在意大利的西西裏島登陸。意大利發生政變，墨索裏尼垮臺。9月，意大利投降，法西斯軸心國開始瓦解。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

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及其隨從人員在埃及首都開羅會晤，簽署了《開羅宣言》。聲明盟國將堅持對日作戰，直至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明確規定日本侵占

的包括東三省、臺灣和澎湖列島在內的中國領土必須歸還中國。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會議，通過了三國在對德作戰中一致行動和戰後合作宣言。會議決定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代號“霸王戰役”以盡快打敗納粹德國。

1944年6月6日，280萬美英等同盟國軍隊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蘇軍也在東綫對德軍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盟軍開始兩面夾擊德軍，加速了德國法西斯的滅亡。8月，盟軍進入巴黎，法國光復。【諾曼底登陸是歐洲第二戰場，登陸後次年的5月8日德軍投降】

1945年2月，美國、英國、蘇聯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為了加快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解決戰後的重大問題，在蘇聯雅爾塔召開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有：徹底消滅德國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懲辦戰犯，實現戰後民主化，準備在戰後成立聯合國，蘇聯在歐戰結束三月內參加對日作戰等等。

1945年4月，美蘇軍隊在易北河會師。同時，蘇軍猛攻柏林。以損失了40餘萬人的代價攻克柏林

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

斯福因突發腦溢血而逝世。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總理府地下室自殺身亡，蘇軍攻占柏林。

1945年5月9日，德國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

1945年7月，斯大林、杜魯門、丘吉爾（後換為艾德禮）在德國的波茨坦會晤，重申了雅爾塔會議關於處理德國問題的精神。會議期間，以中美英三國的名義發表了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1945年8月6日，美國投擲代號為“小男孩”的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承諾德國投降後的3個月內參加對日本法西斯的作戰，德軍5月8日投降，8月8日蘇聯再也不能拖了，祇得對日宣戰）

1945年8月9日，美國投擲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轟炸日本長崎。（就像一位歷史學家形容的那樣：“在百萬分之一秒內，廣島消失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國戰艦“密蘇裏”號的甲板上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來源：好搜百科）

別了，武器！

